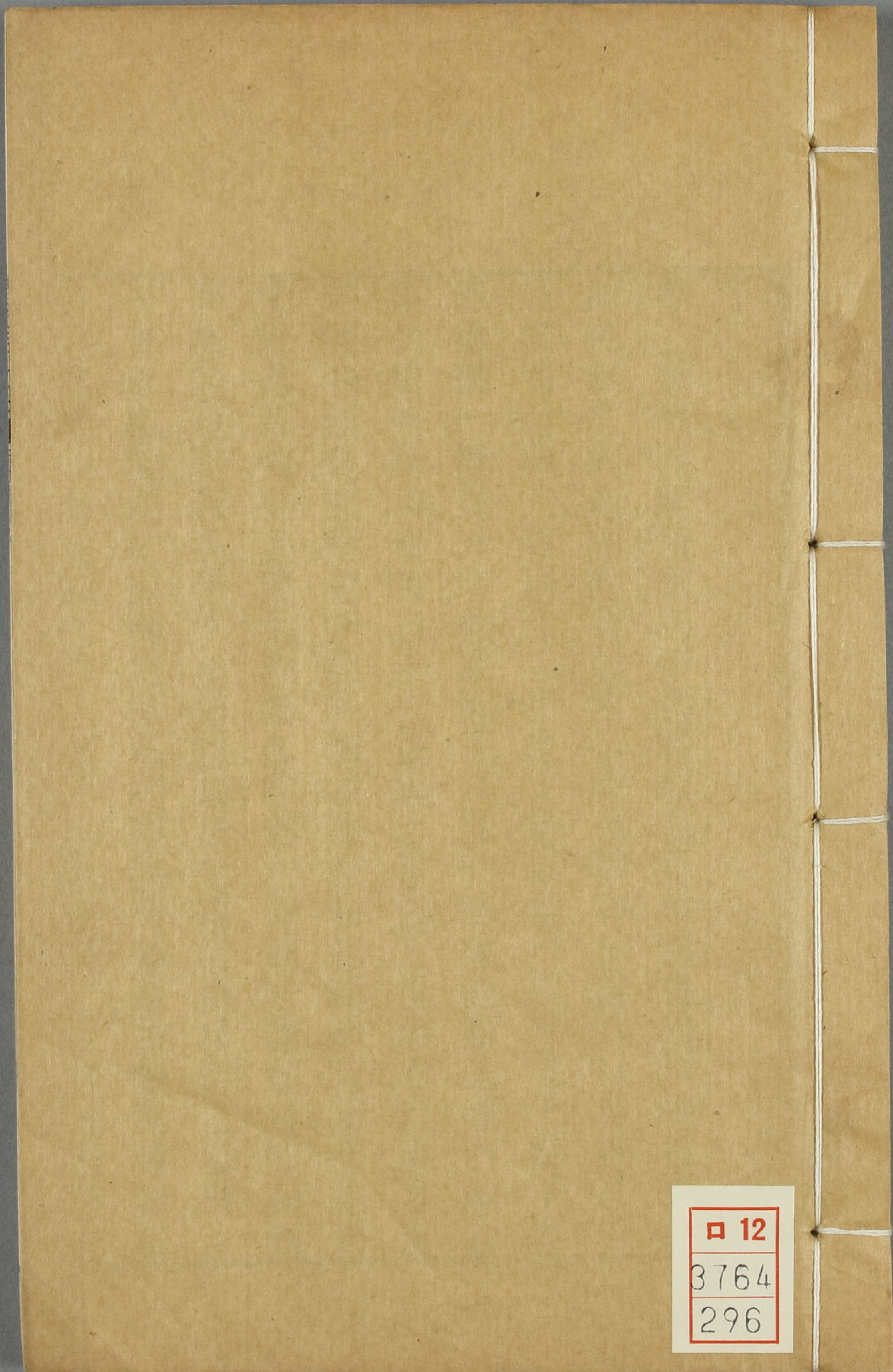




□ 12
3764
296



b12
3764
296



序

魯之春秋魯所獨也孔子之春秋孔子所獨也魯所獨者王禮
所在其史法較諸國爲備故石尙欲書春秋當時以爲重孔子
所獨者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脩其辭以明其義子游子夏
不能贊一辭改一字故梁鄭正其名石鵬盡其辭正噫治桓皆
卓然出於周初典策之上夫梁鄭之事舊文也而名有所必正
則其加損舊文者可知矣石鵬之事微物也而辭有所必盡則
大焉者可知矣正噫治桓揭兩字於卷首則全書悉可知矣然
而斯義也左氏公羊不能道獨穀梁子稱述而發明之實爲十
一卷大指總要之處推之千八百事無所不通故穀梁傳者春
秋之本義也蓋嘗論之聖人旣作春秋書於二尺四寸之策其

是書經傳讀編
穀梁補注序

木下中代
4

91-329

義指數千弟子口受之自後遞相授受錄以爲傳則穀梁之與左氏公羊宜若無大異者而漢博士言左氏不傳春秋實以其書專主記事不若二家純論經義二家之中公羊當六國之亡穀梁去孔子近則見聞不同公羊五傳至其元孫當漢孝景時始著竹帛穀梁作傳親授荀卿則撰述亦不同公羊爲齊學穀梁乃魯學則師承又不同今觀穀梁隕霜不殺草之傳據韓非書乃夫子答哀公問春秋之語而公羊無之穀梁引尸子公子啟蘧伯玉沈子之外有稱傳曰者十傳者七十子所記其來甚古儀禮喪服傳亦有此例而公羊又無之舊傳與喪服傳所引喪服之專書而皆出七十子喪服傳出七十子之後或云子夏作非也毛詩序亦非子夏自作有引高子語當與公羊同時以公羊氏所未聞明穀梁氏之近古以儀禮傳之可信明春秋

傳之得真知其爲春秋之本義無疑也左氏公羊之失甚多就

其最淺著者如左氏於仲子之賄以爲桓母未死而豫賄誤紀

子伯爲紀子帛則以君爲臣

左氏亦以臣先於君其義不安故於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

之傳釋之曰爲夷故也杜注孔疏以爲諸侯之大夫與鄭伯尊卑皆平是也又於僖二十九年傳曰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皆是曲爲彌縫以誤尹氏爲君氏則內外男女皆失其實開申成臣得先君之說

卷之初其謬如是公羊妄意曹伯爲有罪則曰甚惡也又不能

言其惡則曰不可以一罪言也妄意盟宋再出豹爲殆諸侯則

曰衛石惡在是惡人之徒也妄意西宮爲宮寢之宮又不敢決

言三宮之制則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凡若此類

第在事實人名禮制之閒亦不及穀梁遠何論其他矣漢世三

傳並行大約宣元以前則公羊盛明章以後則左氏興而穀梁

之學頗微江左中興妄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學相沿至唐初謂
之小書而穀梁之學益微苟非有范甯徐邈闡明於前楊士勛
輩續述於後則穀梁傳之在今日幾何不爲十六篇書三家詩
之無徵不信哉吾於此歎唐人義疏之功大也大厯以降經學
一變前此說春秋者皆說三傳主於一而兼其二未有自我作
故去取唯欲者啖助趙匡陸淳之書出而兩宋孫復劉敞孫覺
程子葉夢得胡安國陳傅良張洽之徒繼之元之黃澤趙汴用
功尤深又踵而詳之於是三家之書各不成家而春秋之說滋
亂至於今未已也然而風氣日開智慧日出講求益密義理益
詳則亦自有灼然不惑之說故啖助謂穀梁意深陸淳謂斷義
不如穀梁之精孫覺謂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穀梁最爲精深

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尤多胡安國謂義莫精於穀梁蔡元定謂
三傳中道理穀梁及七八分某氏六經奧論謂解經莫若穀梁
之密而乾道中浦江鄭綺遂著穀梁合經論三萬言惜不可見
矣清興李文貞公光地變通朱子之學以治羣經其論春秋
曰三傳好穀梁尤好迨後惠士奇父子倡古學於東南亦云論
莫正於穀梁其專宗穀梁者溧水王芝藻而後亦頗有人而書
皆不行四庫附存目有王芝藻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載其自序謂左傳多不可信公羊亦多繆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又謂公羊襲取穀梁書續爲之鎮江柳氏有穀梁傳學海州許桂林有穀梁時月日釋例道光中阮元皆爲之序許書今有刻本竊以國家二百年來經籍道盛宜有專門巨編發
前人所未發者且以范注之略而舛也楊疏之淺而厯也苟不
備爲補正將令穀梁氏之面目精采永爲左氏公羊所掩謂非

斯文之闕事乎哉文烝年九歲十歲時

道光丙戌丁亥

先君子親以三

傳全文授讀備承庭訓兼奉慈箴

考諱棠縣諸生先母氏奚

後來博搜諸家

書見而記記而疑其甚疑者則時時往來於心不能自已年將三十始知穀梁源流之正義例之精數年之間所見漸多頗有所得用是不揣樸昧詳爲之注存豫章之元文擷助教之要義繁稱廣引起例發凡敷暢簡言宣揚幽理條貫前後羅陳異同典禮有徵詁訓從朔辭或旁涉事多創通竊謂穀梁解春秋似疏而密甚約而該經固難知傳亦難讀學者既潛心於茲又必熟精他經融貫二傳備悉周秦諸子及二千年說者之得失然後補苴張皇可無遺憾以予淺學葢未之逮唯曰實事求是而盡心平心則庶幾矣

詹體仁語真德秀居官蒞民之道曰盡心平心實亦讀書要法

夫不得於

心則不得於言趙岐之拙王弼之巧皆失之不明

朱子曰解書難得分曉趙

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李鼎祚衛湜之浩博又苦於不斷予期於

明且斷而已矣乙巳迄癸丑歲稟立己未歲始有定本直題補注無取異名疏卷二十今二十有四左氏公羊之經異者具列經下并證明之別爲論經傳各若干條冠書首焉咸豐九年己未夏五月乙未嘉善鍾文烝朝美氏自序

自後又脩飾暢槩之而紀之以詩癸亥之三月也又六歲增易又以千百計然後疑滯疏漏漸漸免矣夫學欲多也思欲專也取羣書以治一書者其道無以易此也予討論百家之解稽合四部之言所謂思之思之鬼神教之葢有之矣所謂天下之理眩於求而真於遇葢有之矣敢自謂多且專乎哉抑亦有二十

餘年心力之勤焉於是乎又記時同治七年戊辰七月七日

論經

傳稱夫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鵾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鵾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又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春秋始元終麟止是正名而盡其辭以明王道此直揭全書本旨也隱無正唯元年有正傳曰謹始也所以正隱也桓無王唯元年有王傳曰謹始也所以治桓也此特標開宗要義也開宗之義卽冒全書故孟子以春秋爲亂後之一治謂之天子之事而引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也正名盡辭以爲之綱正隱治桓以弁其首而左氏之三體五例公羊之三科九旨皆不足言矣

李光地曰三代學校之教詩書禮樂四術而已自夫子贊周易

脩春秋於是二書稍見於世

此朱子說也文丞案易傳不必夫子自作下注論之故記禮

者名爲六經而莊周之徒頗知其意者亦往往並述焉今案禮

記經解述孔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者屬

合之比者比次之春秋之義是是非非皆於其屬合比次異同

詳略之間見之是其本教也趙汴云春秋有筆有削與述而不

作者事異

荀子論夫子事曰一家得周道舉楊倞注曰一家得謂作春秋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文丞案刪詩史

記文刪詩書識緯文

自高第如游夏尙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

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

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莊周之言曰春秋以

道名分又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道名分者正

名以順言順言以成事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

名由於分故曰名分

推其本則孟子云所性分定又推其本則大議而不辯者假事戴禮本命云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以明義推見以至隱議之甚詳而其文則但爲記事之文也李

光地論語正名章說云夫子脩經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

以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蓋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爲孔

子之刑書皆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婉直微顯之閒而得之趙

汴云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假筆削以行權有不書有變文有

特筆有日月之法而歸於辭從主人皆所謂議而不辯者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

某竊取之矣此言春秋以義爲重也公羊述孔子之言曰其辭

則某有罪焉爾

公羊本作詞字依說文當作此又言春秋以辭

此又言春秋以辭

爲重也其實義卽是辭辭卽是義說文解詁字曰意內而言外
義者內之意辭者外之言公羊所述卽孟子所述而史記引孔
子曰春秋以道義亦同旨也是故君子之脩春秋脩其辭以取
其義也此揚雄法言所謂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李軌注曰屬辭
比事之義文烝
案春秋議而不辯者邵子所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而非
也於文不辯於理則辯矣故左傳亦曰微而顯婉而辨
其事與文之謂也泥於其事溺於其文左氏所以失也卽其辭
而明其義穀梁所以得也公羊亦近之而文多意少或不知而
強爲之說故未盡善也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案
易繫辭傳言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

事左傳又載衛祝佗語魯公初封分之祝宗卜史備物典策杜
預以典策爲春秋之制而賈逵解周禮句云史法最備然則於

易見周之所以王而亦可見周禮於春秋見周禮而卽見周公

之德也孔穎達正義解周公之德二語最分明而於周禮句未
盡其意案禮者治世之大名古人每通言之故易象魯

春秋可觀周禮夏時坤乾可觀夏殷之禮孟子仲子說周頌禮記
維天之命則曰美周之禮而周官經稱周禮自劉歆已然禮記

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

法政俗未嘗相變也王禮卽周禮其未嘗相弑相變則謂雖相

弑明堂位本作殺字古書凡弑
字皆作殺也說詳隱四年而不言弑君殺大夫雖相變而

其文不直不盡亦史法之一端也君子脩春秋以史法爲經法

而例立葉西謂夫子所本之史卽韓宣子所見者杜預不知聖
人因史作經非爲魯國脩史於是韓子所見爲周之

舊典禮經於夫子所本者則以爲赴告策書諸所記注
多違舊章故刊而正之卽此一語見杜氏受病之處於是有

變史例以爲例者於是有自變其例以爲變例者此其正名盡辭以當王法豈不尤備乎哉夫例者義而已矣其字占祇作列見禮記服問訓爲等比說禮服說律不能外是而春秋家亦用之服問引傳曰臯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程子曰大率所書附下附列也鄭君曰列等比也徐邈音例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此言最切當所謂非可例拘者今所謂變例是也居易云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洪興祖云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厯者卽周天之數以爲度也並與程子嘗竊謂夫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讀爲縱語相發明春秋之書事事有其矩事事從心而爲之不易變易相因相成欲求春秋義例者當知斯意然則其說如之何曰穀梁備矣胡承諸謂三傳各有義例皆不敢以私意亂聖法是也又謂學者不必較量異同非也

春秋十一卷千八百餘事萬六千五百餘言

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一萬八千字

義愷宏多科條周委至精至深至熾至悉

王充論衡云孔子猶意密春秋義纖

周公制作禮樂之書無鉅無細無不備舉劉勰文心雕龍論儀

禮云禮以立體據事制範

制舊誤作制

章條纖曲執而後顯而凌廷

堪作釋例具言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曰禮儀

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春秋之難讀正如此

此之謂作孟子此之謂游夏不能贊

辭引文選注改一字春秋說

此之謂其義竊取此之謂見素

王之文

漢書董仲舒傳

明素王之道苑立素王之法

左傳正義引賈逵序

此之謂

微荀

此之謂推見以至隱史記

此之謂議而不辯此之謂約而不

速

荀子卽杜預云辭約義微趙匡云辭簡義隱是也

此之謂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春秋

繁此之謂約其文辭而指博史記

此之謂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漢

皇清經解

穀梁補注

論經

書班彪傳此之謂立義創意眇思自出於胸中論衡統而論之大

氏明於辨是非而嚴於正名分本之以智約之以禮智崇禮卑

故其制作侔天地智崇禮卑四字包括萬理

唐之中葉啖趙陸始自名其學而大致猶無變乎古韓文公愈

爲儒者宗亦言聖人作春秋深其文辭至宋諸儒因伯冲之書

益出新意程伯子亦重陸書皆未有言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者唯朱子

言之學者惑焉夫使春秋不過隨事直書別無書法則一良史

優爲之矣何以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以齊魯師儒遞有授受何

以孟子謂之作謂之亂後之一治何以荀子謂其微謂其約而

不速豈一切皆不足信邪陸龜蒙復友生書云春秋大典也舉

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凡例本周公用杜預

說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

之春秋哉陸氏此論實不可易矣程子謂春秋大義易見其微

辭隱義爲難知愚以爲劉歆言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

大義乖二語必有所本春秋微言也大義在其中而弟子口受

之今其遺文即穀梁傳也微言者議而不辯之謂作傳辯之而大義出矣伊川語大概近是朱文

公於此經固自云未學又云終不能自信於心又云此經簡奧

立說雖易貫通爲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則亦未嘗以

直書之說爲定且自高第黃幹已不謂然矣今正無容苟同焉

耳黃氏云其閒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

聖人不空作其作經以爲典法也故如衛齊惡君臣同名之屬

無關筆削者亦論其義以詔後世家鉉翁謂之因事垂法是矣

學者當存此意求之庶幾可以弗昧

春秋以義脩辭不以記事爲重徐邈於重耳卒下論之曰事仍

本史而辭有損益又曰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

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

案堯舜百五十載之久孔門七十餘賢

古人爲書意別有在

之多而典謨論語事迹人名闕疏寥落

也況聖者之制作乎此數語包絡全旨開釋羣疑爲諸儒所不

及學者先識此意乃可與論春秋矣若欲求解經之法則當先

讀何休注何氏固多怪妄之說而條例文義之細密融貫實爲

古今第一孔廣森嘗稱其體大思精今補注中或采其語或師

其意獲益甚多并有孔氏通義所未及致意者凡讀諸經典須

通全部先定大主意必如徐仙民則可又須用逐句逐字之功

必如何邵公則可殷侑作公羊注欲得韓子爲序而韓子答書

以爲前聞口授指略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

所注其又奚辭旣言指略又言章句此眞讀書之法歟

朱子曰必析之

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

愚自己酉歲來最意黃澤之學黃氏之言尤切中樞要者曰史

記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

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

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

黃氏所獨得者史法經法之說也趙汴繼黃而加詳其大致亦

自足取但因求詳之故遂欲舉史法經法截然分之則非也夫

史法旣變爲經法則其所遵用史法者亦皆經法而非史法史

法固不可不知而亦不可過執也此在穀梁梁公一傳本有端

緒何也梁亾鄭棄其師義主正名而文仍舊史以此推之則不論其文之加損不加損而其義皆有所取不計其與舊史本意同異何如也說經者若必截分史法經法而一一臆斷其孰爲策書本文孰則聖人脩改無論其未必是即使盡得之亦將疑於仍舊者之無所取義此說者之大蔽也杜預雖專治左氏而於釋例終篇特言之曰仲尼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凡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此實開通洞達之言可破百家曲說愚之此書或有推求其爲仍舊爲改舊者皆不違本傳之文仍竊取征南之意予常可作或予許焉

戊午冬日病中偶思論語麻冕章深悟春秋之義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夫純也拜上也皆是俗尙苟簡積漸使然非儉亦非泰也但純之本意雖非儉以義斷之則儉也聖人之從純自取義於儉此春秋因舊之比也拜上之本意雖非泰以義斷之則泰也聖人不從其泰乃據禮以正其義此春秋改舊之比也

若以問十世章擬諸春秋其理則同其事則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非因無以爲損益非損益無以爲因後監於前經承乎史是則同也禮行於中國而不可息魯史記則周禮也夫子脩之亦約以周禮鄭眾賈逵服虔穎容說是其所以異也或謂殷變夏周變

殷春秋變周

淮南子

以繼周損益之事說春秋夸矣或又謂春秋

改周之文從殷之質

公羊家及識緯說

用夏之忠

啖助說

以三王循環之

道說春秋妄矣

以上諸條多定於乙丑丙寅之間與世之馳騁浮辭增飾鑿說者蓋不同矣尚有須申論者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也夫魯史記之為信史也其體嚴其事重也脩之若無可脩也以義斷之又甚難言也而觀於穀梁傳則述作新舊之間去留加損之際章之離合句之繁約字之先後亦既一一精其義而深其文辭矣

李光地曰春秋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干變萬化不可思議又至穩至當而在聖人不過歲月閒之事也

公羊閔因序及諸緯云九月經立謬說也脩春秋在哀十一年冬自衛反豈非無矩而有矩有心魯後不知何時始其成則在十四年春

矩者方之所出有上下前故曰權沈善登曰矩者方之至而實分於圓故其所出之綫長短不等皆歸於圓聖人之心渾圓如天因物付物物得之即為

矩堯曰允執其中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又曰過猶不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此之謂也

中又謂之節權者因其節而節之節性節

禮樂皆是大氏聖人之學始於志中於立終於權故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皆由立而權之節次功候也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權道之備而作春秋之年也知禮者可與立知春秋者可與權權者立之極至也春秋者禮之極至也記曰禮時為大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者謂中而權也

韓詩外傳作聖之中所謂君子而時中

以一事之正變言之如正月言公即位正也隱不言即位變也定以六月即位尤變也而言日又變之正也莊閔僖不忍言即位亦變之正也桓宣言即位則變之變也公如京師正也而言

月正之變也朝王所變也其日變之變也皆言朝又變之正也
公大夫盟言日正也不日變也齊桓盟不日則正也其日又正
之正也公親逆女正也使人逆變也莊親逆於齊則亦變也親
納幣又變也桓使人逆而又親焉始變終正也文親逆而速婦
之始正終變也

以諸事之善惡功罪是非真似言之如正隱則醇其善矣治桓
則盡其惡矣美齊桓之正則功多罪少矣譏晉文之譎則罪多
功少矣至如紀侯棄國衛專避兄荀息死不正伯姬坐待火之
類似非而真是也不見善人思見有恆不得中行思得狂狷此
之謂也宋襄守正非信楚靈討罪非義曹世子從父非孝臧武
仲多智非道之類似是而真非也鄉原亂德爲德之賊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此之謂也

伯夷柳下惠夫子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亦言君子不由又曰之爲

聖謂其能興起百世蓋夫子思狂狷有恆之意乎其必距楊墨何也曰夷惠可師者爲其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敦鄙夫寬也楊墨必距者爲其無君無父也推孟子之意可徧讀天下書而進退之莊子末篇亦近是

凡此皆中也皆權也語其大要有寬嚴焉有輕重焉蘇軾云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是故用嚴之極至於仁不勝道此如論令尹子文陳文子憂國忘身許其忠不許其仁潔身去亂許其清不許其仁也用寬之極至於叛而許悔此如告冉有原思富不當繼然且謂其不吝而不直拒之又不深責之祿不當辭然且喜其能廉而不深責之又代爲處之也本朱子說於是觀其輕重尊尊親親賢賢之義皆最重其相值則迭重文之大事定之卽位滅項葬宋共公王師敗績樂書伐鄭傳有明文也此

即諱昭公不知禮告葉公父子相隱論古而美尚德論今而貴民稱之意也內中國外夷狄之義最重一值其重則他義俱在所輕楚莊之入陳靈之誘蔡吳子之戰伯舉會櫜函會鍾離傳有明文也此即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之意也

夫子賢楚昭見葉公觀吳

季子之葬子豈謂其無賢君臣哉論

中國夷狄之辨則善惡是非不論矣

若夫進狄人則思中國之有伯也善宋盟則喜中國之小康也莒潰楚弑皆謹日則又以中國君臣父子之義公之於夷狄也蓋海之可浮九夷之可居蠻貊之所可行夷狄之所不可棄春秋皆有其意也

總之讀春秋者當知其辭之深微隱約而不可以史家之學求之雖曰左史書動爲春秋右史書言爲尚書然而尚書說事者也春秋說理者也

並本

法言說事故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也說理

故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也

並本文心雕龍

後人以史視春秋一誤於

杜預則謂春秋不可無左傳再誤於劉知幾則謂左傳勝於春秋異言喧阗而斷爛朝報之說起矣韓子答劉秀才論史書曰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司馬光作通鑑於魏紀特言之曰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由二子之言思之可以知史可以知經

至於經之何以始終也其終易知其始難知易知者文成致祥事備絕筆本一說也其難知者若謂始於元之一字則如鄭君說禮運天地爲本至於四靈爲畜以爲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

之而固非禮運之本旨且十二公皆有元凡史書莫不有元矣
若如公羊學者言五始則列國史書亦皆如此且隱惟四始不
得為五始每公有五始則十二公將為六十始矣若依公羊謂
始乎隱者祖之所逮聞則是強為之辭殆習聞春秋尊祖之說
而致誤矣反覆求之始隱之意但當如杜預范甯趙匡陳岳所
論而春秋大義實以正隱治桓並為始故穀梁子兩著謹始之
文而正隱謹始尤為全書大始劉向以正春正君建本立始發
明之具隱十一年下實穀梁家遺說也正隱之義根於不言即位不言
即位傳謂之無事此亦別見一義焉甲戌孟秋沈善登書來曰
春秋記千八百事乃欲以無事發端至獲麟絕筆而復於無事
矣惟隱接平東遷之初而可得為無事之文惟麟為王道之成

而可以無事聖人皆因其自然而已既見義於無事即寓意於
無言故始於無事者猶曰天何言哉云爾中閒千八百事猶曰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云爾終於無事者猶曰夫何言哉云爾魯論
語是說也活潑潑地程伯子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遂并記之

眉注附列

第四葉一行經字萬六千五百五十有奇公羊多百五十有奇

論傳

孝經鉤命決稱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

商孝經屬參然則得春秋之真傳者必在卜氏之門矣韓非子稱入儒

曰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彫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不數子夏者子夏傳經與著書立教者異仲良氏即檀弓毛詩傳之仲梁

子也孫氏陸淳纂例趙匡引應劭風俗通云穀梁子夏弟子名即荀卿也

赤釋文序錄引作子夏楊士勛疏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

釋文序錄引七錄同淑當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

卿陸德明釋文序錄太平御覽並引桓譚新論云左氏後百餘

年魯人穀梁赤為春秋序錄又引麋信注云穀梁與秦孝公同

時案如風俗通楊疏之言是穀梁子受業於子夏也如新論麋

注之言是穀梁子不及見子夏也桓以為獲麟後百餘年桓論左傳

以為獲麟時作非也下辯之而史記秦孝公渠梁之元年距獲麟百有二十一年是為周顯王扁之八年魯其公奮之十六年魏惠王罃韓懿侯若山之十年趙成侯種之十四年楚宣王良夫之九年燕文公之元年齊威王因齊之十八年宋剔成君之九年衛聲公馴之十二年其說相合也王應麟曰傳載尸子語而尸佼與商鞅同時故麋氏以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漢書但云魯學而已文烝案麋南山固無他據桓君山謂獲麟後百餘年必有據而應仲瑗之說亦非無因蓋穀梁受業於子夏之門人因遂誤以為子夏門人史記孟子列傳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王劭誤以人為衍字應氏之誤正相類矣大氏穀梁子之於子夏孟子之於子思事同而時亦相近也子夏傳經必非妄語荀子譏子夏氏之賤儒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嗾然而終日不言正見門人謹守師傳之氣象

楊疏曰穀梁為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

江翁即瑕丘江公案孫卿即荀卿其沒在秦始皇九年後而燕子噲

子之時已有賢名蓋當秦之惠王矣據韓非子難三篇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史記荀卿列傳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又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戰國策有孫子自趙謝春申君書又載李園殺春申君事云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然則荀卿自齊之宣王歷閔王襄王至王建於秦為惠武昭文莊及始皇也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其言必不誤而史記獲麟後周及諸國之年蓋有誤且衍者後漢馮光陳晃言歷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年較史記少惠棟曰荀卿著書言師不越時隱五年百六十二年似又失之

論時荀子言天子以下廟數傷十五年傳天子七及聘贈繼含

之義隱元年傳誥誓盟詛交質于之文隱八年傳諸侯相見使

仁居守隱二年傳仁者以大上為天子隱三年傳大上故皆本

穀梁之說其言傳孫卿信矣文烝案荀子又云春秋賢繆公以

為能變也與公羊文十二年傳同穀梁無其義漢劉向治穀梁而封事中引祭伯來以為奔乃用公羊說苑亦或用公羊義是何也蓋聖人既沒齊魯之間人自為師家自為書異說紛拏故雖荀卿亦閒取他說劉子政時則公羊之學方盛尤不能無染於其說矣

六藝論公羊春秋顏安樂弟子有劉向

惠棟又曰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今皆在論語中鄭君論語序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論語識亦言子夏等六十四人

或作七十二人

其撰仲尼微言

論語與後世語錄相似蓋本弟子各記短簡以便懷持其撰次成書則在魯悼公後以有孟敬子諡知之也說苑孟敬子作孟儀則曾子弟子公明儀是歟禮記坊記其諸聖人之徒私淑諸有引論語曰孟子題篇已法論語矣

人者乎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鄭君

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文烝案穀梁又有與毛詩傳合者王應

麟所舉大侵蒐狩二禮其最著者也毛公之學出於荀卿而傳

於子夏益知穀梁子之果為荀卿師而源出于夏也又易象象

傳釋經有曰其位漸其吉同有曰吝道也安行也王弼曰安辭也並同人

編辭也益依孟喜虞翻本志疑也異有止一字者曰窮也明也並咎也

夫行也困下也井順也渙億也既穀梁文句多與相似易傳十篇蓋第

子錄易家舊語并述所聞於夫子者輯比為之論語班易占於巫醫明易實占書也五十以學易本是亦字屬下句讀明史記

世家所言皆未可信也愚之此說與歐陽脩又不同俟後賢辨之

釋文序錄論三傳次第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孔安國論語注云魯大史劉歆

以來因之史記公羊高受之於子夏

先儒皆云齊人子夏弟子謂之魯君子風俗通同廣韻云子夏門

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此言真瞽說也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本釋文序錄及太平御覽鄭君釋廢疾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本王制正義觀桓鄭之

言穀梁先於公羊明矣而陸元朗乃爲斯言不亦謬乎序錄注解傳述人中亦引新論文何不一爲檢照乎要由漢世公羊先出藝文志已以穀梁列公羊後迨江左中興妄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范甯徐邈之後微學幾絕遺書僅存遂皆申公而屈穀耳且公羊高去子夏固遠而左丘明亦非夫子同時人也左氏載韓魏滅智伯事有趙襄子諡在春秋後已五十餘年作書又當在其後豈得以爲受經而作桓君山謂左氏作傳後百餘

年而穀梁子始爲春秋傳亦以左傳之作卽在獲麟時班彪則直以爲定哀之間皆失之矣穀梁與左氏時代不甚相遠公羊則在其後此無可疑者公羊之學當亦由子夏之弟子展轉相授而去聖彌遠意義不備或多亂說雖與穀梁同源而其歸迥異左氏爲魯太史本不得其傳授而能博采諸國史書詳陳事迹使一經本末具見深爲有功於經但其中與經違異據經臆測者亦正不少其於經之取義則罕有合趙匡所謂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者也桓君山誤以太史記事之冊爲聖門傳經之宗不知穀梁公羊實得其傳而穀梁尤得所傳之正於事雖略未嘗多所遺失也左氏丘明爲魯太史作傳及國語今姑用舊說趙匡頗疑其不然而葉夢得據史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以爲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國語則出左丘氏文烝案左丘明自見論語書題左傳似

不相涉晉楚俱有左史葉說似近之國語則本不題撰人也

杜預病世之說左氏春秋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如杜此言苟能錯綜經文以盡其義例之變則固不必守丘明之傳以爲義例也愚治穀梁傳二十年乃知傳之於經實有如杜所云錯綜盡變者蓋魯學授受之可憑如是惜乎元凱氏未嘗潛心

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斯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春秋猶論語也漢初魯論語齊論語並行其後孔氏壁中古文論語出篇簡章句與魯論大同不若齊論多所附益是魯學必勝

齊學也公羊作傳多齊言且其解經多有護齊者何足憑乎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儒林列傳云仲尼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司馬遷所言史記皆謂周及諸國之史記

故又言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又言讀史記至文公召王讀史記至楚復陳此本當時公羊家謬說以爲春秋之書乃夫子廣采諸書約其文而爲此二條言口受言多錄其之非據魯史記定十四年下辯之

說可信經義則口受於夫子經文則遞相傳錄也錄或作繆字蓋誤考諸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有如閔子貢子夏曾子

子石

孔子弟子公孫龍也

公肩子

孔子弟子公肩定也又疑當作公扈子見公羊及說苑

世子

七十子之

弟子世碩也子池之倫子池未聞皆以此經為授受之業但其義則徒有

口說而無書其有書亦但如穀梁子所引傳曰之類實非專書

蓋至穀梁始有專書矣公羊作傳則當六國之亾直至漢景帝

時乃著竹帛其初皆是口說相授見何休注又戴宏序云子夏

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

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文烝案孔子七世孫曰子

慎當六國之亾又四世至延年安國當漢景武間自公羊高至壽年數略同也故其經字與左氏穀梁

異者大率音同聲近之字而傳文亦多齊言或以語急而易他

字如以得為登之屬

史記儒林列傳云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宏得用嘗集

比其義卒用董仲舒然則當時固非以瑕丘之學為不如廣川

也以公孫氏力主之上遂信之天下莫敢言耳董生自是醇儒

其說經自災異以外多合正理惟一主公羊故有失經本義者

楊雄法言以災異推董學今所不取

漢初陸賈造新語十二篇其第一篇道基之末引穀梁傳曰仁

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傳中無此

四語蓋在漢志所稱穀梁外傳穀梁章句中而通謂之傳也說苑

漢書白虎通後漢書注大唐郊祀錄所引有頌此者並詳補注又第八篇至德之末論魯莊公

事而曰故春秋穀梁云云今自梁字以下皆缺不知何語觀陸

生兩引穀梁則此傳信為周代書并外傳章句之屬有非晚出

者矣

穀梁文章有二體有詳而暢者有簡而古者要其辭清以淡義

該以貫氣峻以厲春秋謹嚴穀梁峻厲韓柳二子確論意婉以平徵前典皆據正

是書經罕實扁穀梁補注論傳

經述古語特多精理與論語禮記最為相似

論語述古語如克復敬恕之類甚多

唯傳亦然古書之不可考者多矣如丹書敬義之訓道經危微之言非有大戴禮荀子則無以知其書名古人學問無方豈專

四術

哉至其解經之妙或專釋或通說或備言相發或省文相包

或一經而明眾義或闡義至於無文此乃程瑤田之論喪服傳所謂端緒雖多一綫不亂而凌曙以為唯鄭氏能綜核不誤者

也若夫左氏得之品藻失之浮誇公羊得之於辯失之於俗具

如舊說

楊雄韓子范序語

其解經不及穀梁又無論矣鄭君論三傳曰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案左氏言禮未必盡當

圖讖起於哀平乃附合公羊家說為之鄭評二傳竊所未安唯

穀梁善經一語則不可易墨子曰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

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羣略萬

物之然

王念孫謂羣略猶無慮廣雅曰無慮都凡也

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

抒意文烝為此書頗有志乎此數語而要以穀梁善經一語為

準

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內夏外夷之

旨明春秋為持世教之書也

家鉉翁謂三代下有國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經

大法而公穀氏所傳其實公與穀異

穀梁又往往以心志為說以人已為說桓文

之霸曰信曰仁曰忌僖文之於雨曰閔曰喜曰不憂明春秋為

正人心之書也持世教易知也正人心未易知也然而人事必

本於人心則謂春秋記人事即記人心可也謂孟子亦欲正人

心直承上文成春秋可也災異以人事統之又所謂洛水警余

者也故春秋非心學亦心學也唯傳知之愚至癸酉季夏而後

悟之

史之有論也自左氏始也述人言以評之稱君子以斷之卽一家之書而一時之人心見焉霸之譎正國之夷夏弗論也論強弱而已侯王之等臣主之分弗論也論曲直而已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末之有也徒有怪力亂神之論而已士莫賢於叔肸而惟美其後嗣之卿女莫賢於伯姬而乃謂之女而不婦人心如此何以說聖人正人心之書哉記曰春秋之失亂孟子曰君子反經將去亂而反諸經非穀梁惡乎可

杜牧嘗言天儻不生夫子於中國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子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至哉斯言春秋之有穀梁傳亦猶是矣夫春

秋之爲事非董狐南史左史倚相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事也乃欲以據事直書求之或以網羅浩博考核精審求之不亦淺乎春秋之爲道非伯夷伊尹柳下惠之道也況執後世儒生之見矇口而議其義理不亦偏且謬乎故是已所是非已所非說愈多而愈無定惟依據穀梁傳則皆有以斷之或曰穀梁何以必可依據也曰商子有言曰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思之宗穀梁亦宗其師受而已矣

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微二篇又有鐸氏微三篇注曰楚太傅鐸椒又有張氏微十篇又有虞氏微傳二篇注曰趙相虞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

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釋文序錄左傳序正義並引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穀梁去左氏荀卿而左氏七傳而至荀卿可疑也趙匡以為偽妄荀卿授張蒼案諸文或言微言微傳或言抄撮其篇章卷數又不同大概皆是左氏之學記事之流故太史公繼左氏春秋言之而劉子政言其源出丘明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王應麟以為此吳起學春秋之證戰國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此春秋二字吳師道疑涉下王之春秋高句而誤衍惠棟以為引左傳襄十一年魏絳語非也又年表云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虞卿列傳云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案此蓋即藝文志儒家之虞氏春

秋十五篇其書如今晏子春秋與虞氏微傳各為一書也年表下文

又言呂氏春秋并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各摭摭春秋以又疑著書至於張蒼麻譚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皆附及耳

太史公所云為王不能盡觀春秋虞卿上采春秋者承上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言兼指左傳不專指夫子經文戰國楚策孫子為書謝春申君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並引楚王子圍齊崔杼弑君事與左傳大同乃云春秋記之策作是其證也又當時通謂

諸國史記為春秋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晉春秋之類摠為百國春秋墨子汲冢瑣語故晉語司馬侯言羊舌肸習於春秋

楚語申叔時言教之春秋管子山權數篇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法法篇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戰國東周策呂倉謂周文君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燕策奉陽君曰今臣

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望諸君報書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韓非子備內篇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此等皆是史記之通稱惟魏策魏謂趙王言春秋罪虞公內儲說上七術言春秋記實霜外儲說右上下子夏說春秋略同說苑此等則指夫子春秋當分別觀之史公所云亦其比矣左氏微張氏微二書無可考當亦鐸虞之類臧庸以張氏爲張蒼自丘明以史說經已有傳事不傳義之譏此葉夢得語朱子亦云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況其支流餘裔乎

鄒氏夾氏之書藝文志列穀梁傳之後其傳皆十一卷據王吉傳吉能爲鄒氏春秋鄒亦作騶而吉上宣帝疏言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其說與公羊同然則鄒之大體於公羊爲近其時代或亦相近矣志於夾氏傳注曰有錄無書其下

又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是知鄒氏書無傳其學者故漢書中自王吉之外絕無所聞夾氏則但有口說如景帝以前之公羊傳未著竹帛公羊卒著之夾竟不著也

眉注附列

第五葉七行

親周故殷卽新周故宋也舊讀誤

范氏元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
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
之愆度七耀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
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
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
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
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
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
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亾朱干設而君
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

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列於風而謂之王亦其舊也夫子因之耳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劉向列女傳云平王之後周與諸侯於無異即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杜預以為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其時相接故春秋始隱范所本也史記平王三年惠公即位至四十九年入春秋陸渚集傳纂例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惠公三年平王東遷此啖助趙匡之說與史記不同沈括云不知啖趙得於何書王應麟引吳仁傑鹽石新論謂出何休公羊音訓錢儀吉云何氏為春秋專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受非誤也陸又引趙云春秋始隱公一則因平王之遷二則賢隱之讓陳岳云建篇首隱所以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崇讓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舊解以正樂為芳風淫樂為遊塵又或善之顯著者惡之煩碎者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

略例

凡范注全載或移其處疏則補注中采之頗有增刪并析隨宜也

凡補注之作以徵引該貫學鄭君三禮注以探索精密學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或問雖不能至心鄉往之求詳也

凡春秋中不決之疑今悉決之其未經人道者竊比於梅鶯辯偽書陳第談古韻皆可以俟後世徵實也

凡百家之解四部之文今已逸者從他書所引引之不連舉他書之名省煩也

凡古今諸儒皆直稱其姓名本范注舊例范於鄭君獨不名今又以朱子配之而推及於韓子周子程伯子程子張子邵子表

異也

凡經傳中

聖諱字

廟諱三字皆敬缺筆經傳外諸應敬避

者或缺筆或改寫若以他字代則方匡其外至私諱水部木部

各一字亦缺筆在經不缺筆慎辨也

凡經傳注疏及所稱引皆以舊本善本精校本審定其字懲誤也

凡傳皆連於經經傳一條第二行以後皆下一字一條畢乃提行無傳之經每條提行便覽也

凡撰異上皆加圈補注有餘意更端者亦加圈注中有注則於眉端附存之避殺也

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

者無所逃其罪

若輩

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

若公弟叔肝

信不易之

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麟感化而來應

穀梁家皆以為麟應

春秋而至與左氏舊說公羊孔衍本同與諸公羊家史記杜預皆異

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

年公羊曰備矣元命苞云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

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

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

君

此事非春秋經

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

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

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

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

是仇讐可得而容也

二事補注詳之范誤傳不誤

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

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

公羊又美齊襄為賢者比宋襄

於文王黃仲炎以為誤天下後世不淺

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

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

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

注中偶有之要當兼取二家而斷以本傳

既不俱當則固

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

經乎

此已開啖趙先聲然注中似此者尚少

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

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瓊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

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

劉向主穀梁劉歆主左氏

說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廢興由於好惡

武帝尊公羊宣帝好穀梁

盛衰繼之

辯訥董仲舒治公羊江公治穀梁江公訥

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

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文簡耳非短也其義實視

二傳為密

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

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孫覺極取此語升

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

晉穆帝升平五年甯父汪為安北將

軍徐兗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為庶人屏居吳郡是年歲在辛酉

乃帥門生故吏

門生同門後生故吏謂昔

日君臣江徐之屬

我兄弟子姪

甯自謂及謂從弟邵三子泰雍凱

研講六籍次及三傳

左氏則有服杜之注

案范注無引服者

公羊則有何嚴之訓

嚴氏章句時尚未出

何則用顏氏

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

本范注引之梁膚淺不足立博士由此數家末學誤之也

辭理典據既無

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

范亦多無可觀又其

以二傳殺亂本書者亦往往有故知解經難故知何杜不可及

於是乃商略名例

范別為略數例百餘條數

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旻天不弔大山其頽汪卒當在簡文之世

司墓次死亾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

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謂邵二子

泯沒謂雍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

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晉書云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此當在豫章免都後凡解古書集

眾家記姓名者何晏李鼎祚之屬專記前人者也范氏兼記同時人及其子弟者也裴駙李善之屬又推及所引他書之注者也文系附范書爲補注兼用

三列記姓名者三百餘焉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目錄

卷首 序 論經十八條 論傳十五條 略例九條 范氏元序

卷第一 隱公第一上元年盡四年

卷第二 隱公第一下五年盡十一年

卷第三 桓公第二上元年盡七年

卷第四 桓公第二下八年盡十八年

是青經解讀目 穀梁補注目錄

卷第五

莊公閔公第三之一 莊元年盡七年

卷第六

莊公閔公第三之二 莊八年盡十八年

卷第七

莊公閔公第三之三 莊十九年盡二十七年

卷第八

莊公閔公第三之四 莊二十八年盡閔二年

卷第九

僖公第四之一 元年盡五年

卷第十

僖公第四之二 十六年盡十七年

卷第十一

僖公第四之三 十八年盡二十七年

卷第十二

僖公第四之四 二十八年盡三十三年

卷第十三

文公第五上 元年盡八年

卷第十四

文公第五下 九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五

宣公第六上 元年盡九年

卷第十六

宣公第六下 十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七

成公第七上 元年盡九年

卷第十八

成公第七下 十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九

襄公第八上 元年盡十七年

卷第二十

襄公第八下 十八年盡三十一年

卷第二十一

昭公第九上 元年盡十八年

卷第二十二

昭公第九下 十九年盡三十二年

卷第二十三

定公第十

卷第二十四

哀公第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二
卷一百一十三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二十
卷一百二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
卷一百三十
卷一百三十一
卷一百三十二
卷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三十四
卷一百三十五
卷一百三十六
卷一百三十七
卷一百三十八
卷一百三十九
卷一百四十
卷一百四十一
卷一百四十二
卷一百四十三
卷一百四十四
卷一百四十五
卷一百四十六
卷一百四十七
卷一百四十八
卷一百四十九
卷一百五十
卷一百五十一
卷一百五十二
卷一百五十三
卷一百五十四
卷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五十六
卷一百五十七
卷一百五十八
卷一百五十九
卷一百六十
卷一百六十一
卷一百六十二
卷一百六十三
卷一百六十四
卷一百六十五
卷一百六十六
卷一百六十七
卷一百六十八
卷一百六十九
卷一百七十
卷一百七十一
卷一百七十二
卷一百七十三
卷一百七十四
卷一百七十五
卷一百七十六
卷一百七十七
卷一百七十八
卷一百七十九
卷一百八十
卷一百八十一
卷一百八十二
卷一百八十三
卷一百八十四
卷一百八十五
卷一百八十六
卷一百八十七
卷一百八十八
卷一百八十九
卷一百九十
卷一百九十一
卷一百九十二
卷一百九十三
卷一百九十四
卷一百九十五
卷一百九十六
卷一百九十七
卷一百九十八
卷一百九十九
卷一百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一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補注第一

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一年言春秋之名因乎四時也左

傳杜預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
 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楊士勛疏曰春秋先於夏
 秋先於冬故舉春秋二字以包之春秋立名仲尼以往然矣
 今案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而國語晉司馬侯
 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申叔時論傳之春秋而國語晉司馬侯
 孔穎達以爲乘檮杌者晉楚私立別號春秋是法云教之春秋
 瑣語有晉春秋則孔說是也又案墨子稱周之春秋汲冢語有
 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稱吾見百國春秋汲冢語又有
 夏殷春秋知天子諸侯之史書皆名春秋也隱公惠公長庶
 子周公八世孫史記名息世本名息姑母聲子以平王四十
 九年即位仲尼所脩謂之經穀梁所說謂之傳作傳時經與
 傳分經傳各十一卷漢以後合傳於經此隱公經傳總爲第
 一今以補注文繁增

穀梁

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曰穀梁子魯人楊疏曰爲經作
傳荀卿但穀梁子之名諸書不同桓譚新論應劭風

俗通蔡邕正交論並云名赤王充論衡案書篇云穀梁寅阮
孝緒七錄云名倣字元始顏師古藝文志注云名喜未知誰
得其
實也

范氏集解 范氏名甯案晉書甯字武子順陽縣人爲豫章太

諸家并下已意又取其長子泰中子

鍾文丞詳補 左氏公羊異字者題撰異曰也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杜預曰凡人君即

孔廣森曰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

各得紀元於其竟內孔氏不純臣之說本五經異義公羊說

及白虎通其云各得紀元又左傳義也孔穎達引爾雅曰元

始也正長也文丞案左傳曰王周正月謂建子月也月所以

有建者相承謂斗杓所指據逸周書周月云是月斗柄建子

始皆北指也但恆星右旋有歲差虞夏與周已差一次至今

差二次故祖冲之云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非謂斗指而

戴震因據周髀北極躔機四游說之顧觀光又考而明之謂

周髀者繪圖之法也其圖皆借象非實數也以黃赤二極躔

爲一綫於此綫上距北極五度指一星以爲識命曰北極躔

機一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恆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

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

而起也范注用杜預者最多此以杜 雖無事必舉正月 補曰

預曰著於下其實上二句亦杜語 雖無事必舉正月 玉篇

曰雖詞兩設也疏曰此言無事直據正月無即位之事非是

通一時無事文丞案雜記曰過而舉君之諱鄭君注曰舉猶

言也又史記載書湯誓稱亂爲舉亂士相見聘禮檀弓注謹

並曰稱舉也則舉亦訓稱矣說文再字爾雅爾字皆訓舉謹

始也謹君即位之始補曰於文無即位之字而當時實有其

云所以正隱是申足其實故空書正月以謹其始即十一年傳

以明其實即位定之元年不空書正月則知其實未即位矣

不釋春者月繫於時史之常文也夏正建寅殷建丑周建子

子之義與諸公不同故彼傳明之也公羊家及諸識緯有五始

之說謂元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即位也此皆俗師增益誇

飾經義不可援以說傳也凡傳言謹者皆謂詳其文以慎其

事凡傳專釋經之取義如言謹則明君子脩經取義於謹也

春秋之道義一言其義則某竊取之正是此意故穀梁子釋經專

明義理十一卷皆同鄭君謂穀梁善於經啖助謂穀梁意深

陸淳孫覺胡安國等謂穀梁最精密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多而李光地善承朱子之學其論春秋家曰穀梁尤好皆不易之言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言即位補家曰左氏賈逵服虔注經乃有不書疑容亦以爲魯隱莊閔僖四公皆實即位孔子脩位也凡傳多設疑問辭自易言傳已此體成隱讓桓之志補曰注豫謂諸公不說志意也言成者桓弑而讓事不成特成之也杜預謂諸公不行即位之禮者非也杜氏以爲雖不即位而亦改元廟與民更始夫禮者非也杜氏以爲不可不始即位者正君位之始也兩君者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也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始其始不即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繼故者視朝然後即君位亦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不廢改元則爲忍於先君桓何所快於位處大變而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乎弑哉用是言桓春秋十二公皆行即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書即位也君子脩春秋於隱不書者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莊閔僖不書者繼故即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

者宜有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見其情隱爲繼正之變文莊閔僖爲繼故之正例桓宣亦是繼故而書即位以莊閔僖之不書即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是又繼故之變文也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嘗立桓爲大子然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攝主禮也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攝爵改元非攝主之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爲大子異於君臣之體者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閒其盡矣乎焉成之補焉安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君隱意不取爲魯君也公君也上雖是互辭而意不取爲魯之公如未嘗即位也君公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得有不取爲公之義將以讓桓也桓長讓之自謂讓桓正乎曰不正義以爲桓幼補曰不正者春秋以讓桓也桓長讓之乎答言不以爲正也下言善則其不正也問春秋以讓桓爲正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十年無正隱文也正之訓是也定也直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如正月隱讓所以爲不正者下

所云成父之惡廢兄弟之倫忘君父之命以行小惠春秋成

其義多端而兄弟之倫為主故注專以長幼言之春秋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補曰疏曰此云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

春秋之理以明之下既以隱為善又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

以惡桓也欲惡桓故善隱春秋懲惡而勸善也其惡桓何

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補曰陸德明音義曰弑

而隱讓則隱善矣補曰桓惡而隱善故善隱以惡桓中足上

實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據善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信

道而不信邪信申字古今所用補曰鄭君士相見禮注曰

字也韋昭國語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

非正也邪也補曰與子通惠公以再娶仲子之故嘗欲立桓

大圭曰仲子不得為夫人則桓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

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補曰既終也毛詩傳曰既者

終其事鄉飲酒禮注既卒也爾雅卒既也義皆同惠公終不

敢以仲子為夫人故終不立桓為世子以隱是長庶故以與

隱案左傳隱母聲子為繼室有諡桓母仲子雖再娶無諡是

知桓母但有手文之祥曰為魯夫人惠終不以為夫人明矣

公羊不知惠欲與桓後終與隱乃謂桓以母貴當立諸大夫

以隱長權立隱隱為桓立故欲反之桓開卷之初便失事實

左傳言隱立而奉桓言攝亦不明言惠之終立隱而隱不宜

為攝蓋由魯子孫皆桓之允史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

書不盡其辭而左氏因之歟桓補曰成兄弟天倫

桓補曰已隱也爾雅則是成父之惡也即揚也兄弟天倫

也兄先弟後天之倫次補曰兄弟兼適兄弟庶兄弟言之公

太子死則立其母弟是立適依人入妾也夫人之長子為太子

以年長幼為兄弟無太子適子則立庶子最長者一人是立

庶亦依兄之倫也惠公元妃孟子早卒無太子適子隱以

長庶為兄宜立桓為弟不宜立周制天子諸侯立子之法穀

梁與左氏說同以後四年傳文十八年傳為子受之父為諸

與此傳合觀之略可見又論之於彼二處為子受之父為諸

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為魯君已受之於天王

矣補曰左傳桓稱大子據始也此言為子受之父

據終也齊陽生正茶不正春秋不以陽已廢天倫而念君父
生君茶猶以茶受命同之正君況隱乎

以行小惠曰小道也父補曰小惠非義也小惠非道也邪也

日者目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書補曰千乘之國大國也古

者賦也詩魯頌言魯制曰公車千乘毛傳曰大國之賦千乘

陳奐疏曰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說一說云九夫為

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甸甸六甸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日

匹馬五牛四丘為甸甸六甸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日

二頭甲士三百為甸甸六甸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日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

通車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

家車一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

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案前一說甸出一乘因是而推

四甸為縣出四乘四縣為都出十六乘後一說成出一乘終

出十乘同出百乘與漢書刑法志同井邑一甸縣都出賦法

通成終同出軍法說者混為一制非也千乘亦有二說一說

以一人乘七十五人計之千乘有七萬五千人一說以一人

十人計之千乘有三萬人出軍之千乘與出賦之千乘本自

不同楚語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明不同也文烝案

包咸論語注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千乘也何

休公羊注亦曰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千乘

伯四百九十九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其說又異又詩言公徒三

萬鄭君箋以三萬為三軍鄭志答臨頌以為二軍鄭志是也

說見襄十一年許慎五經異義曰公車千乘謂蹈道則未也

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疏曰伯夷叔齊及

未履居正之道補曰二句又申小道義也疏曰伯夷叔齊及

其父尚存兄弟交讓而歸周父沒之後國人立其子可謂

舒所謂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而史記世家云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司馬相如又以春秋義理繁茂比之林藪即開宗之章可見矣抑愚因以見穀梁文章之工隨輕重而曲直之所謂甚峻而可以厲其氣者蓋如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

公附庸之國昧魯地補曰魯侯爵稱

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尚書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孔穎達曰五等皆稱公而公禮之常也汪克寬曰燕禮大射儀聘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禮之常也禮又以其名篇則謂君為公周之制也說又見僖五年注曲禮曰泄牲曰盟傳曰盟國之重也何休曰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范注諸說地名皆本杜預○撰異曰邾公羊作邾婁終春秋皆然婁力俱切邾人語聲後曰婁或曰齊人語禮記檀弓同國語孟子諸書謂之鄒昧從目从午未之未左氏作蔑案楚唐蔑亦作唐昧與鄭謏昧皆字明說文蔑勞目無精也昧目不明也二字蓋古通昧以午未之未為聲莫蓋切別有昧字以本末之末為聲莫達切諸稱二家與此異字皆據今本并陸德明音義陸淳纂例其或與今不合及者何內為志焉爾皆曰及與也及者期定於乃各出之

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

傳師傳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配之補曰注釋

我而彼來會我我及之也故曰內為志是魯主而儀字也父外客也用兵言及者亦然何休曰焉爾猶於是也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傳曰夫毛詩傳曰夫傳相也鄭君郊特牲注曰夫或為傳明夫傳古通川士冠禮記章甫鄭以為表明丈夫又云甫或為父古書甫父亦通用傳言父猶傳猶曰甫猶夫以其非本訓而義相近故言猶耳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為男子美稱故春秋時人名字多加父名或加夫也邾儀父左傳曰邾子克也案周有王子克字多加父名儀楚鬬克亦字子儀宋桓魋之臣曰子儀克盟會者所以繼好息民邾與魯最近為好於魯春秋尤重之故不言邾克而言邾儀父左傳所謂貴之也注附庸其不言邾子何也據莊十六年邾邾之上古微三句本杜預邾自此以上是附庸國補曰左傳曰邾儀父未爵命於周也邾自此以上是附庸國補曰左傳曰邾儀父未爵命於周也與此同詩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不日其盟渝也伐邾是也補曰爾雅曰渝變也疏曰田附庸不日其盟渝也伐邾是也補曰爾雅曰渝變也疏曰公盟皆日故知非例不日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為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尼略之見衰貶耳文烝案春秋無事猶空書

時月蓋本魯史舊文豈有例當具日月者而史反遺之後儒
又以當日月而不日月者槩目為史闕文不知夫子所據策
書如夏五之屬者甚少傳惟於夏五言以遠傳疑不可悉援
此例也舊史有日君子以後之淪盟追去日者凡春秋之文
屬辭比事前後相顧彼此互明斯乃大聖制作之義非以為
史法也必以不日見之者隱之淪盟遠在七年不之義非以
好桓十七年盟趙衰二年盟同義皆所以重盟約之信貴邪魯
為惡事昭然易知故還依公大夫盟書日昧地名也補曰公
之常文而其義自見傳亦可不復發文也昧地名也補曰公
期也疑此亦當為期涉後文宿邑名而誤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段有徒眾攻之為害必深故謹而月之

君子改從時例志者蓋來告說見後三年○撰異曰陸渚春
秋纂例曰克公羊作剋案今公羊不作剋趙匡引汲冢紀年
鄭莊公殺公子聖說克者何能也補曰爾何能也能殺也補
文全讀若兔鹿窟訓殺公羊同爾雅曰剋勝也又曰勝殺克也
是亦同也傳何合能殺二字以解克字依說文別有从力之
勉古祇一字何以不言殺補曰據殺世子見段之有徒眾也
邦人不能殺矣

知段眾力彊盛唯國君能殺之補曰傳解克字非解鄭伯字
注非也傳言段有徒眾變言克以見之即左傳得僖曰克之
例所謂如二君故曰克者也是所以見之或言著者亦見也
段鄭文所該使人望而可知是所以見之或言著者亦見也
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補曰知左傳曰晉侯聞之而後喜可
知呂氏春秋曰文侯不悅知於顏色殺世子母弟曰君以其

經文雖隱皆有所見問何以見之目君知其為弟也母弟同
母弟見之何休訓如此後皆同也君殺目君知其為弟也
也謂斥見之何休訓如此後皆同也君殺目君知其為弟也

大夫公子則直稱國而不斥見之何休訓如此後皆同也君
弟不嫌段是世子者非所嫌也高樹然以為大夫公子對國
言弟世子對君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

言屬辭之審也補曰何休曰貶猶損也文烝案凡言貶者皆謂
有所卑損也後儒泛以衰貶作美刺字解非也疏曰叔肝為賢
稱弟則

不賢去弟乃是其常而云弗謂弟貶之也者天王殺其弟佖
夫以無罪而稱弟今段不稱公子又不稱弟故云貶之又且
相殺之例與尋常異故知去弟者貶之也文烝段失子弟之
案傳解弗謂弟又稱弗謂公子者連類并言之段失子弟之

道矣補曰失賤段而甚鄭伯也伯賤段謂不稱公子公弟甚鄭

伯賤段謂不稱公子公弟甚鄭伯賤段謂不稱公子公弟甚鄭

弟以目君為例者皆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
是甚其惡此亦從例
殺也雍曰段恃寵驕恣疆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雅曰慮謀也思也墨子終致大辟處心積慮取左傳譏失教為說理固如此非傳意也傳但據殺弟言之處心積慮成於殺者即上文能殺之謂與殺仇夫言忍親于鄆遠也猶曰取之言甚之正同譏失教之義自在其中矣
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于鄆去已遠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地然則為鄭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補曰又以謹地見甚也
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已故可以申兄弟之恩補曰左傳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注首二句本公羊他處文案傳及公羊並以為鄭伯殺段左傳曰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又曰不言出奔難之也杜預謂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有於殺難言其奔杜意克亦是殺而事實是奔劉敞則以為實見殺左氏誤也今考左傳五月之文在伐諸鄆之下與經似不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仲字子宋姓也婦人以姓配字
明不忘本因示不遁同姓也妾子為君賵當稱諡成風是也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諡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由追賵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賵之
公羊杜預語公羊又曰曷為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曰天子之屬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左傳載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旅然則下士以宰旅中士上士稱宰士也文烝案孔說得之服虔說左氏以為宰夫而孔穎達引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以為既掌弔事或即充使其說甚核但服孔依左傳以為咺貶稱名本當稱字則必以下大夫四人當之不可通於宰士之說非也凡王臣不繫官繫官者唯宰宰者謂大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宰夫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說見僖九年何氏謂上士以名氏通不知宰夫之上士亦稱官也謂中士以官錄不知中士以名氏通不知宰夫之上士亦稱官士略稱人當依用之蓋宰旅亦同矣惠公史記名弗遑孝公稱子也仲子繫惠公猶成風繫僖公非夫人之辭也直言仲子成風則夫人之辭也成風違禮有諡故稱諡仲子無諡故稱字注言賵皆當稱諡非也仲字子姓五句本何休平王新

皇壽經解賵篇 穀梁補注一

有六句本鄭君釋廢疾見雜記正義鄭意謂經原其情故不
 如文五年之榮叔不言來耳傳例來者接公之辭言之者緩
 辭爾雅曰之閒也杜預曰歸者不反之辭何休曰言歸者與
 使有之辭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文烝案舊史
 歸贈之屬皆月母以子氏故以子為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
 君子或略之孝公之妾也補曰明以惠公氏也左氏公羊皆以仲子為桓
 素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穠彼不先書成風明母以子氏直歸
 成風穠而巳成風既為僖母此文正與彼同知是惠公母也
 鄭釋廢疾亦云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為君則知是惠公之妾
 天王何以贈之則惠公之母亦為仲子也鄭云亦為仲子者
 以左氏公羊言仲子桓母故也然則魯女得並稱伯姬叔姬
 朱女何為不得並稱仲子也文烝案疏申鄭確矣左氏公羊
 但知桓母為仲子而桓母仲子也文烝案疏申鄭確矣左氏公羊
 何時即沒於桓時而當仲子猶未敢立妾母為夫人史不得書
 薨書卒書葬故經無文也自成風以前妾母為夫人史不得書
 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卒葬皆不見經也隱於妾祖
 母則考宮以尊之彼三母者又無追尊之事焉禮贈人之母
 疏引歸穠為證公羊於彼亦誤以為兼二穠禮贈人之母
 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補曰不知天王
 為是贈人母耶

贈人妾耶君子受之謂是則我惠公之仲子從其可辭也昔
 孟子受宋薛之餽金於宋將有遠行而辭曰餽金於薛有戒
 心而辭曰為兵餽皆以可受而受此能以春秋決事者矣凡
 言君子者謂脩春秋之君子也孔子溫而厲也易詩書儀禮屢言君子
 曰君子不以細緇飾君子溫而厲也易詩書儀禮屢言君子
 蓋伊尹所謂君國子民是其本義而孔子對哀公言君子者
 人之成名又其轉義也凡傳解經多言辭經之取義皆以辭
 見故此曰可辭二年曰專行之辭三年曰內辭外辭此類不
 可悉數知其辭則知其義乃讀經之要法實脩經之本旨其
 也辭之正字作詞依說文當作書書者意內而言外也其
 志補曰志記也凡傳言其志者猶公羊言不及事也書補曰
 荀子曰吉行五十奔喪百里贈及事禮之大也此不及事
 故志不及事者鄭云不及事意之耳卒范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是也
 鄭范特以傳云不及事意之耳卒范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是也
 之世亦未可知矣時因惠公之喪贈仲子四十六年或卒在惠
 年無葬惠公文左傳謂十月庚申改葬又必贈惠公可知此
 預以為惠公葬在春秋前明惠公之贈亦不及事傳必以為
 一贈非二贈者贈諸侯自是恆事例所不志及事與否非所
 論也若然贈諸侯雖不及事不志贈諸侯之妾母雖及事亦
 志傳以妾母之義易明不及事不志贈諸侯之妾母雖及事亦
 注言常事不書是也但以及事為常事非也常事不書本公

羊語依傳則當言恆事不志傳言恆公羊言常傳言志公羊言書以恆為常者避漢諱也公羊於田狩祭祀兩言常事不志此史例本為恆事而經因之也傳於公出親迎言恆事不志此經改從恆事之例而傳特言之以包其餘也田狩祭祀之屬為恆事全不志者也公出親迎之屬為恆事也田狩祭祀雖志而略其文猶不志也推校全經一可見也

乘馬曰贈衣衾曰禭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四馬曰乘四馬曰賻四馬曰乘四馬曰賻

夫以上至天子也士不備四士喪禮下篇公賻元纁束馬兩是也公羊曰車馬曰賻荀子作輿馬孔廣森引雜記諸侯相贈以乘黃大輅明亦得有車也衣者兼裳為言衾被也士喪禮小斂絞衾祭服散衣凡十九稱大斂絞衾二君祔祭服散衣庶幾凡三十稱喪大記以為大夫五十稱君百稱祔祭服多少無以言之貝水物古者以貨玉者蓋璧也飯以貝含此所謂飯用米貝傳不言米者米非所歸也周禮天子不飯貝而有飯玉鄭君曰碎玉以雜米白虎通則云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也周禮有含玉鄭君謂柱左右齮及在口中者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謂柱左右徒具含玉又聲伯夢食瓊瑰為含象則大夫含兼珠玉矣錢者金幣之名以銅為之所以賈買物通財用故曰錢財先儒說泉布以為藏曰泉行曰布泉錢古今字但據周禮泉府鄭

眾注云故書泉或作錢則疑錢為正字泉為假借字非取水泉義也何休曰賻猶覆也祔猶遺也賻猶助也案四句通釋經例荀子書略同又云玩好曰贈又云賻贈所以送死也賻賻所以佐牛也贈祔所以送死也

九月及宋人盟十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謂

夫也補曰韋昭國語注曰卑微也左氏劉歆賈逵說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頌容以為再命稱人至劉敞則謂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案此皆無以言之凡非卿大夫皆曰卑者大夫即卿命大夫即命卿全傳所同注並言卿大夫非也此傳解及兼為內諸直書事者發例解宋人兼為列國盟會言人者發例也列國皆有大夫非大夫則稱人稱人則知是卑者此其常文猶內之直書其事諸小國本無大夫雖大夫亦稱人亦其常文楚之先無君無大夫不論君臣其常文皆稱人戎狄吳淮夷不論君臣其常文皆無人卑者之盟不日信之與不例不日補曰略之宿邑名也補曰七年宋鄭盟于宿當是宿國耳也傳發通例宿邑名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補曰何休十一月者為下卒也例見下四年

皇清經解

穀梁補注

十

○撰異曰祭邑字汲冢來者來朝也補曰以不稱使而其弗

謂朝何也實內諸侯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采朝而

為寰寰古縣字爾雅曰侯君也王官各君其采地故亦稱諸

侯雖為諸侯不全為國故書曰百里采二百里男邦明采無

邦名散文或通言耳左傳周公之允有祭有凡文之昭有毛

氏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王制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

男元士視附庸此言采地之制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

孫或云采取其邑之租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或云采官也

因官食地故曰采或訓為供王事或訓種菜前二說近是國

語晉文公屬百官大夫食邑士食田官宰食加周禮有賞田

有加田有十田士田即孟子王制之圭田三者又皆在采地

外總之天子之十士以上皆有采地春秋稱氏者皆以采氏

矣九年傳曰季子也則伯叔皆字也定十四年傳例曰天子

之大夫不名明曰下大夫以上皆不名與書卒者異例曰天子

羊以渠伯糾為下大夫則凡直稱伯叔季者當是上中大夫

此祭伯蓋上大夫祭氏前有祭公謀父後又有祭公皆為三

公則此來朝者當為卿即是大夫也經父有稱父稱子者

穀梁公羊無明文以意測之稱子者上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束脩之問不出竟王引之曰玉篇貳並也左傳注貳敵也天子聘遺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遺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比並相敵耦故謂之貳人臣不敢並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貳禮記正義又解為二心皆非其訓文烝案聘遺器物此並至尊即專命之事也六句申言不得外交之義兼王臣及諸侯臣言

公子益師卒

補曰孝公子眾父也何休曰公子者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眾父之子稱公孫案此不去氏義在後

五年

大夫日卒正也

傳正者言常理也常例也文烝案大夫日卒諸侯日卒傳皆曰正也又曰葬時正也日試正卒也子卒日卒正也又他釋經每曰正也並悉同解而其事各異注前四句左傳晉屠蒯語不日卒惡也罪故略之補曰疏無文蓋春秋前有其事屠蒯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弑之情家皆有恩禮施焉而後史書於策晉荀盈卒未葬平公飲酒

作樂而屠蒯諫知當時卿佐之喪君為之變有常禮矣至君子脩經以日不日分別見義仍其舊而存日者為正變其例而去日者為惡而正與正惡與惡又各有別則又有賢之疏之之文或并沒其卒皆據舊史而加損之若柔溺單伯之卒則更不卒則更所本無也

二年春

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則承天而不月月表年終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表年終事末則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驕者他皆放此公會戎于潛

唯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公會戎于潛東夷西戎皆氏羌之別種潛魯地會例時補曰曲禮曰諸侯相見於卻地曰會左傳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戎直以見於卻者啖助曰凡戎狄舉號君臣同辭注南蠻二句本杜預杜元文曰戎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杜此言甚當凡春秋之戎狄夷蠻皆在禹貢職方九州之內非爾雅所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者也八荒之內為四海四海之內為九州九州之外為夷蠻蠻之居國若戎子駒支之內也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皆九州不治也胡說是也舊史會皆具月○撰異曰陸渚纂例曰潛

公羊作岑案今公羊不作岑書禹貢沱會者外為主焉爾補
潛毛詩養魚之潛史記韓詩皆作涿補
會者期定於彼而我往會彼故曰外為主是魯客而外主也
凡會而復盟者如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及宋人盟于宿此類
皆內為志也若後文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屬則外為主也
而不盟者此潛之屬皆外為主若是內為志文不得稱及以
會其書之則曰衛侯會公于齊鄭伯會公于棠邾子來會公
傳發內為志外為主之例則用兵從例可知故四年伐鄭十
一年入許知者慮司察安審危補曰疏曰謂卿為義者行臨事
皆不發傳知者慮司察安審危補曰疏曰謂卿為義者行臨事
補曰疏曰謂卿為司仁者守謂卿之所歸守必堅固補曰疏曰
馬司馬主斷制也仁者守謂卿之所歸守必堅固補曰疏曰
案慮行皆言出竟也守言守國也戴禮虞戴德荀子書並
云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又自虎通曰王
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謂尹吉甫張仲也○仁者守之為守
國猶論語仁能守之莊內謂尹吉甫張仲也○仁者守之為守
以守位曰仁語意亦同矣穀梁子諸言官泄官也易繫辭傳何
之德言則如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晉白季
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類乃眾善之大名不可樂論
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此類乃眾善之大名不可樂論

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

補曰言國有此三者之臣或從君出或留居國然後君可會諸侯春

秋盟會雖多三者得人則勉傳蓋引古書成會戎危公也此無
文通為凡會言其正法乃春秋文外之意會戎危公也此無
三者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補曰注非也此與上五句文意
不相屬乃專解經志會戎意也以華會戎事有可危史有其
文君子取然後可會注誤連上為說疏申之曰人君之策而行之齊
從一卿守然後可會注誤連上為說疏申之曰人君之策而行之齊
侯身死於外故後桓十八年重起例明其不可是此意楊氏說
無此三臣其實非傳意也又曰此既危公而不月也文烝案范注既誤
亦明暢其有實三臣之助不至於難故不月也文烝案范注既誤
我雖危有三臣為危矣不須復加月補曰言會即為危矣不須復加月
言會即為危矣不須復加月補曰言會即為危矣不須復加月
夏五月莒人入向補曰言會即為危矣不須復加月
居也稱人者小國無師例曰弗地曰入公羊則月他皆放此補曰
微者之文皆是微之與下鄭大夫非君將則以稱人為常皆從
人者內弗受也謂凡稱入者是不以罪則義皆不可受補曰傳
不以罪向我邑也補曰言會即為危矣不須復加月
明矣向我邑也補曰言會即為危矣不須復加月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一

譙國龍亢縣東南之向城於今為鳳陽府之懷遠縣地而莒
 為今沂州府之莒州相距且千里蕞爾之邦懸師遠入事必
 不然顧炎武引于欽齊乘說以為沂州西南一百里之向城
 鎮即後篇城向盟向取向之向於今為莒州地是矣呂大圭
 曰讀春秋之法經之所有則從經文烝案諸伐內邑直言伐
 我某鄙常文也言伐某鄙又言圍郕圍成變文也直言入向
 尤變文也其說見下舊史
 當先言伐某鄙後言入向
 無佺帥師入極眾二千五百人為師補曰無佺公子展之孫師者
 周禮人數非也說見襄十一年此軍事如後世之言兵也范泥
 氏公羊作駭後同奇佺非與駭聲義皆同也○撰異曰佺左
 終春秋皆然公羊於帥師字本皆作率師而唐石經公羊作率
 此作帥僖十五年作率師以後率帥錯出皆由轉寫亂之公羊入
 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傳例曰滅國有
 也內謂所入之國非獨魯也補曰疏曰內弗受復言之者恐
 蓋欲與入向連文說以同之文烝案內滅皆諱言取此言入者
 曰取難曰入向孔意以帥師為文則不得但言取頗得其辭未
 盡其義也入向為邑入極則為國故傳特備文賈
 遠說左氏以極為戎邑非也舊史凡滅皆具日
 苟焉以入

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補曰此合上入向言之我欲入極則
 見至隱之教也志動而機應此經屬辭比事之旨也凡外來
 伐者皆言伐我某鄙今特變言入向以顯茲義然則入極變
 取言入實為此歟春秋亂世日尋干戈受師出師內事先見
 若同常文無以寄義故因連文書入蓋曰天道好還貪兵必
 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乃治國之要道開篇設戒餘從同矣
 春秋以一心正萬心傳諸解經曰探邪志曰處心積慮曰以
 人人為志此類皆卓絕於左氏公羊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補曰公羊祖謙曰史心史也記也考左傳無駭死而後命為
 展氏則史本無駭者何展無駭也考左傳無駭死而後命為
 左氏無駭之官司徒也當追氏之使經族之文不可依用矣後
 氏是知為滅同姓空也抑或左氏之命族之文不可依用矣後
 漢書李固曰春秋衰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案貶
 無佺即所以譏公也公不從隱不爵大夫去氏者後卒從例則
 此處稱氏無所嫌也滅同姓
 為伐木說具僖二十五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傳例曰及者內為志焉爾唐魯地
 會非一事也上是外為主會而不盟蓋即下五年之棠此與上
 志會而復盟與桓元年盟越同又論之於彼
 是書經傳賣扁穀梁補注一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不親逆則例月重錄之親迎則例時補曰

左氏作裂繻也逆女親者也親者謂自逆之也補曰何休曰禮

陸渚曰誤也逆女親者也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

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徐

彥曰即書傳夏后氏逆於廟庭云云是也文丞案亦即詩齊

風之俟著俟庭俟堂蓋齊魯韓使大夫非正也補曰非正故

三家義也著即戶三家作戶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

迎則削史文不志皆常例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

故君子進之也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

代位故去其氏族國氏以表其無禮齊無知之徒是也若庶

姓微臣雖為大夫不得爵命無代位之嫌既不書其氏族當

知其某國之臣故國氏以別之宋萬之倫是也履綸以名繫國

著其奉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成九

年宋不書逆女以其逆者微今書履綸亦足知其非卑者公

羊傳曰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左氏舍族之例

或厭以尊君或貶以著罪此傳隱公去即位以明讓莊公去

即位以表繼弒文同而義異者甚眾故不可以一方求之補

曰交接於我者謂交接公也注論國氏之例非傳意也傳言

為其來交接於公故進之言紀履綸明從小國無大夫例也

小國無大夫者雖是大夫皆直稱人與列國卑者同例若有

不可不目言者則不氏而直以國氏亦與列國卑者同例履

綸之進所謂不可不目言者也傳唯於曹莒言其無大夫以

曹莒之列盟會次於許長於邾滕以下言曹莒則諸小國該

之故何休言紀無大夫最為得旨而范乃以宋例紀謂履綸

非卑者誤矣在紀則履綸非卑者故書之在春秋則履綸亦

卑也故書之而國氏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補曰公羊杜預語也何休曰不

案女子許嫁則稱字見傳九午傳凡女子不得獨繫父母文丞

女簡璧則紀述之辭也曰君之妾棄則謙抑之辭也曰請使

重見則親昵之辭也何休又曰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

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

也內女歸例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也嫁而曰歸明外屬

月恩錄之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也補曰從者從其教

外至反謂為夫家所遣補曰左從人者也補曰從者從其教

傳出曰來歸公羊太歸曰來歸從人者也補曰從者從其教

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

行必有從也補曰此承上備言之也制於父制於夫亦從也

喪服傳郊特牲大戴禮本命劉向列女鄒孟軻

行必有從也補曰此承上備言之也制於父制於夫亦從也

行必有從也補曰此承上備言之也制於父制於夫亦從也

母魯之母師齊杞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

梁妻傳皆略同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補曰疏曰麋信云不稱使

人至并稱逆者此直云伯姬歸故問之下云吾伯姬其不言

歸故志之也明佗逆者不足錄或與內夫人至異也其不言

使何也怪來逆女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言君不親迎而

微也既失其大不復稍明其細故不言使履綏也補曰逆女

本無使道使則逆之道微矣故不足道此道言也稱也趙汭

曰納幣使人禮也逆女使人非禮也非禮者禮無其文禮無其文而稱便是制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莒地補曰不日例在後八年傳○撰異

引汲冢紀年同此左氏謬而竹書因之也趙氏曰左傳云或

魯故也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明不足據或

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也補曰注莒子為伯而與之盟伯長

二伯春秋時曰王官伯曰侯伯又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

一州之長為牧亦曰伯即方伯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

伯先也八年異師並疑之傳亦並載之非以前說為較長也

傳於師所授無疑信皆存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例曰夫人曰薨從夫稱補

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何休曰夫人曰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

傳曰言夫人必以其氏姓何休又曰夫人曰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

也同例夫人薨不地常處者小寢也說見莊三十二年夫人者

隱之妻也補曰隱稱公故妻稱夫人隱雖將讓桓猶在君位

仲子桓未為君其母稱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以為隱母則

隱見為君何以不書葬若以讓不書葬何為書夫人子氏薨

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補曰弑賊不討故不書葬

并去其夫人之葬明亦非以為史法哀十二年疏曰隱夫人

從夫之讓故不書葬程子曰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

義葉夢得曰先薨不葬待君而後葬周道也胡安國曰明順

非卿將言將卑也稱人則將卑可知不稱師則師少亦可知
是其常文也若將尊而亦稱人文以前則有之疏曰文承月
下者日月自為魯夫人薨文烝案

補曰何休以為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
月三月夏正月王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

所以通三統漢書律曆志述劉歆之言亦云春三月每月書
王元之三統也今宜從上二年范注為是漢儒說不可依用
在夏殷皆是王正月耳既言二月三月已巳日有食之杜預

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歲凡十二交會然
日月動物雖行度有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
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

陰所侵則有日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懷謙
虛下賢受諫任德日食之災為消也補曰大戴禮詰志孔子
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

漢書天文志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凶有逆行日
不食朔月不食望唐書志一行之言曰小雅十月之交朔
月辛卯虞劄以麻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麻定交分四萬三
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時在畫交會而食數之常也然而

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
有之矣若遇至末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
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麻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

休明日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
之所由生也又曰黃初以來治麻者始課日月食疏密及張子
信而益詳劉焯張胄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食皆可以密率

求是專於麻紀者也以戊寅麟德麻推春秋日月食大最皆入
食限於麻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
限者不必盡食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麻當食半強自

交趾至朔方候之不食十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於麻當食太
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閒亦不食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
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若因開元二食曲變交限而

從之則差者益多又曰自開元治麻史官每歲校節氣中晷
因檢加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杜預
云日月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

而食者是也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麻數
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文烝案大
戴載三朝記漢志引古語後儒或疑之然而魯史所記悉本
舊章聖人之經所以示警陳兵伐鼓之故張洽深入門廢朝禮

之明訓一行著論推校精詳大槪得之故張洽深取之漢建
安中太史上言正旦當日食劉邵以為梓慎禘竈古之良史
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稱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
者四日食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

異伏或推術謬誤也荀彧善其言日竟不食此足與一行說
相證矣堯舜禹時歷年多無日食左傳引夏書乃有辰不集
房之事楊簡之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并哀
十四年為三十七而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東漢
而下轉益加數或一歲而三食大約世愈降則日食愈數此
大運盛衰之候與其他災異不同趙汸之言也杜預謂唯正
陽之月伐鼓用幣者本左氏說蓋未可據諸日食皆為記異
通謂之災左傳晉士文伯論弭災之政一曰擇人二曰因民
三曰從時京房所論其意相近范於諸災異所引用易傳五
行傳月令穀梁說及劉向許鄭等語頗甚用意以其有理皆
當存之皆可不深論具說於後九年傳○撰異曰食本亦
作蝕後同左氏同諸稱三家別本之異皆據陸德明音義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補曰凡食晦日者范以為皆即本月
書日者並以為閏月徐邈以為皆為宣十年十七年日食下更
已為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明也宣十年四月丙辰十
七年六月癸卯皆是前月之晦也則此已巳正月晦也冠以
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今雖未朔而食著之此月所
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繫之十一月也取前
晦也李廉曰徐說是也文丞案日食必在朔故一行曰日月
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但當時日官日御失歷以

為前月之晦故君子書後月以正之謂如此已巳食者乃二
月也非正月也桓十七年十月食二日亦歷之失故不言其
日而言朔謂此十月食者乃朔也非二日也莊十八年三月
信十五年五月皆食朔日之夜故不言日不言朔以明之也
春秋之文簡而有法於此見焉當時所以有失歷者蓋歷家
有平朔有定朔自後漢劉洪乾象歷以前皆用平朔有大月
之晦日已合辰者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或失
之也君子正之即定朔之理也凡日食三十六朔二六晦
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併二日於朔以晦為二日以夜為晦誤
矣杜預長歷推此已巳乃二月朔又一辰朔是年閏五月
七月甲子朔日食長歷推宣十年四月丙辰朔是年閏五月
大衍歷亦推四月丙辰大日食又長歷推宣十七年六月癸
卯朔此四條其曰有食之何也補曰音聿吐者外壤食者內壤
皆合徐說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噬者壤入於內補曰壤
字為穀梁音者皆為傷徐邈亦作傷糜信云齊魯之間謂鑿
地出上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壤蓋如糜信之言也
文丞案壤亦通作場埤倉云場鼠埤也郭璞方言注音傷
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今日闕損而不知壤之有內辭
也或外辭也邵曰食者內壤故曰內辭吐者外壤故曰外辭
傳無外辭之文者蓋時無外壤也而曰或外辭

者因事以明義例爾猶傳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
 之康亦無其事補曰邵注非也注以內辭指食外辭指吐吐
 非經所宜書也饑康之不書包於饑中亦非無其事也此二
 句蓋言有為疑辭與或字同例但有之疑為內辭其辭最微
 如日有食之是也或之疑為外辭其辭較著如周易其辭最
 淵之類文言傳云或之疑為外辭其辭較著如周易其辭最
 故周秦漢人之書有與或多同用管子曰或者通言之其義不異
 墨子曰或也者不盡也若然不盡然內外辭得兼通也莊十
 八年傳曰或有一凶曰有為諸不盡然內外辭得兼通也莊十
 卽經所無之或字分內外辭以明之內卽上下文內字外非
 外壤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內於日以壤不見於外補曰此申
 外其賊在內言之亦緩辭尊而詳之案詩小雅曰日月暈圍於
 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明古人文例如此史記秦本紀厲其公
 三十四年四月食昭襄王六年日食書晦星見
 食凡日食三見六國表秦厲其公五年日食惠公三年日食獻公
 躁公八年六月日食簡公五年日食昭王六年日食書晦
 三年日食書晦十年日食簡公五年日食昭王六年日食書晦
 莊襄王二年日食書晦十年日食簡公五年日食昭王六年日食書晦
 不云有食之蓋據秦記舊文失魯史立文之法矣其不言
 食之者何也補曰疏曰不言食之者謂不書月食日食文烝案
 焦贛易林比之萃曰團團白日為月所食家人

之小畜團知其不可知也補曰末知字依今音讀去聲卽
 團作果杲知也者所以知也爾雅說文智智字墨子經曰知
 材也經說曰知也者所以知也爾雅說文智智字墨子經曰知
 篇及莊子並曰知也者所以知也爾雅說文智智字墨子經曰知
 之此今平聲字也論語曰知也者所以知也爾雅說文智智字墨子經曰知
 末知字亦音智字也論語曰知也者所以知也爾雅說文智智字墨子經曰知
 者智也王念孫以為古書智字易注為引傳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作智據墨子他處及管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淮南子
 諸書有以智為知者及管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淮南子
 殆不然矣何休以為不音字音義互得通借疑其本無定字
 言日有食之與傳義相發而說文則曰有字不宜有也春秋傳
 日有食之與傳義相發而說文則曰有字不宜有也春秋傳
 為不宜有蓋依放一月又聲其引義而失之至以月食日食有
 之本義則與往其不可知之一義適相刺謬必非蒼頡作書之
 指矣許氏書往其不可知之一義適相刺謬必非蒼頡作書之
 秋書日食不書月食史法之舊也案詩小雅曰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猶常也何不臧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曰月而食則
 常也此日而食猶常也何不臧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曰月而食則
 義齊履謙以爲常者謂常數時月食乎此言似是有術可推故春秋不
 書夫安見古人必不能推日食乎此言似是有術可推故春秋不
 二十一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補曰史記名宜曰幽王太子或作宜

亦同矣王崩九皆日不補曰崩梁山厚曰崩子沙鹿崩補曰墨

書葬例在莊三年傳也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補曰何休曰崩大毀壞之辭卒猶終也其

崩之何也補曰問魯春秋以其在民上故崩之書崩君子從

而取義焉何休曰其不名何也補曰據諸大上故不名也夫

為天下恩痛王者其不名何也侯卒名大上故不名也夫

最上之稱即上文在民上也天下一人故不必名又不敢斥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文三年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恩深

楊時曾問程伯子伯子曰聲子而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

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為正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

也是意也不書名疑其譏世卿補曰案譏世卿者公羊之義傳無

赴故略其名而不稱尹子者實內諸侯不得稱爵以卒劉卷卒

亦不言劉子卷也傳言大夫當是上大夫上大夫者卿也尹

氏為卿故有世卿之說○公羊於尹氏齊崔氏並曰譏世卿

世卿非禮於黑肱來奔曰大夫之義不得世五經異義載公

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害賢路專政犯君故經

譏周尹氏齊崔氏也穀梁傳本無此意異義云爾者穀梁家

依放公羊為之也左傳隱八年眾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異義載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也文為大

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如左賢才則復升父故位也文為大

氏與公羊有同有異而左氏為備言卿大夫世位又論世功

命曰士無世官皆其證也言子世父祿賢則世位又論世功

官族是其異也商書盤庚之言曰世選爾勞子不絕爾善周

易訟六三曰食舊德許慎以為父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

食舊德者謂食父故祿詩文王篇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毛

傳曰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鄭箋曰謂其臣有光明之德

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又緇衣序曰美武公也父于並

為周司徒毛傳曰古者臣有大功世居卿士之位焉又于旌曰

祿外諸侯嗣又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但得世祿諸侯又曰諸侯之
大夫不世爵祿蓋謂天子之大夫但得世祿諸侯又曰諸侯之
祿不世疑公羊意亦相得是一大夫之說也大夫諸侯之大夫并
法本與世建相輔故子得世父祿賢則并世位其有大功德
者則世世在位所以差別取舍貫聯邦家天子諸侯實無異
制溯夫盤庚之誥則知周因於殷禮所存春秋以來尤唯貴世
臣是賴雖以罪誅皆不絕世積貴所在人望有歸陳亮嘗言
孟子以君為國必有世臣至齊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
或使人君皆得魯季友叔肝齊高子之倫而後用之則亦何厭
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天下不可知之際哉愚謂陳氏
此論最為明通設以夫子為政於天下亦必仰稽前典俯順
時宜庶姓雖參世臣自在作經垂訓何轉致穀梁子解末
穀梁大夫言司馬為祖之位此正春秋不譏世卿之驗而漢世
及始皇而世國與世家並廢天下大勢於是國獨秦無世臣沿
後世情事則必以古制為疑傳既隱約三朝記等又不備故
詳論焉公羊之書言母以子貴言大夫不世及國等又不備故
君九世猶可復讐之等皆秦人之法戰國之論也外大夫不
卒此何以卒之也補曰口不卒者經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
而卒之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

為魯主公羊言諸侯之主文異意同此君子之取義也史亦
有此意而傳不論史也辛卯與庚戌相去四十二日王喪既
赴而魯弔四句之內來往千里喪事尚急則然矣王子虎劉
卷不日此以其新為魯主恩深故仍史文錄日所以盈隱文
秋武氏子來求賻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武氏子者何也天
子之大夫也補曰左氏後五年傳尹氏武氏並稱武氏亦上大夫歟天子之大夫其稱
武氏子何也補曰何休曰据宰渠氏官未畢喪孤未爵平王
在殯補曰五五斷仁謂之畢喪三年問荀子書皆曰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而畢是也孤謂新君未爵者未爵命公羊曰父
卒子未命謂武氏子之父已沒亦新嗣為大夫而新君未爵
命之也未爵命不得稱其父已沒不得稱武氏子也任叔之子繫其
父字此直言氏明其父已沒不得稱武氏子也任叔之子繫其
之為緩辭詩言彼留之子易繫辭傳言顏氏之子彼等皆是
便文非春未爵使之非正也補曰使之非正其不言使何也據桓
秋文例來求車稱使父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補曰猶
年天王使家父無君也公羊云未君也未葬未踰年皆不稱
王蓋亦當稱子矣天子諸侯並是以世歸死者曰贈歸生者
子繼父則其辭宜同此包毛伯言之

曰賻補曰士喪禮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疑傳賻字亦當為贈荀子曰玩好曰贈也凡傳發例或有連及經外者而觀下注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喪事無求而有則范本已誤正禮恆事不志歸賻歸含歸綖志者為歸妾母又不及事耳求所以為非正者公羊曰喪事無求蓋通于下何休曰禮本為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文烝案求者徵求也定元年傳曰請也言使之求賻又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歸為正況諸侯於天子求補曰何休曰譏猶譏也為非正況天子於諸侯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補曰得不得非已能主明皆交譏之補曰何休曰譏猶譏也非正如求婦之屬亦是也文烝案凡書譏者與非刺意皆相近疏曰交猶俱也指事而書則周魯之非俱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薨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鄭君曰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云不

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無老無幼皆以成人之稱亦所以相尊敬補曰注天子曰崩十四句本杜預釋例引鄭君者駁五經異義文也見雜記正義大夫曰卒對文別言之卒也壽考曰卒散文通言之卒也二說當兼之八年傳以不名為卒從正也生不得名卒得侯既世國名所以別之公羊言卒從正也生不得名卒得名者蓋春秋於內為臨一國之言從大上之例於外則亦臨天下之言也釋例言葬稱諡而言公順臣子之辭者生有五等沒則壹申其臣民之稱公羊言葬從主人是也終春秋書卒者十八國宋衛蔡陳鄭齊晉卒葬兼備大國例也曹許從大國例者也邾薛杞前不葬後葬小國例也猶一見隱篇故亦不葬也滕秦前不葬後葬諸侯曰卒正也宋繆公者宣公楚莒吳不葬皆夷狄例也諸侯曰卒正也宋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之立繆公蓋時事宜然所以為正凡自世子適子外或立長庶或以賢或以卜或以弟及或以孫繼諸宜為君者皆謂之正天子諸侯其制悉同傳之言正者如此注專言承嫡非也諸釋經言正也者謂常理常例而諸侯卒之為正又兼有嗣立正不正之義故後傳屢言之而注家據以為說古人文辭簡渾大夫曰卒正也諸侯曰卒正也葬時正也固無須分別耳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傳例曰外盟不日石門齊地

前盟密引例張洽曰隱十一年之閒盟而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案杜預曰來告故書馬驕曰國之大事曰會盟曰朝聘曰征伐曰滅取曰奔違曰死喪曰弑殺曰災異必有告赴史乃承而書之文烝謂外相朝聘不入例奔違下當加歸復

癸未葬宋繆公

○撰異曰繆本亦作穆左氏作穆案繆者假借字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

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他皆放此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也弔會之事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矣但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矣若存沒隔絕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弑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脩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弑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亡國之君喪事不成則不應書葬失德之主無以守位故沒葬文傳於宋

襄公著失民之咎宋其公發非葬之閒言伯姬賢而不答其公不能宏家人之禮然則為君者外之不足以全國內之不足以正家皆所謂失德而終禮宜貶者也於時諸國多失道不可悉去其葬故於二君示義而大體明矣補曰凡傳言故者皆謂變故俞樾引楊倞荀子注曰政事變也是也葬具月日知其有變故不為正矣而日葬尤為危不得葬甚於月此所以為危文者繆公逐其子馮而立其兄子與夷卒致弑逆其理危也危者危與夷與公羊略同書葬者魯使卑者往會葬孔穎達曰位賤非卿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為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王某公若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之類遣卿行者皆書使名也何休曰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傳例曰取邑言圍邑皆有所見伐國不言

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為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補曰注引易辭例在莊九年傳舊史伐國及取邑皆月內取邑又日君子略之從例傳曰案全傳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於師而聞之於傳者補曰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一

三

子雜記之書乃皆聞諸夫子者穀梁子直用其成文故特言
傳曰以相別當亦聞之於師也春秋繁露稱閔子貢子夏
會子石公肩子世子池之倫皆論春秋或當時諸子皆
有書也古書通稱爲傳非必說春秋之專書猶儀禮喪服傳
引傳亦非必說喪服之專書也喪服傳稱傳曰者六其一乃
在記中竊意記出夫子前傳出七十子後所引舊傳則出七
十子與穀梁言伐言取所惡也既伐其國又取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
惡補曰舊傳發經通例也謝湜曰伐而戰雖有功不若伐
而不戰之爲善也況戰而無功者乎伐而入雖有義不若
伐而不入之爲善也況入而無義者乎伐而圍雖有義不若
若伐而不圍之爲善也況圍不以直者乎伐而取雖以直不
不若伐而不取之爲善也況取不以直者乎凡諸侯相伐取
書伐於前而書戰入圍取於後皆甚其惡也
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春秋之始補曰公羊義同注亦用
內外諸取邑史必備文君子於外取邑皆略去其存之者欲
以見義外圍邑亦然汪克寬曰隱公以後爭地爭城般人盈
野諸侯城邑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左傳言取地而經不書
取者甚多蓋以擅興殘民爲重而土地之攘奪不暇論矣汪
氏益本陳傳
良趙汭說

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

弑君曰與不日從其君正與不正之例
也祝吁衛公子○撰異曰戊申汲古閣

左氏作庚戌誤也祝左氏公羊作州下同爾雅祝州本古音
同也漢石經公羊殘碑十一年傳弑作試字白虎通曰弑者
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同事可稍稍試之陸
淳纂例曰殺君公羊皆作弑君案纂例皆本啖趙據此條則
啖趙陸所據殺梁左氏無弑字諸弑君皆作殺如字下同此經音義
釋文元年傳音義曰弑申志反又作殺如字下同此經音義
曰弑音試舊作殺注下同昭十三年音義曰凡弑字從式傳
本多作殺字左氏此經音義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
之例皆放此然則啖趙陸所據殺梁左氏即陸德明所見又
作舊作多作之也本也竊意古祇有殺字而上殺下及敵者相
殺讀殺短言之下殺上讀殺長言之其字則皆從殺省聲或又
字穀梁左氏經傳所用也弑者後出之字凡六藝羣書在公羊前
者皆有殺無弑也其參差混亂并公羊中字亦不畫一者皆
寫本葉本之失也釋文通部說此二字雖詳未能各從善本
唯陸淳獨得之而此字有兩讀無兩字伯冲亦未知之今知
必然者宋弑與夷捷晉弑卓皆有及大夫文傳與左傳皆言
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明堂位言魯君臣未嘗相弑其字皆
姑沿用之而著其說於此完本又作兒字體之異大夫弑其

君以國氏者嫌也

凡非正嫡則謂之嫌補曰謂非正嗣也嫌

本作嫌字云嫌或為嫌王引之曰嫌亦嫌弑而代之也補曰

字也文烝案凡傳言嫌者猶公羊言當國

曰取國者稱國以弑

三年傳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例時及者內為志焉爾元年與宋人盟

之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日內為志非不期也然則遇

有二義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盟遇禮異故重發以同之文

烝案范言有二義非也凡遇皆是期而會八年傳言之此

略耳內為志者彼來遇我及之是我為主矣若是外為主

則當言公遇宋公于清不當言及春秋內書遇四無不言及

耳遇者志相得也

補曰得如得大子適郢之得相得謂相親

而後聚爾雅曰遇選也見也又曰偶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補曰君將常文皆稱君皆不加言帥

衛使公孫文仲將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補曰左傳曰秋諸侯復

而鞏會之經文鞏者何也公子鞏也補曰桓三年其不稱公

自明故傳不釋鞏者何也公子鞏也補曰桓三年其不稱公

子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補曰注

貶之也杜預曰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貶皆去族稱名記

曰杜自用左傳何為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補曰與即豫

說不宜引為注何為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補曰與即豫

記子有吉我與在古文作豫鄉飲酒以下古文其字皆同論

語有天下而不與白虎通作預貶義公羊同謂後年事豫貶

於此也案易文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韓其父非一朝一夕之

秋之記臣殺君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漸

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濮陳地水名補曰孔廣森以為衛地近今淇縣衛靈公之晉宿濮水上是也季

本王夫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江永略同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有殺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補曰傳解本經之

謂也案傳稱桓弑隱百姓不能去無王討之也而鳳韶引周禮大司馬放弑其君則殘之以為王得討之眾欲殺之不得殺之與

弑逆而稱人以殺則亦孟子所謂國人之殺之故也罪非陳遷鶴說同甚失其義王討之者正以眾欲殺之故也罪非

於市與眾棄之也孟子言用舍殺三事於殺獨多一句又有故曰之文知國人之殺之為祝吁之挈道不書氏族提挈其名而

古語而傳義不可易矣案墨子經說曰是提挈之稱范則以為單挈不具足之辭文烝

同失嫌也非也以國氏者嫌文也挈者失嫌之文也所以得失者為其月謹之也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

其既殺也補曰舊史討賊皆月君于濮者譏失賊也即討乃之緩慢也補曰舊史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

子改從時例齊人殺無知是也令至濮補曰殺於國者亦無知是也

立納入皆纂也大國纂例月小國時補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曰左傳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注本何

休衛人者眾辭也補曰猶言殷人立者不宜立者也嗣子有

不言立補曰易稱利建侯左傳載衛之筮曰嗣吉何建建非嗣也故自人言之曰立某知皆不宜立宜立者則自君言之

曰公即位矣依鄭眾周禮注古者立位同字晉之名補曰名古文經公即位皆為即立傳二解公羊並同謂直名

為挈文不惡也惡謂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子朝稱尹氏得眾

言公子惡也也補曰公羊曰眾之所得眾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

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雍曰正謂嫡長也夫多

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向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

嬖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補曰疏曰言春秋者得眾而言立恐理不相合故廣稱春秋以包之文烝案正者謂世子適

子長庶子也賢謂庶子之賢者也無太子適子則立長庶子長幼鈞則立賢賢鈞則卜左傳所稱周制實春秋之義諸侯

固然天子亦然不得以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為難文王乃聖人之權當勅業之世非常例矣又魯自伯禽以來一生

是書經召賣扁穀梁補注一

是書經召賣扁穀梁補注一

長洲彭清鰐校
元和顧光昌校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傳例曰公往時正也正謂無危事耳棠魯地補曰公羊曰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劉敞

曰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言如竟內不可言如劉說是也左傳以如棠出上史例非經例

注引往時例在莊二十三年傳何休
曰觀例時○撰異曰觀左氏作矢
傳曰常事曰視
類是

非常曰觀觀魚之類是補曰此引舊傳文知經文舊禮尊不

親小事卑不尸大功尸主補曰兼言以魚卑者之事也周禮

中士下士補曰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也傳出經魚字而說之
魚卽鱸魚導字說文曰鱸捕魚也从鱸水漁篆文鱸从魚石

鼓文鰈鯉處之君子濤之又从魚寸此經傳作魚字周禮作鰈字鮒字亦作魚字皆一字耳左傳曰觀魚者孔穎達引

說文以爲捕魚謂之魚魚者猶言猶者音義云石亦作漁
依石鼓處溥爲韻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漁讀如論語之

穀梁補注二

一

語相語之語周禮音義敷又音公觀之非正也御知此字音與水蟲本音異補曰非禮

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有祝呼之難故十五月乃葬補曰

例故重發之文烝案觀其謹月知其有故此故自指祝呼之葬難桓公葬緩而言而非以緩葬為故也有故者或亦五月而

秋衛師入郕○撰異曰郕公羊作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

者邑今是國郕國也補曰文與入向相似故言郕以別將卑

師眾曰師書其重者也將卑謂非卿補曰此發全經內外通

卑師眾者未有將卑師眾而後始稱某師師文以前亦稱

師將尊師少內通稱某師外則文以後始稱某師師文以前亦稱

公羊之例為定某西說近之矣然則文以外前稱將文以前稱人將

或尊或卑此之稱師也必將卑傳但舉通例大稱師者其將

率如此惟如齊桓之稱人稱師晉襄之稱人楚靈之稱師晉

趙盾之直稱師直稱將晉宋之別於衛而稱師齊宋之繼公

而稱人則皆是特為變文傳當文一言之猶有不著於傳

者固當推而知矣燕曹虞諸小國無師又無大夫苟非君將

則無論將之尊卑師之眾寡皆以稱人為常荆徐吳於越戎狄淮夷

國同文無論君臣亦皆以號舉此其各有等差又皆與盟會

無文相準也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春秋之謂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莊二十三年

尊卑其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補曰

之以絕也絕者即傳所謂緩辭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補曰

謂宮成而祭以成之也路寢之屬初成則設盛成之為夫人

也立其廟世祭之成夫人之禮補曰謂成之為夫人之宮也

仲子則夫人之宮矣生而加夫人之稱曰用致夫人沒而有

夫人之廟曰考仲子之宮皆識辭也注言立非也說見下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不得自奉宗廟故

子者長子之子於子祭於孫止貴賤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

傳又小記及雜記妾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中一以仲子
上從其昭穆之妾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為壇祭之

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

此服竟乃脩之補曰疏曰此所以書者惠公雖為君其母惟
當惠公之世得祭至隱不合祭之故書以見譏也立者不宜
立也不言立者考不譏立也文烝案仲子之宮惠公時所築也
隱之故止譏其考不譏立也文烝案仲子之宮惠公時所築也
例所當志此脩而考之非隱始立之疏非也脩舊曰新亦變
明此是脩成而考之與凡考廟小異注凡訓非為
責者非誹同用墨子經曰譽明美也誹明惡也

初獻六羽

羽翟羽舞者所執獻者下奉上之辭作之於廟
也遂以為常補曰公羊兩雅夏小正穀梁子曰言穀梁子者
其意也補曰自著穀梁子者猶孟子書自稱孟子莊子書自
稱莊子又其先則曾子承夫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
子之意作孝經自稱曾子承夫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
四佾八佾大也八六十四人也並執翟雉之言列八人為列又有

八象八風諸公用六降殺以兩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千在
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補曰王引之曰夏蓋五色羽
之名也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
其色以夏狄為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也總名其類有六曰
翟曰搖曰翬曰翟曰翬曰翟曰翬曰翟曰翬曰翟曰翬曰翟曰
謂此也文烝案注言每佾必八人與馬融王逸蔡邕高誘服
虔韋昭等同白虎通何休杜預六六四四之說非也宋書傳
隆論之不言六佾四佾并上釋初及釋獻第一句皆本何休
獨奏文樂疏謂徐邈亦同也諸公諸侯者公羊以爲天子三
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如公
羊說蓋諸侯包伯子男矣傳及公羊并下戶子說皆不論大
夫士儀禮少牢特牲禮並無樂舞而左傳載眾仲語天子八
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非禮之正故劉敞疑之也凡禮自天子
至士降殺以兩者不殊諸公諸侯其不及大夫士者則諸
公異等故如六佾三佾之類皆降於天子而崇於諸侯初

獻六羽始僭樂矣

下犯上謂之僭補曰何休曰僭齊
尸子曰

補曰傳稱尸子曰者二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有尸子二十
篇班氏自注曰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執死佼逃入蜀又
史記孟荀傳曰楚有尸子裴駢引劉向別錄曰今案尸子書
晉人也宋翔鳳以爲晉與魯形近而誤魯爲楚滅故史記以

為楚人阮元又疑傳所稱之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

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

言其始降補曰疏曰凡言初者有二意若尸子所言是復尸子

之初也若初稅畝是議事之初文烝案如注疏之意六佾但

當言近正耳言復正非也廣雅曰烝案如注疏之意六佾但

未能用四佾郭璞引傳為八佾是始雅曰烝案如注疏之意六佾但

雅屬作也郭璞引傳為八佾是始雅曰烝案如注疏之意六佾但

為屬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尸子之引之未得厲字或當訓

以八佾為正魯用六佾則僭為厲也尸子之引之未得厲字或當訓

公羊曰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孔廣森曰春秋內

羣公之宮已備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

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僭八羽可知故

推見以至隱此之類春秋

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

螟禮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補曰劉歆蟲災也杜預曰

以蟲食苗心者羅願引漢孔臧夢蟲賦爰有端蟲厥狀似螟

為蟲食苗心者羅願引漢孔臧夢蟲賦爰有端蟲厥狀似螟

節賊食根蟲經唯

書螟者散文通矣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甚則月不甚則時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杜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自

彊孝公子子臧諡曰僖伯杜因左傳有葬之加一隱不爵命

等語故於此說其義范引之宜在元年益師卒下

大夫補曰其義見下九年傳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

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于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

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

衛成公使周欽治厘為卿皆先服卿服公祀先君而命之又

鄭成公卒子駟稱官命未改孔穎達以為先君既葬嗣君正

位乃得建官命臣晉平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是其事如孔

說則似舊有命者嗣君皆須改命但平公於既葬即位後即

烝祭改命非正禮當然正禮在其曰公子彊何也

三年喪畢後三年傳所云是也

公子補曰無佞或說是貶又非

公子注非也當云據俠不氏

先君之大夫也

故不爵命大

為大夫而氏以公子乃先君之子也凡史書卒者皆在大夫

穀梁補注二

四

位隱之大夫雖在位而不爵命故史不書其氏而經因之但
無佞氏爲展俠亦非公子皆可以不氏見其不命疆之氏則
爲公子稱又爲繫於先君之子或爲先君之子故既爲繫於
今君之稱又爲繫於先君之子或爲先君之子故既爲繫於
大夫是爲先君之大夫既親且貴今君雖不命之史不得去
其氏經亦因之也傳於此言則明益師亦同於彼發全經
日不日之例於此說隱篇稱公子之義互相明也然則事故
益師倘是今君之子固當去其公子之義而隱必無其事故
知無佞俠必非公子鞏則爲貶也若自隱篇而外唯溺一貶
鞏不復貶餘悉以公子鞏則爲貶也若自隱篇而外唯溺一貶
二十二年傳稱公子之重視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
貴不減大夫故雖不爲大夫視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
公子憖非大夫故雖不爲大夫視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
又陳公子禦寇未命爲大夫曹公子偃等亦未必皆爲大夫
大夫之國此類皆稱公子而范謂公子手莒公子意恢皆在無
子倍經反傳後儒多用其語謬矣凡經傳中列國言大夫者
皆卿也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卿即上大夫故謂卿爲大
夫天子亦以上大夫爲卿故周禮序官有卿有中下大夫則
無上大
夫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圍例時補曰常例言圍者皆圍國
何休曰以兵守城曰圍疏曰此爲久圍故謹

而月之耳或解上文日月者爲公子疆卒不伐國不言圍邑
爲圍也文烝案舊史圍皆月君子略書時伐國不言圍邑
此其言圍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不言圍
不言圍故何注據伐於餘邱文范襲之久之也宋以此冬圍
非也末句本襄十二年傳得之此常例久之也宋以此冬圍
乃取之古者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
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
補曰久之者言春秋以爲久也墨子經曰久彌異時也注以
重命愛財說不踰時義其說未備詩曰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毛傳曰室家踰時則思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則內有怨
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
女外有伐不踰時補曰言不越三月也此說正禮明朱不怨
曠夫戰不逐奔補曰司馬法曰逐奔不誅不填服來服者不
時不踰戰不逐奔補曰司馬法曰逐奔不誅不填服來服者不
補曰王引之曰誅謂殺戮非特填壓之而已填讀爲殄謂殄
戮之也爾雅曰殄服猶言不殺降作填者假借字耳毛詩傳曰填
盡也爾雅曰殄服猶言不殺降作填者假借字耳毛詩傳曰填
以聲近而通文烝案此言戰誅亦有仁心因論伐并及之苞
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賊去之則可還反

樹木斬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故其為害重也補曰王念孫
曰注訓苞為制非也苞讀為俘俘取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
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爾雅曰俘取也漢書晉灼劉德
注曰包取也說文俘引取也或作抱凡從包從手之字多以
言拘而通文烝案詩采薇正義引穀梁作拘字僖四年疏亦
言拘而通人氏今姑從王說人國言斬樹木者古者列樹以
害之輕重本鄭君釋廢疾見疏其威有所不壞依傳義也注
秋說題辭曰伐者釋廢疾見疏其威有所不壞依傳義也注
害之輕重本鄭君釋廢疾見疏其威有所不壞依傳義也注
俘毆又斬壞故為重耳古書釋名實亦不然傳言斬壞謂既
饑饉荒與傳襄二十四年之文相出入其最著者矣此爾雅
釋經例即凡古之侵伐者如易言利用侵伐書言侵于之疆
殺伐用張亦大率皆同所謂兵者民之殘於是見之趙匡陸
渰駁之斯不然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左氏撰異曰輸者墮也補曰公羊同詩曰
墮謂敗壞也又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墮幣馬服虔曰墮輸也
則輸與墮可互訓輸又與渝通朱子引秦詛楚文曰變輸盟
刺平之為言以道成也韻為訓曰公羊爾雅同以道者即宣十
五年傳來輸平者不果成也伐鄭故來絕魯壞前平也補曰
云反義

孔廣森曰蓋自翟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成而不果
若所謂平莒及邾莒人不肯也文烝案墮平亦稱人
有兵事平例稱人故來墮平亦稱人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隱行皆不致者明其當
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
正君書勞策勳杜意隱無告廟飲至之事史不書至此即大
夫不爵命而不氏之比也范意似謂史書至而經去之經本
不正其讓成志之文止可一見不當屢見則知注意非也又
此注當移於後文伐邾會中邱
下經例凡離會本以不致為常

秋七月

皆放此補曰傳在後九年

冬宋人取長葛

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
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可知故不繫之鄭補曰何休曰不繫
句作故不言鄭也言取者從易辭例兵已經年得為易者於
圍文見難於取文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與上傳
見易互以相明
久之合為一義明經意
深疾之故牟婁後又志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嫡至紀歸者待年於

也從年不與嫡俱行非禮也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為言送

姪期遲歸有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

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韓侯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

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注本之凡姪娣

從嫡而歸書此後更無不與嫡俱歸之事者或史文惟此一事

或歸故書此後更無不與嫡俱歸之事者或史文惟此一事

二十之說與何休同又云八歲備數也言娣又言媵者姪

娣從嫡皆謂之媵與左右媵無異名江有汜之詩序以為美

注親逆例時二句已見前此處無所取義殆未可據其不言逆

何也據莊二十七年其慶來逆叔姬言歸當言逆逆之道微無

足道焉爾逆者非卿補曰此二句與上二年伯姬歸紀傳莊

微謂君不親逆無足道者謂使也此及莊二十五年以不言發義

逆發義微謂逆者非卿無足道者謂使也此及莊二十五年以不言

諸內女見例即成九年伯姬歸宋逆者微之意皆是為嫡而

不言逆之事此則為娣娣或不須卿逆明三處之義各不

同也方苞曰有履綸之逆而後知叔姬之為媵是謂二

年言逆之文以別乎叔姬特存之說似可通其實非也

滕侯卒滕侯無名其名不通於外耳說在下少曰世子長曰君

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戎狄之道年少之時稱曰世子長曰君

責滕侯用狄道也補曰孟子曰世稱滕文公為世子不以名通於外故

曰無名非謂不作名也孟子曰世稱滕文公為世子不以名通於外故

薨世子使然友問孟子曰公岐據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廩其

子元公宏疑其即定公文公明滕世子實有名矣有考公廩其

稱其名當時滕侯用狄道以為尊公世子此滕侯宣成篇滕子

也若其名不正而為君者其初固曰公子某皆以名通傳篇嬰齊

之執昭篇以後原當結其初固曰公子某皆以名通傳篇嬰齊

夷禮匿嫡之名當是傳聞之誤也公羊釋秦伯卒以名通傳篇

傳義原寧結虞母四君適皆不耳此及宣篇正而不日成篇自

舍其狄道春秋無文以別之卒耳此及宣篇正而不日成篇自

而日以後不言不正皆此者滕之卒以前不日為詳略皆從

夷狄例不言不正皆此者滕之卒以前不日為詳略皆從

則望文可知也不名皆不葬者蓋君子長庶之等或為世子通

以長嫡釋正依傳世子之文凡嫡子長庶之等或為世子通

得包

之

夏城中丘邱魯地中城為保民為之也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

不脩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補曰立城之始意在保民脩舊

案國語注曰保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范以安訓保今

守之說文曰城以盛民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民夫保

德不說城也如城以盛民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民夫保

者舊有城而廊之舊無城而營之皆是也上注言高下益城

者疏引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

制九雉門阿之制以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

制是其高下也先儒據考工記天子城方九里推之以為公

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疏又引左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中五之一雉雉長四丈高一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為雉

五堵而雉雉長四丈高一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為雉雉

長三丈凡城之志皆譏也此發凡例施之於城內邑補曰譏

高一丈凡城之志皆譏也此發凡例施之於城內邑補曰譏

制也史書內城皆是益城脩舊補完有國常事非史所志

非經所譏也諸譏城者惟冬城較可義在莊二十九年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補

其記曰久無事則聘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周禮

大行人大戴禮朝聘儀並云諸侯歲相聘問殷相聘聘鄭君曰殷

中也孔廣森曰中如中一以上之中謂甲聘丙又聘何休曰

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

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凡言其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

休曰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

之以絕之所謂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禮非始封之君則

以正名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禮非始封之君則

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次通者自通達於他國也喪

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君之子不臣諸其弟云

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庶補曰臣之親貴者殊別於凡

日叔胙稱弟傳云賢也此年稱弟傳云昭其貴者則稱弟有

二義文烝案傳於段侯夫謂之母弟又昭二十年傳曰其母

兄母兄也足明凡稱弟者皆母弟矣左傳例曰凡大子之母

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又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數語義最

明白公羊曰母子不在曰弟又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數語義最

公子宋之辰地是其明徵稱弟實不止二義見莊二十五年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補曰書王聘義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凡氏伯字上大夫也補曰左國而

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尊伐一人而同一國

之左傳稱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非謂凡伯惟有一人大戎者

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邱衛之邑也

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侯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

猶懼不敬今乃執天子之使無禮莫大焉昭十二年晉伐鮮

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為戎者伐中國

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補

曰疏曰麋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范意

或然文烝案自伐山戎以前戎名皆不別此戎即衛之戎邑

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莊公登城以望不見戎公踰于北方入于戎

何戎之有焉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又公踰于北方入于戎

州已氏又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彼時莊公在帝邱是

帝邱北接戎州也帝邱為漢之東郡濮陽縣鄭志答張逸問是

詩楚宮云楚邱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濮陽縣鄭志答張逸問是

璠云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即衛

之楚邱是帝邱西南接楚邱也詩稱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虛

者潛虛左傳作曹字是楚邱又接曹邑也漢之濮陽今直隸

大名府之開州也曹邑為漢之白馬縣今河南衛輝府之滑

縣也開州之西南滑縣之東數十里內乃楚邱所在隋嘗於

濮陽置楚邱縣後改名衛南縣今其廢縣在滑縣東六十里

春秋楚邱約略在其處也戎州者蓋南接帝邱而西南附屬

楚邱同為一邑凡伯自魯聘還衛之戎州人攻而執之或未

聘時奪之幣而執之若為直文當言衛伐凡伯于戎衛伐不

可言也戎伐猶可言也故變言戎伐而貶衛為戎之義存焉

故傳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既

言戎伐故下文變言于楚邱故傳又解之曰楚邱衛之邑也言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地補曰左傳以為犬邱王夫之

此既諱獲猶不名者王臣非諸侯比也

多通言以便文者故此傳以執為獲也

之辭書有之執不可通言較執為重可通言執古人之為文辭固

文非甚賤辭以者不以者也義在哀七年傳愈勝也此執猶

音同垂而不期而會曰遇補曰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至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則行會禮然則傳所謂不期有禮相接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行會禮然則傳所謂不期有禮相接既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凡有所歸例時鄭邑補曰此請以邴歸皆史文之舊也月者為下入日疏曰一解以擅易天子田故謹而月之○撰異曰邴左氏作祊下同案古枋柄仿皆

字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謂惡鄭伯也凡歸天子邑補曰稱人者皆是卑者非大夫此不稱鄭人明宛是大夫大夫當氏今直名不氏明惡鄭伯而貶之猶云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公羊以宛為微者非也

庚寅我入邴徐邈曰入承鄭歸邴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則非卑者文也傳例書來者皆接公之文明得承上顯公矣崔子方曰見鄭伯雖來歸之而未定於我待我入然後定也

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易田曰入惡入者也與兵入異故重發以明之

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補曰謹日以惡之今音讀去聲字也惡下入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

亦廢朝觀之事故鄭以湯沐之邑魯朝宿之田也諸侯驕慢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

預謂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注言湯沐公羊文言沐浴何休注文引許慎者五經異義駁公羊說也見王制正義傳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呂本中集解本俞集傳釋義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嫌爵異故重發以明之舉此二者足以包宿男卒

辛亥宿男卒補曰宿亦書日則日正不日宿微國也元補曰明與

異未能同盟故男卒也補曰男卒謂不名薛伯杞子四秦伯同義也未能同盟所以不名者以其

情疏而不親彼既赴我則但略記其卒雖知其名不欲詳之也若然秦康公共公亦未同盟得書名者彼時秦與魯稍親故與桓公景公哀公惠公以情親故也傳以盟是國之重事言多有未同盟而名者皆以情親故也傳以盟是國之重事言同盟未同盟足見諸國交好之合離當時恩義之厚薄要是大概言之不得膠執同盟二字據他經以難傳而實失傳意也不書名為未同盟左傳亦同但左氏於滕侯卒發例云凡諸侯同盟死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又於杞子卒發例云凡諸侯同盟死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此二條皆不可通於穀梁據雜記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此於諸侯未必名趙匡所疑是也凡不名者蓋皆因史之舊宿薛杞不葬者或魯不葬或史以微國而略之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宋序齊上王爵也瓦屋周地補曰杜預曰齊侯

尊宋使主會杜是也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十九年夏此亦齊僖小伯之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不日補曰凡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曰之也蓋春秋之始也補曰曲禮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兩謂之離三謂之參三以上皆為參王元杰曰前猶兩國交盟今三國合黨馴致列國同盟矣前此會盟各於其竟今在王畿

馴致翟泉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抗盟矣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詰誓不及五帝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五帝之世道化清備不須詰誓而信自著補曰尚書大傳言六誓五詰謂甘誓湯誓大誓牧誓費誓秦誓大詰康誥酒誥召誥湯誥此枚氏古文新增之篇若數湯誥又當數仲虺之誥當云八詰知疏說非矣范增之篇若數湯誥又當數仲虺之誥繫史記五帝本紀白虎通說也白虎通數三皇於伏羲神農外有燧人或云祝融鄭君中候注依運斗樞易以女媧而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某氏尚書傳序皇甫謚帝王世紀則以犧農黃帝為三皇少昊至舜為五帝是皆以五帝應有少昊今案五帝德乃夫子答宰我語豈容違異魯語展禽曰黃帝祭法亦同則五帝無少昊其財顓頊能脩之帝繫及晉語黃帝之子有兩青陽先儒說已姓之青陽即元囂降居氐水為諸侯者或稱金天氏者一也後姓之青陽即元囂而實不為帝歟逸周書嘗麥曰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而山氏海經稱少昊之國盟詛不及三王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氏有命周武王有盟津之會眾所歸信不盟書左傳曰盟諸僖閱詛諸

五父之衢杜預曰詛以禍福之言相要陽虎盟季桓子又盟公及三桓盟國人均皆盟而復詛先儒以為詛小於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也凡盟書所以告上下庶神詛亦告神事略相類注夏后三句并下齊桓二句皆昭四年左傳文彼文夏后作夏啟會作誓又云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周禮有司盟之官邦國有疑會同則用盟又當從左氏說於禮得盟今案傳之許慎異義及鄭君並據之謂也或欲通此傳於周禮謂司盟但據時事謂為周禮正是王制不得謂在三王之外左氏所論但據周禮而晚周改作漢初采集皆當有之先儒之辯論多矣而趙匡言盟誓不必在周季世皆意所見聖人豈先立此官張子言周禮明以依神本不言盟國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于岐陽與左傳椒舉言蒐顯然不同而內外傳展禽之言或云成王勞周公大公而賜之盟或云王命之曰質之犧牲齊盟謂皆未可據也夫自少皞之盟或云黎亂德民神雜糅咸濟齊盟顓頊受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其後苗民弗靈詛盟罔信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三代脩堯舜之道先成人而後致力於神故禮無盟詛末世有黎苗之德不徵於人而徵於鬼故幽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謂齊為大室之盟而小雅言屢盟出詛矣

桓晉文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補曰質贊也說文解贊字曰以物質錢解質字曰以物相贊此猶今人之抵押也據左傳春秋之初有交質子至二伯乃不用與上句不及同意周代唯有二伯合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韋為五伯凡言周有五伯者蓋非古義應劭風俗通及趙鵬飛家鉉翁趙訪辯之明矣誥誓交質子因論盟詛井及之以參盟甚於孔穎達於晉古文書大禹謨正義以此文為妄且謂穀梁傳漢初始作其誣甚矣

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

補曰重發傳者衛桓葬緩此三月而葬速嫌異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邑

包來邑○來宋邑補曰杜預曰浮來紀

字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稱人眾辭可言公及大夫若

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補曰言公及大夫謂既言公又言大夫氏名也莒本無大夫此論經盟會通例耳非謂盟者非公莒得有不從齊高侯之例稱氏名而沒公也稱氏名不可會人之例不從齊高侯之例稱氏名而沒公也稱氏名不可稱人則可者當如注眾辭義又以人是微者微者不嫌敵公猶周公制禮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士去君遠不嫌其僭

也君與羣臣燕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使宰夫為獻
主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皆以位卑不嫌其偏
也杜預亦有見於此而孫覺嘗論之

螟

冬十有二月無佻卒無佻之名

補曰謂直名不氏未有聞焉未聞者不

之不可爵大夫為是有罪貶去氏族穀梁子不受之於師故
曰未有聞焉補曰非不受之於師師已疑之如下所云或
曰隱不爵大夫也卒若俠或說曰故貶之也若無佻帥師入極

曰是也本不當稱氏貶去之耳傳於入極已發貶義不當稱氏如
後說則以無佻非公子即不貶亦當不氏與益師及疆不同
故以隱不爵之義列於前序經意依違之也貶義已見當從
前說其惡則自於不日見之王引之曰說字
蓋衍文故字亦衍文蓋涉上四年傳而衍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

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

王季子來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嫌與同故別之也補曰
注非也姬姜等是姓祭尹武凡南等是采邑即是氏姓凡氏

皆姓也氏姓與桓二年字謚意略同惠棟以為南季者文王
子南季載之後也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曰南季載南
與周公之周及諸叔管蔡曹成霍康皆地名也左傳列女傳
謂之明季史記作冉季南冉三字並同史公謂冉季載後
世無所見未之考耳文烝案國語富辰曰明由鄭姬蓋明由
娶鄭女而亡又當在此後數十年間也注言上大夫其實或
上或中無季字也元年傳曰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
以言之季字也元年傳曰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
也釋某父之為字也此傳曰季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
為字也周人稱字之法見儀禮禮記檀弓曰幼名冠禮賓字冠
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禮記檀弓曰幼名冠禮賓字冠
伯仲死諡周道也鄭君解某甫謂如宋孔甫及孔子為尼甫
之類賈公彥孔穎達並據禮緯質家積仲文家積叔兄弟不
止四人則唯末者稱季但賈謂周於二十造字時權稱伯仲
其實未呼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若孔子始冠但字尼甫至五
十乃稱仲尼是也孔謂二十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不言至
五十則捨其某字直呼伯仲季定於天冠時必連舉之而不以
玉裁從賈說以為伯仲叔季定於天冠時必連舉之而不以
為五十前之常稱但稱某甫至五十乃稱伯仲某甫又曰某甫
者儀禮禮記公羊注所謂且字也且者承藉於下之辭凡冠
而字祇有一字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
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且字之

說儀禮禮記注各四見公羊注三見士喪父某甫士虞皇祖
某甫少牢皇祖伯某曲禮天王某甫雜記陽童某甫士虞皇祖
一某皆為且字檀弓尼甫為且字定四年宰渠伯糾糾為且
字宣十五年王札子札為冠且字定四年劉卷伯糾糾為且
糾案賈孔二說各有理段氏解且字定四年劉卷伯糾糾為且
糾可從解孔卷皆不可從總之解且字定四年劉卷伯糾糾為且
仕五十而爵位隨年異稱謂斯之制禮二十而冠四十而
限事必不然也命為大夫者而謂其稱謂之辭變多有未
父如祭伯凡伯南季任叔如榮叔如單伯夷伯召伯季子則稱
叔許叔祭仲陳季蕭叔如叔如仲則直伯仲公季季友公弟叔
肝鄭之祭仲陳季蕭叔如叔如仲則直伯仲公季季友公弟叔
直稱父則又稱伯某叔某叔如宋仲則又直稱伯仲某叔如
父連稱父則又稱伯某叔某叔如宋仲則又直稱伯仲某叔如
為疑義而王人父仲某叔某叔如宋仲則又直稱伯仲某叔如
子者亦多凡此六科參差岐異今說伯經傳為字見又傳有內
敢妄生枝蔓矣又據經及他書似伯經傳為字見又傳有內
世稱伯任叔榮叔又據經及他書似伯經傳為字見又傳有內
稱季家父世稱父亦未可知何說也聘問也文補曰聘與問對
小聘曰問其世實聘父亦未可知何說也聘問也文補曰聘與問對
義爾雅荀子毛詩傳皆同也聘諸侯非正也結諸侯之聘以

殷親以除邦國之懸閒問以論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
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
曰注首周禮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
說天子無下聘義引周禮斷之如此見王制正義與公羊
說同故范疑傳不合周禮其觀夏宗不合也案周禮大行人
戴禮朝事儀皆先言春朝禮其觀夏宗不合也案周禮大行人
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為文次言聘冬遇時會殷禮鄭曰
禮鄭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又次言聘冬遇時會殷禮
侯聘天子故墨子說詩云古者諸侯之禮也春秋聘問歸服
亦云文王率諸侯朝聘詩云古者諸侯之禮也春秋聘問歸服
禮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
無聘分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大卿是也曰問與天子問諸
問為聘蓋自夷王以降東遷以別王卿是也曰問與天子問諸
憲章之書因史成文公羊明經大義諸書然矣聘君卑諸侯上
子承師說言之而公羊家因之此正可與大行見非武之故穀
相證而說者誤解時聘之句輒生疑難惟杜謬萬斯大能考
而辨之其識卓矣大氏經之句輒生疑難惟杜謬萬斯大能考
度及凡言古言禮言正者亦皆依周制言之以此類頗為乖
篇合諸傳唯若盟詛征稅之法祭祀田獵之文此類頗為乖

之閒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盛陰厲甚臣有作威之象也孔
又引惠士奇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
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
又雪并在一日之中亮竟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弑之
與隱公同占也文烝竊謂惠孔所言足裨劉義但此等之學
未審傳意如何案傳於蠅生曰非稅畝之災也又於梁山崩
稱輦者之言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君親素縞帥
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又於宋衛陳鄭災稱子產之言曰天
者神子惡知之既而祠焉又於宋衛陳鄭災稱子產之言曰天
言某災由某事所致亦不言某災為某事之兆觀傳所言與
其所不言堯舜澤水警余之心而不宜為警史某日有災之說
蓋春秋之教本是如此故曰子不語怪神子罕言命又曰夫
子之言天道不可得聞而及其言天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夫何言哉簡易切近如此而已鄭若說論語天
道為七政變動之占而荀子引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淮南
子曰孔子作爲春秋不道鬼神史記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
紀異而說不書重規疊矩相爲神史記天官書曰孔子論六
其說而不說之驗也高閭引商書高宗唯雉之變祖已曰惟
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禍福惟正厥事明春秋之旨亦
不異也穀梁子爲經作傳悉本夫子之意公羊異流而同源
故其傳自蠅生以外皆直曰記災記異別無他說與穀梁正

同若左傳則雜采當時之言而意無專主自是史家之學異
乎孔門所傳孔穎達詩小雅及左傳正義說士文伯論日食
曰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
故其言若不可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此讀左
傳者所不可不知矣自漢孝武時董仲舒說公羊於災異百
餘事一推言其應而何休繼之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五行
說時有出入劉歆又自以其意通內外篇所譏范解多采劉
志者煩蕪岐誤大約如史通內外篇所譏范解多采劉向語
以蒐取舊聞志其大者遠者或亦不背傳意而終未敢信也
兩月志正也文烝案傳明雨得正則不日上大雨爲霖審矣
霖自癸酉始至庚辰而轉爲雪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
肅厥咎狂厥罰恆雨說曰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
也

俠卒 ○撰異曰俠左氏作挾俠者所俠也俠名也所其氏補曰
案漢書俠陞顏注同挾俠者所俠也疏曰徐邈引尹更始
云所者俠之氏今范亦云云所其氏則所者是俠之氏族麋信
以爲所非氏所謂斥也文烝案麋氏之意所者斥言爲某氏
之辭猶言某俠也疑麋說是莊三年解溺爲公弗大夫者隱
子溺是魯人相傳云爾俠別有氏魯人失之

不爵大夫也俠不命為大夫故不氏補曰弗大夫謂直名不

明無後亦同矣不爵命而不氏與列國卑者以國氏略相類

諸小國無命大夫者欲目其人則直名亦其比也桓與隱異

而柔亦不氏者柔出會時未命非終不命若書其卒則必氏

也公子慙臧孫紇非大夫得氏者公子之重視大夫紇之祖

父又本世大夫又皆例所不卒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

以出奔特書故稱氏無所嫌也

為君也明將立桓補曰不自成

夏城郎是始書必前此城制猶未備也文烝案此亦舊有城而

益城之證

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四時不具不成年也補曰不

周人書其體例無所拘限桓元年又多二句公羊曰春秋雖

無事首時過則書何休曰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也補曰近齊○會者外為主焉爾補

疏曰重發傳者嫌華戎異故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

補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

之補曰往月例在定八年傳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鞏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世貶之

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營敗例曰與不日皆

故不言戰而以戰為敗文舉其大者也戰然後敗故敗大於

此蓋經改舊史以立例言戰也大猶重也敗重於戰言敗則戰可知故舉重而書

可損去舊文也此與莊十一年同書日義於彼傳發之

辛未取郕補曰孔廣森曰郕本郕子國

齊者為東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三十三年伐邾取

邑史皆曰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營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

故謹其日補曰乘猶因也胡瑗以為十一日之間取其二邑

不日則其實不明程端學引陳岳說甚謬取二邑唐石經磨改作又取二邑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凡書取國皆滅也變滅言取明其易補曰伐取之殺之用

之刺之凡句末言之者皆緩辭例與日有食之亦同也何休曰不月者移惡上三國何非也既不言滅則從伐例故略之亦撰異曰載本或作戴左氏作戴唐石經左氏磨改及音義縣故載國古苗載聲相近故鄭詩箋讀傲載不正其因人之為熾蓄文烝案載國字說文字林皆作載

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其取之補曰注言四國共取

謂取之之上加言伐也因人之辭因人之力所以為易取者易辭取之云者因人力而易取之之辭因人之力所以為易取者易辭取之特主其事今加言伐明欲為主事之文也加伐所以為主事者者如三國言伐載而鄭伯言取載與徐人取舒同文則三國為主事鄭伯亦為主事直言取之但為蒙上不為主事今言伐取之則是既為蒙上又為主事也必主之者鄭伯因人之力全無仁心反得託兼弱攻昧之義罪甚三國不正其如此故三國既主之鄭伯又主之也不蒙乎上無以著其因人之實不主其事無以見因人之為不正是故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而取特言伐焉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如此之屬必是改舊史之文也家鉉翁曰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此春秋初年用法之意也若鄭莊宋殤者可

以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撰異曰郕公羊作盛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

惡入者也

補曰重發傳者前曰郕國也入是易田今是兵入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補曰朝者白虎通謂用朝時見也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曰十是盈數更以奇從盈故言有欲見一者非十中之物也孔穎達引干寶同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禮朝事儀

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禮朝事儀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補曰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祭義仲尼燕居並以爲履鄉飲酒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王制曰考禮正刑一德

以尊于天子朝事儀曰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左傳
 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又朝事儀曰諸侯相朝之
 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
 車委積之以其牢服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
 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卿勞于道君親
 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
 禮樂則德行諸侯來朝時正也補曰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
 脩而不流也諸侯來朝時正也補曰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
 言同時也補曰言謂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獨也本或作特朝
 數皆至也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則同時俱至補曰
 敬葉夢得等以為旅見非也曰也皆至於魯魯則先受之劉
 大國不獲已是以為旅見非也曰也皆至於魯魯則先受之劉
 辭卿吾役也晉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不甯惟是
 繒畏邾也杞畏莒也紀畏齊也邾畏宋也邾畏齊故也不甯惟是
 楚也介葛牟畏東夷也春秋錄之悲其無以自存依人以為
 安亦幸其猶未亡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視昔日來朝者獨
 有區區之滕耳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鄭地○撰異曰左氏無五月張
 壽恭疑其脫時來公羊作祁黎左經

與此同傳作祁黎案時來祁黎古音
 皆同後如曲池毆蛇之類放此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補曰劉敞曰伐宋敗宋取郕
 取防朝滕薛入許隱之所以

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竟禍反在內
 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
 也○撰異曰許國字說文
 作縣史記鄭世家有鄆字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補曰內君薨皆不名者國所獨尊從大
 上之例十二公唯莊見名隱閔不葬并

不見諡故史家之學別有世本譜牒之書矣左傳固史學公
 而此類則從略故隱桓文宣成襄哀之名亦皆不著公
 薨不地故也王無弑時史無書道故明堂位曰魯之法備用王禮
 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觀於晉史之書
 趙盾齊史之舊制更立新例弑逆大禍則不忍地本不地者
 當主法因其舊制更立新例弑逆大禍則不忍地本不地者
 乃又大事變文義始用特文苞曰春秋之特文皆所以發疑事
 自見大義非隱無所用特文也惟事變而義隱然後特文以
 雖變而義非隱無所用特文也惟事變而義隱然後特文以
 揭之文異然後疑生疑生然則地也隱之不忍地也痛猶
 言路寢之比者以桓公在外則地也

補曰何休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桓公與公子翬弑隱公
傳不如此左氏公羊明言其事但於前後略見之傳似此者多
矣以內之大事言之如文姜齊襄之殺桓公哀姜慶父之賊
般閔季子之討慶父宣公仲遂之殺惡視意如之出昭公陽
虎之竊國寶左氏載其事甚詳公羊亦明述其事獨此傳於
經各當文下既不載一言其發傳於他處者亦皆隱約其辭而
無紀錄事跡之語若此者何也傳之釋經主於明義明則
止也經文書法簡婉深微其實經之當文及前後文未嘗無
以見之故傳亦於當義最密而文其義所見而止不復敘述
事跡也全傳十一卷義最密而文其義所見而止不復敘述
叔彭生之死歸父之遣與夫宋宣繆之讓國陽穀之被弑
父仇牧之死難華元之遣與夫宋宣繆之讓國陽穀之被弑
死難齊豎刀易牙之爭權逢丑父之救君陳乞之迎陽生衛
叔武之被殺甯殖之命子鄭逢丑父之救君陳乞之迎陽生衛
靈王之經死左氏之行乎季孫有明文傳絕無之又公羊載曹
亦絕無之又公羊解經有衛石蹻鄭高克楚子玉得臣晉先
彰曹公子喜時等姓氏名字傳皆不具此數十事者公羊
高向能得其於師則穀梁子尤當知之今皆隱約其辭或沒
而說至是自願谷外事如滅夏陽盟召陵盟葵丘般里克滅
黃戰泓敗穀穀陽處父弑夷皋般陽泄治戰鞏盟葵丘般里克滅

宋災伯姬卒穀慶封宋衛陳鄭災弑買咺乾侯戰伯舉入楚
歸脈會黃池此二十七傳者何以述事獨詳蓋作書時意有
所到偶然詳一條則戰國策魏謂趙王論晉人伐虢之事春秋
如滅夏陽一條則戰國策魏謂趙王論晉人伐虢之事春秋
罪虞之義可相證也桓譚謂穀梁之書殘略多所其不言葬
遺失是謂傳所不載者並是不知其事豈其然乎其不言葬
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同補曰此內外所以罪下也責臣子
公羊曰以爲無臣子也又曰子沈子曰葬生者之事隱十年
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其不言葬
無正隱不自正也爲君公羊曰隱將讓乎桓故不自正謂不自正
也此傳以爲不自正明讓桓是不正之事君子取義如此也
或疑十年中正月適無事日食適是歷誤故得移晦入朔改
正爲二年又朝聘會遇觀無魚輸平食適是歷誤故得移晦入朔改
有正十年中或有竟春無事者又必有正此皆疑耳非所疑也
今已無正故經因就無正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起正義隨文變無意無必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謂正隱之義傳與元年以無正取義於不自正故元年之正又
取正隱之義傳與元年以無正取義於不自正故元年之正又
遠也劉向說苑曰春秋之義始有正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
危國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謂隱元年也案隱二年入

向入極三年日食四年伐鄭五年螟六年輪平七年伐邾八年入邾螟九年震電大雪十年伐宋敗宋取郕取防十一年入許此皆兵戎災異之事而皆在無正之歲元年有正則悉無之故曰有正者無亂秋也隱不自正為君故身弑而統絕正其為君則能終享其國子孫保之故曰有正君者無危國也此為建本立始開卷之首義蓋穀梁家相承之說而公羊學者因之遂謂春秋有五始矣

眉注附列

第十三葉六行

鄭又誤第十四葉二

十二行

天之二句依劉績本與范子計

然第十五葉十九行

下一句作夫何

第十八葉十二行

義讀為儀

謂等儀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二終

新陽汪之昌校
五河邵文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三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三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三

桓公亦惠公子隱公弟也惠公嘗立之為太子史記名允一作

軌與世本同母亦曰仲子以桓王九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補曰舊本正月二字退在下經公字上以王字斷句此以傳合經者之誤今移而改正之或并

欲移公即位於此則非全傳附經之例凡經一事有數句者皆以傳文隨句散附與公羊附經之例一事為一傳者不同嚴可均辯之甚明桓無王補曰謂其曰王何也謹始也諸侯故今亦仍舊例桓無王初立便以見其曰無王何也據周立之道必受國於王若桓初立者之義其曰無王何也據周治故詳其即位之始以明王弟殺本亦作弑臣弑君天子不實有桓弟弑兄下及下注同案今皆作弑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伯御更立孝公是救止也謂

討賊以止亂百姓蓋官民之通稱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去除也諸大夫國人共除賊也

焉爾

補曰以爲無王之道遂至於此故文無王也必於餘年

先釋

去王而後足見此年之特書王故傳欲申謹始之義而

王之

文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義補曰治討也此申足上謹始

正曰

謹始也又曰所以正隱也桓之書王曰謹始也又曰所

以治

桓也文意一例以明二字爲兩篇大要也孟子曰世衰

道微

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

子懼

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孔子所以懼也稱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無王

之道遂可以至此孔子所以懼也亂臣賊子懼

甚於

外桓之義此所以爲天子之事而亂臣賊子懼也內之變

矣傳

與孟子合是聖門所傳如桓特文以著義明其懼也從同

大者

疏曰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

者見

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月者不得書王桓初即位

若已

見治故書王以示義二年爲卒使世子來朝王法所宜

治也

十八年有王取終始治桓也○春秋撥亂反正以當王

法故

隱十年無正桓之始有王冠兩篇而冒全書者也公羊

但知

隱十年無正桓之始有王冠兩篇而冒全書者也公羊

合焉

世衰道微但據春秋之初以無王之事則以王之冒全書

成而

亂賊懼懼王治之也春秋天子之事則以王之冒全書

者言也知我者惟春秋公羊所謂其詞則某有罪又謂主人習其讀而問

公即位

杜預曰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

於廟

諸遭喪繼位者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

也還

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何休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

晉悼

公即位於朝○撰異曰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注曰

秋經

公即位爲公即立段玉裁曰古文經者左氏古經也繼

故不

言即位正也故謂弑也補曰弑者繼故不言即位之爲

正何

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哀痛之至

有不

忍之心禮補曰雖實即位而不言即位明其繼故而言即位

則是

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

君不

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其推

無恩則知與弑也此明統例耳與弑尚然況親弑者補曰疏曰桓是親弑之主而傳論與弑之事故知傳意本明統例耳文烝案注疏非傳意弑逆之事非一人所能獨為與弑即是親弑故於桓曰與聞乎弑輩曰與于弑公宣曰與聞乎故許止曰與夫弑者衛獻曰知弑皆同解也前見故後言即位皆為與弑之辭夫先君不正終而繼之者安然即位無不忍心習其讀而深思之知其必與乎弑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垂衛地也傳例曰往月危往也桓大惡之

君篡慈兄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文烝案桓公十餘會無不有月知舊史月日之交最爲詳備而君子有所去取明矣崔子方謂春秋之例以日月爲本此言深有見劉敞乃謂穀梁審於日月何哉近儒或引王充論衡謂穀梁公羊非孔子之例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也漢諸儒無敢議日月例者獨王會者外爲主焉爾鄭伯所充妄言之彼無師法豈足據依此會者嫌易田與直會異故也發傳者嫌易田與直會異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補曰以者重辭當從僖二十一年之例玉園肉倍好曰璧園刻上方下曰圭假借也依說

文當作段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麋信曰鄭以郕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十二諸侯年表鄭莊公二十九年與魯祊易許田三十三年以璧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補曰實假則不應言以璧

以璧是易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補曰假可言易不可諱禮天也非假也

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補曰諸侯受地於天子而爲諱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近魯許田近鄭而以相與利則利矣而義不無田則無許可得凡情之所便而亂之所生春秋所謹也

知矣補曰所稼曰田所居曰邑許者邑之名以田繫邑名無沂西皆繫山水名不繫邑者有田無邑也其繫邑者則兼有邑叔弓疆鄆田是也公羊以爲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

邑趙匡改之云有邑稱邑無邑稱田趙說近之矣若然言田不必皆兼邑直言邑者即皆以邑見田故疆鄆田之於前直言

取鄆是其驗也鄭以郕易許歸郕我入郕直言郕則此亦當直言許傳言無田則無許可知者明許下不須言郕則此亦當

下文也魯頌美僖公曰居常與許鄭君謂即此許毛傳以爲魯西鄙當是魯西近鄭之地而公羊乃謂諱取周田以其近

許而繫之許杜預從之夫邑自不言許不與許也但言以璧名許何關許國宜來劉炫之規

穀梁補注三

繼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也
諸侯有功則賜田以祿之若可以借人此蓋不欲以實言補
曰不與者經不與得假也假許田可借人此蓋不欲以實言補
其文案左傳楚子重請假於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
曰此申呂所以邑也重請假於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
是無申呂是古者賞田之制以田以御北方若取之許田者魯

朝宿之邑也邠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
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巡守受命而祭也擅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補曰傳釋許連
言田者便文也何休曰宿者先誠之辭文烝案泰或作大也
諸侯朝王王巡助祭皆周代大典春秋猶有以見之王制曰
諸侯之於天子也此與五經異義公羊說及何休注同鄭君據左

五年一巡守此與五經異義公羊說及何休注同鄭君據左
傳以爲記所言大聘與朝乃晉文襄霸時所制諸侯自相朝
聘之法也左傳又有歲聘朝聘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之文又
有諸侯五年再相朝之文周禮大行人會再會而盟之文又

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十二歲王
巡守殷國虞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羊本亦作粵及者內爲志焉

爾會於越而盟也此與隱盟唐同與盟蜀盟宋盟舉陳故又
僑盟皆異重發傳者垂越地近時又相接嫌與盟蜀諸文爲

類也盟唐盟宋舉陳與上會判爲兩事不復書會而書及則是
內爲志蜀宋舉陳與上會判爲兩事不復書會而書及則是
是罷會歸國復會而盟上書會而書及自足見爲尊卑內

外之常文非是內爲志矣用兵書及越盟地之名也越補地
如公孫敖救徐亦承會文亦用兵書及越盟地之名也越補地

盟地盟所期之地此越亦非國故又辯之傳釋宿越二文明
後文會鄧會郕盟黃會穀築臺辭秦之屬皆從此例故不復
發傳也杜預以垂爲衛地越爲近垂地名王

夫之謂垂屬宋顧棟高江永疑越當爲曹地
秋大水禮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例時補曰五
仲舒曰水者陰氣也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高下有水災曰

大水補曰明以災書也張尙瑗曰高下言田之高下
文烝案左傳魯弔宋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
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編錄補曰二語公羊同備四時而後謂之年編年而後謂之
春秋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卽論語云四時行焉是也洪

範九疇五行居始春秋之書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王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悉備焉故上律天時義之所重又案周之正月七月二至月也四月十月二分月也故漢志引劉歆云時以記啟閉月以記分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宋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氏補宋曰注二語本莊

十二年宋萬弑君傳文傳於彼發以明例左傳稱督為大宰宋六卿無大宰則大宰非卿非命卿即非命大夫皆為卑者卑者宜稱人弑君殺大夫非眾辭皆不稱人不可不目言之故從卑者以國氏之例也督本公孫後賜氏為華若是大夫當書公孫督或追書華督矣與夷殤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公○撰異曰督本又作替字體之異

與夷之卒也

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姦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補曰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辭

公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此可見魯史之舊

及其大夫孔父

補曰孔穎達曰其君者督之君其大夫者與夷之大夫

孔父先死

補曰說在下

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邵曰會盟言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上下序也

補曰凡及皆以尊及卑君臣也夫婦也內外也主客也華夷也一也故特言春秋之義所以廣包諸文注未得傳意

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

補曰

謂事不成公羊曰督將弑傷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是也左傳亦謂先攻殺孔父乃由督豔孔父之妻殺而取之啖助曰大夫妻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文烝以爲左氏好言婦女多采無稽小說爲之故華之傾孔也烝之入向也晉之討同括也齊之取謹聞也各自有其本末而皆爲鄙言褻語所亂此年既載奪妻事又言因民之不堪命歸罪司馬是孔父閑也閑謂扞禦補曰孔其所據之書不一學者詳之
羊所謂義形於色也特言此者明兩下相殺不志即志之不
言殺其大夫又或當言遂殺其大夫今以閑故得志又得言
其大夫又得蒙弑君文言及不言遂殺也呂大圭曰書及者
以其與君存亡汪克寬曰若言遂殺則不見其爲君而死而
大臣扞君之節不著其說皆是也劉知幾以爲古弑字祇作殺異音
不分君臣靡別及宜改爲殺文烝以爲古弑字祇作殺異音
同字故其辭得以相統說已具隱四年何以知其先殺孔父
劉氏妄矣此句與上數句文意不相屬
也補曰知見也言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
稱其名補曰論君臣并及父子者其事同也五經異義公羊
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

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
同左氏說鄭君以為論語云鯉也死者未葬以前也文丞案
原仲夷伯皆此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謂從也補曰注非也
累戰國策累累通用玉篇累字有力偽切一音云延及也又
曰累同上廣韻曰累緣坐也緣與延同義王逸楚辭注藥緣
也毛詩傳累蔓也緣蔓皆延也傳言君之累之者謂督欲弑
君延坐及於孔父以致先死也左傳引書康誥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管子曰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劉績注曰及坐
及也上言以尊及卑及者與也此言累之明凡殺大夫言及
者又皆為延及坐及之及公羊曰及者何累也與傳同也凡殺
言及皆為延及坐及之及公羊曰及者何累也與傳同也凡殺
皆言累並無先死之事雖則為先死公羊曰累也坐及坐及
上也又曰以累桓也累及許君也衛侯累也坐及坐及
之義正可與此相證而范乃訓累為從何休說公羊以死為累
從君而死齊人語疏又引孔廣森說公羊讀若伏生書甫刑傳
公從後被弑皆失之矣引孔廣森說公羊讀若伏生書甫刑傳
大罪勿累勝於舊說又引反離騷之湘纍李奇注謂諸不以
罪死曰累則孔氏左傳曰此合下句字字為義言以字為氏也
牽合之說也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嘉嘉名也孔字也父美稱也
啖助以為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嘉嘉名也孔字也父美稱也
國四世至正考父宋君未賜氏族五世至孔父君命以其字

為氏故左傳亦曰督攻孔氏也史記敘孔子之先曰孔防叔
防叔為奔魯之始祖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也孔父嘉
為孔氏猶華父字諡也補曰此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為諡
父督為華氏父字諡也補曰此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為諡
稱連孔言皆為字諡則為字諡故曰字諡也左傳字諡也左傳
皆無諡殷禮則然孔父則以字稱得為字諡者蓋字以表德沒稱
之以易名自周法言之則謂之子曰諡以字氏為君命則以字
亦君命矣檀弓魯哀公誅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與左傳同
鄭君曰因且字以為之諡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鄭君曰
伯某且字也且字以為之諡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鄭君曰
公命之以字為諡因為展氏與檀弓注相合鄭以彼傳眾仲言諸侯
以字為諡鄭錯讀非也傳言字諡字斷句而孔穎達哀十六年正
義反謂鄭錯讀非也傳言字諡字斷句而孔穎達哀十六年正
用殷禮竊意眾仲所述未必周制亦據歷夫子本宋人哀公
諡也孔廣森經學危言說則異矣以行制諡耳殷法生有為洞簫
諡本訓號王非始於周特周始以行制諡耳殷法生有為洞簫
字為號號王非始於周特周始以行制諡耳殷法生有為洞簫
即諡也文王之父曰公季亦其比也周既以行制諡宋之言之
皆得諡於王而賜大夫諡皆以字自秉殷禮故有正考父孔
父好父華父樂父碩父夷父之等疑他國亦本如是故左傳
曰諸侯以字為諡謂諸侯賜其臣諡之禮也魯諡夫子為尼
父一則以夫子本殷人一則尊聖人不敢以末世非禮之諡

諡之衛大夫有石駘仲駘字不見諡法蓋東周之初猶守禮
典當亦以字為諡者孔說未知是否學者擇焉范注甚不了
疏申之尤誤又引舊解云三月既葬之後嗣君諡之使者以
葬後始來故得稱諡又云或當孔父以字為諡得據後言之
二說皆泥於葬後之制且未思嗣
君篡立不應為先大夫作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

也孔子故宋也本孔子舊是宋人孔父之元孫補曰疏曰案世

魯為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

父是孔子六世祖范云元孫者以元者親之極至來孫昆孫

之等亦得通稱上文烝案孝經鄭氏注曰蓋者謙辭謙謂謙

慎與疑辭意近上言祖下言故宋謂孔子以故國視宋不忌

祖也此或曰與後八年同言經文亦包此義也故國視宋不忌

君死夫子亦必不稱祖名若盟會聘問之屬可準臨文不諱

之例今此最隱痛之事不得斥名後篇四殺大夫皆不名由

寓諱義然則史惟一意經兼二旨故傳備言之也○春秋因

舊文為一義出聖筆又為一義相兼乃備嘗讀詩而益信凡

詩有兩作者即有兩義又言召穆公作三焉其一左傳富辰論常

棣詩既以爲周公作又言召穆公作三焉其一左傳富辰論常

以爲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也其二晉郤至曰世之治也

公侯扞城其民故詩曰起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略其

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起武夫公侯腹心此

兔置一篇之文而以一章為治詩三章為亂詩明是互文錯

舉也其三毛詩以關雎為文王之詩后妃之德魯韓詩則以

爲康王房后佩玉晏鳴應門失守畢公作諷而觀論語夫子

之言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上句謂文王詩下句謂康

王詩則亦兩義兼用也劉向說苑稱傳曰詩無通故春秋無

通義此類皆是也

滕子來朝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補曰此等多用

傳無貶爵之文明降爵非春秋之義疏是也滕子薛伯杞伯

杞子皆時王所黜曹之爲伯左傳所謂曹爲伯甸而汲冢穆

天子傳有曹侯此

穆王後黜爵之驗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地也宋以者內爲志焉

爾補曰疏曰以者內爲志即是以者不以之例文烝案傳稱

云爾其實內爲志又別稱以重辭也范據之謂以有二義故疏

以侯陳人蔡人爲志又別稱以重辭也范據之謂以有二義故疏

欲會者外也欲受賂者公也補曰齊僖爲小伯注上句是下

句當言欲成亂者公也受賂自在下文與此無涉且三國亦

是青經解讀編穀梁補注三

七

皆有賂矣家鉉翁曰魯桓逆黨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深得聖人之意此成矣取不成事

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謂取不成事之辭

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江熙曰春秋親尊皆

諱蓋患惡之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君父之惡乎

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郕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

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

亂取郕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尋理推經傳似失之徐邈

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

有廢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為

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為

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

天下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已兆亂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

人之過也平訓成者字義也成則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補曰

江熙非也平訓成者字義也成則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補曰

白杜預始為平亂之說以改鄭眾服虔成就之言其惡徐謂指

之且議傳失既乖經例又味傳旨矣范謂極言其惡徐謂指

事而書說皆得之案昭二十二年傳曰亂之為言事未有所

成也宋督弑與夷立馮事已成矣不得言亂之為言事未有所

是取不成事之辭加於桓也但文雖有言亂之為言事未有所

是極言之無所遺漏所謂盡而不汙非苟為加而意在誅惡乃

則已成論內惡實欲成其不成此之謂內為志朱子曰程子

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之類直著誅絕

自是分明文烝謂此是經特增舊史文徐引哀七年傳字句微異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受賂之辭也衛寶諱取此不諱亦所謂

無戊申納于大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惡甚也大

而引傳例者凡傳言內弗受指說諸侯相入之例今此言不

受謂周公也恐其不合故引例以明之文烝案例在僖二十

五年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

補曰以亂助亂以賂事祖非禮如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補

是書不可遺總解會取二文也其義此猶言其郕鼎者郕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此鼎本郕

後得之補曰疏曰何休曰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

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

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故郕國有之以是為討之鼎也而更受

文烝案何說自錢儀吉曰討之鼎猶檀弓其不謂之殷厲之師

其賂鼎補曰錢儀吉曰討之鼎猶檀弓其不謂之殷厲之師

其實討亂者其名音義
引糜氏云討或作糾
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郕

大鼎也
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郕物從中國謂從魯言

大鼎左傳稱吳壽夢之鼎莒之二方鼎甲父之鼎正與郕大

鼎同孔廣森曰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

亦是也文烝案此夫子用舊史文而釋其義公羊曰器從名

則別爲一說尤失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
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補曰白虎

曰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
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撰異曰紀左氏作杞朝時此其

月何也
據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稱桓內弑其君外成

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曰以賂桓既罪深責大

數至日以責宋賂補曰傳及注計字各已卽是事而朝之惡

本皆誤作討今依音義唐石經改正
之故謹而月之也已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

就朝之補曰疏曰桓雖不君臣不得不臣所以極言君父之

惡以示來世者桓既罪深責大若爲隱諱便是長無道之君

使縱以爲暴故春秋極其辭以勸善懲惡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某地補曰杜預釋例蔡地也公羊以爲鄧

同左傳曰
國賈服從之杜改之范注某字或作么後皆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我入之也不稱主名內之卑者補曰疏曰何嫌非我

杞故發之文烝案此內稱人之文也陳傳良以爲內恆言大

夫帥師唯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陳氏又謂於晉靈公凡

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於魯莊公凡會齊襄皆書人

是一國之辭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

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案陳氏之說亦已巧矣姑記之耳

公及戎盟于唐
補曰不日者蓋以桓既姦逆又與戎盟其事

冬公至自唐
告廟曰至傳略之歟襄十九年傳曰不日惡盟也

襄二十九年傳告廟飲酒策勳書勞者至之地致補曰注引例在

史例也喜其反者至之義也經例也注言離不言會故以地

致非也離會不致致者皆危之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危之故以地致例在定十年傳之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桓會甚眾而曰無會蓋無致會也弑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
而今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補曰無致會者為其不
足言會故曰無會也遠之者言春秋以為遠也唐在竟內非
遠以其會戎則亦為遠而可危故遠之以危之常例會夷狄
不致就本當致會者言桓則本不當致之會故於常例所不致
者特致焉其文則從穀瓦頰谷黃之例其義則獨以危其遠
為義與彼四事又略殊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贏齊地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衛地

胥之為言猶相也

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公羊爾雅

何休注皆以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
相為本訓不歃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補曰相命即謹言爾雅曰誥誓
謹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戰國策韓非子知伯曰吾與二主約
謹矣此謂約謹其言以相告命而兩國之信已足曉達故不
盟而退經著此不盟之文以是為近古故也傳多以信為申
古讀信皆作申音此信字則為人而無信之信注以為申字
非也俞樾曰謹讀為結公羊正作結爾雅之謹謂約謹約謹

即約結一聲之轉廣雅勸勤也是其例文烝案表記曰信以
結之左傳曰言以結之讀謹為結於義優矣古謂三王時隱

八年傳有明文注依周禮及左氏說遠指五帝甚誤左傳直
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荀子曰春秋

善胥命而詩非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
屢盟其心一也

衛侯也江熙曰夫相與親比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

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和理均若以齊命衛
矣補曰注非也命令之事必有一人為先而餘人後之先者

命之者也後者從命令者也今此齊為先實是齊侯命
衛侯春秋正名以順言不欲以齊命衛故以相言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郕魯地補曰此杜預下六年注其字作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閻公羊作申誤也言日言朔食正

朔也朔日食也補曰王引之曰廣韻曰正止當也言日之食

正是日囊瓦求既者盡也補曰公羊同何休曰光明滅盡毛

之亦謂當是日既者盡也詩傳訓既為盡為終墨子經曰盡

莫不然也說文有繼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既亦為有繼者

穀梁補注三

盡則復生有既則有又義以相轉而相足此訓詰之理

公子翬如齊逆女

罪故從常例而仍史文後不書翬卒者弑君

賊安死卿位不得書卒例在宣八年傳蓋君子削之也爾雅

曰如往也小爾雅曰如適也逆女前不見納幣事者或在即

昏于齊則知其有異常禮疑其不納幣或不使卿矣成逆女

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是補口疏曰重發傳者履綸外之始翬

烝案如者內稱使之文也履綸逆女以無使道不言使此言

如者逆女大典不可同於臧孫辰私行之文又不得與祭公

言逆女于齊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

姜氏義木杜預得之公羊以為父母之辭非也上下經文內

女伯姬叔姬等稱字父母之辭且以別其人也內夫人子氏

姜氏等稱氏大夫之辭又各繫於其君不待別之也仲子稱

字者既沒無諡辭窮也紀季姜亦外女稱字者與其上文王

后互見義一從王朝之辭一從其父母辭也王姬不字禮送

者別於內女也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女父不下堂補曰堂母不出祭門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闕門

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補曰闕門即經書雉門諸侯之中

門也周禮祭義並云建國之神位有社稷左宗廟謂中門內

路寢門外之左右鄭君說禮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補曰國語

誤也兄弟蓋兼女兄弟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補曰國語

謹者誠也靜也審也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補曰國語

者禮也補曰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般囊也所以

以備舅姑之用補曰士昏禮記曰庶母及門內施鞶鄭君以

鞶為鞶囊男鞶革女鞶絲范從鄭義與先儒異先儒皆以鞶

為大帶也音義曰般一本作鞶申重也上送女踰竟非禮也

所論禮皆謂增親迎父母以女授壻時送女踰竟非禮也

補曰齊僖過寵其女違不下堂之禮左傳例曰凡公女嫁於

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

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

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齊侯送女踰竟遠至于謹嫌會非禮之

而此會又似親逆禮所人當有譏補曰注非也言公既不親逆

未有問經意無譏否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

可也為親逆之禮補曰答上問曰為禮也猶檀弓云其庶幾
以送女來至謹則公之逆姜氏而
因會齊侯可既失於前猶得於後

夫人姜氏至自齊

補曰公與夫人同至得禮異於莊故無公至

者婦人危重故据都城乃致也孔廣森曰于謹已入國矣見
宗廟然後致不言至自謹者從國有行乃以其地致夫人木
自齊來與往謹地而還歸者異何
休曰月者為夫人至例危重之

元年遂以夫人

公親受之于齊侯也

重非在公補曰是公受之

親逆

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

冕祭服補曰冕者以版為

裏後高而前低故曰冕冕俛也王制毛詩傳曰虎通古冠冕
圖並言夏曰收殷曰尋周曰冕其制蓋皆相傳白虎通曰天子
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士
三旒者天子之上士耳其中下士及列國之士則以爵弁當
冕矣爵弁覆服略如冕故上冠禮記郊特牲說文獨斷公羊
宣元年注並言夏收殷尋周弁者爵弁即冕也爵弁雖與
冕類但冕有旒垂前而低周禮五冕皆以旒數為別爵弁則
無旒而前後平故不得冕名而從銳上合手之稱曰弁又以

其如雀頭色曰爵弁又以其用章不用布謂之章弁陳祥道據

周禮言章弁皮弁荀子言士章弁皆別無爵弁書顧命某氏

傳釋名又並言爵章弁故知章弁即爵弁也周禮冕服有六

大裘而冕冕章冕章冕章冕章冕章冕章冕章冕章冕章冕

曰袞謂畫龍也荀子稱天子山冕火宗彝畫以爲績有藻粉米黼

黻刺以爲繡荀子稱天子山冕火宗彝畫以爲績有藻粉米黼

也五章曰毳謂宗彝虎雉也三章曰希刺而畫也一章曰

元以其衣色言也若言其章則左傳晉士會黻冕是也說文

解袞字云卷龍繡於下裳似畫刺皆在裳其上衣直元而已

稱其衣曰元稱其裳曰袞謂畫刺皆在裳其上衣直元而已

詩言袞衣曰元稱其裳曰袞謂畫刺皆在裳其上衣直元而已

天子龍袞諸侯黼衣大夫黻衣士緇衣元衣纁裳此略言之而元衣其

所同也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纁裳此略言之而元衣其

也元衣純衣者絲衣也衣之用絲者獨冕服及爵弁服尊祭

服也纁裳纁謂之韞韞諸侯卿大夫皆赤裳赤韞天子朱裳朱韞

素帶其韞謂之韞韞諸侯卿大夫皆赤裳赤韞天子朱裳朱韞

也冕而親迎謂之韞韞諸侯卿大夫皆赤裳赤韞天子朱裳朱韞

作弁又作與魯論語子見冕衣裳者見冕衣裳者見冕衣裳者

矣音義曰迎一本作逆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

後何謂已重乎補曰夫子答端木氏與大小戴記對哀公略

受較愈於宣成以夫人之文也古人愛厥妃必先敬其主妻者所安之主也以愛言也妻者內主也親之主也以敬言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至仲年來聘而聘也許翰曰自贏之會

春秋反復意有所致者不可不察也必有深誠其中故志文姜悉者閑其亂也錄伯姬詳者矜其節也顧棟高曰會贏至

聘書一年中連書六事皆為昏文姜盟防至用幣三年中

有年穀熟也禾千聲言有亦一取禾一熟年之言稔也說文季

無五穀皆熟為有年也書豫州五穀黍稷稻麥菽也周禮逸周

雖有不宣者非全無也書豫州五穀黍稷稻麥菽也周禮逸周

麻與桑為類合五穀為七賦也熟成也疏曰冬五穀畢入計

用豐足然後書之不可繫以日月故例時文烝案有年時者

十二月以前其下言歲則大熟乃據金滕言秋大熟未獲謂周

有年以前其下言歲則大熟乃據金滕言秋大熟未獲謂周

昭元年傳所謂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胡安國本孫

復說謂桓宣十八年獨此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胡安國本孫

年有秋喜而志之宣自即位後各蠲水旱不絕書故十六年

皆大有秋喜而志之宣自即位後各蠲水旱不絕書故十六年

則民氣漸復雖有年不復書矣○黍稷之說夥矣程瑤田曰

今北人呼黍子糜子黃米高粱又呼稷米稷子其音如稷者

皆即黍也今呼黍子糜子黃米高粱又呼稷米稷子其音如稷者

疏食者也今呼黍子糜子黃米高粱又呼稷米稷子其音如稷者

也文烝案程氏九穀考小者所推重其言黍是也其言稷未盡

是也其言稷未盡也文烝案程氏九穀考小者所推重其言黍是也其言稷未盡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蒐狩例時而

人狩于郎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

卑公也然則言齊人者所以人公則議已明矣狩得時故

不月補曰凡史書狩皆月也狩與蒐皆書地明矣十四年傳云

狩地知非以地遠譏何休云禮諸侯田狩不過郊孔穎達以

為大野是魯狩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補曰田者四時

常地皆未可據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取獸之總名何

休引易曰結繩罔以田魚是也何氏又曰已有三牲必田者

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

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空設故因以捕禽春曰田獸

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為田除害春曰田獸

於田補曰春秋白虎通曰總名為田何為田夏曰苗苗除

除害也春曰白虎通曰總名為田何為田夏曰苗苗除

此本杜預左傳注也白虎通曰苗苗除害也春曰白虎通

禮謂擇取不爭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何休解公羊春

苗曰苗也明當仲舒繁露增入夏爾雅春蒐秋獮索肥者也

蒐擇之舍小取而董仲舒繁露增入夏爾雅春蒐秋獮索肥者也

音義曰蒐獮氏本又作搜周禮左傳爾雅春蒐秋獮索肥者也

蒐於農隙獮於隙獮氏本又作搜周禮左傳爾雅春蒐秋獮索肥者也

古書異說不可強同冬曰狩無所擇補曰此物畢成獲則取之

虎通曰守地而取之也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

收故得以畢成言之文烝案春夏秋冬皆用當代制不從夏

祭有祠明經以畢成言之文烝案春夏秋冬皆用當代制不從夏

不見祠明經以畢成言之文烝案春夏秋冬皆用當代制不從夏

豐非禮之事必祠也失時失正而史書於策八者一也終春秋

狩時而大蒐或於非時而蒐者無非時而蒐者無非時而蒐者

祠而而見於非時而蒐者無非時而蒐者無非時而蒐者

苦西狩則非狩矣孔穎達王制正義引鄭君釋廢疾謂穀梁

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王制正義引鄭君釋廢疾謂穀梁

之識緯改為三時田故也公羊王制正義引鄭君釋廢疾謂穀梁

是孔子之書後漢之說也識緯即鄭公羊公羊世遠四時

失實孔廣森以為諸侯制似取楊疏之義亦無徵也四時

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補曰正義引在下王制天子諸侯歲三

事為田非三時田也與禮注異俞樾曰言唯其所先得則自

以所得先後為一二三之次疑下注上殺次殺下殺之說未

據一為乾豆何休曰一者第一之殺也為豆實可以祭祀補曰

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有為賓客殺次

是書經釋賣扁穀梁補注三

是書經釋賣扁穀梁補注三

射髀髀死差遲補曰何休曰二者第三為充君之庖下殺中
二之殺也自左驃射之達於右脾三為充君之庖
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補曰何休曰
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驃射之達於右肅中腸胃汚泡充備
也案公羊王制毛
詩傳皆有此三句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也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稱
羊曰下大夫也孔穎達引周禮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
人宰夫下大夫四人謂未知伯糾是何宰今據公羊當為宰
夫周禮鄭眾注以詩家伯維宰為宰夫此宰夫稱宰之證服
虔以恒為宰夫當移以說此渠氏亦是采惠棟引左傳昭二
十六年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是也伯糾猶叔服皆字也何休
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稱伯者上敬老也老臣不名何
以糾為且字得之以伯為老稱范用其說實未可據傳例天
子之大夫皆不名耳左傳曰父在故名父在之義與老臣之
說相反杜預說渠為氏伯糾為名孔穎達引鄭箴膏肓云名
且字則渠為名伯糾為字公羊注繫官氏且字傳寫氏下衍
者一名字徐彥因謂渠是名要之皆非也下無秋七月冬十月
疑也明此亦為世遠之故仍史之闕以
示傳疑傳於彼言之則此可不發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補曰前正與夷後正終生此
正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

錄也補曰稱春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巳丑之日得不知死之
秋以包全經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國君獨出必辟病潛行補曰公羊曰悵
日悵者狂也齊人語此注辟病謂辟易之病即狂也惠士奇
說死而得死讀為屍謂得其屍也案傳明此仍舊史從赴之
文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過我則書例時補曰注據下冬
則直過齊何以二君並得過魯蓋齊侯出竟西北鄭欲如紀
遂與至紀途過於魯故得記之文烝案如者朝也左傳曰齊
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杜預曰外相朝皆言如
案外相朝言如者略之以別於來朝之文從內朝外之例凡
過我則有借道
之禮故或得書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任叔天子之大夫補曰未知為上為中
○撰異曰任左氏公羊作仍孔廣森詩

聲類以爲冬綬蒸三類古通用故仍亦作任而我菽謂之荏菽戎與茸通茸當音仍集韻戎兼入蒸部小雅朋戎爲韻邶風大雅仲任爲本句韻張壽恭引史記任叔之子者錄父以索隱曰地理志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

使子也錄父使子謂不氏名其人稱父言子也補曰廣雅曰者記之具也凡言之者緩辭此錄父論之具也字亦通作譔錄

休所謂辟一人也武氏子雖未爵父沒爲大夫矣不得錄父何故無煩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補曰稱君以使而所使

之臣無姓氏名字是微之錄父以使子進止是二譏而此者

明不其父在子代仕也疏曰闇劣苟進止是二譏而此者

苟進更又刺其君臣故曰參譏之或以爲參者致仕之謂

不讀爲三理亦得通文案公羊曰父老老者致仕之謂

葬陳桓公補曰葬時正也例

城祝丘譏公不脩德政恃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親自伐鄭補曰稱人者孫復以爲眾辭文案傳例公與諸國大

夫會盟大夫悉稱人明或公會諸國卑者則同文也王與諸

侯並在焉猶公會諸大夫也王與諸大夫並在焉猶公會諸

卑者也今此三國稱人蓋蔡衛皆君而陳佗使大夫通以稱

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等爲大夫而齊人爲卑者澶淵

之會晉人爲大夫而宋人爲卑者也服虔以陳亂無君而決

三國皆大夫未得稱人之旨呂大圭謂有天子在則諸侯稱

人有諸侯在則大夫稱人其言是也謂三國皆諸侯則未盡

是也不言天王者趙汭曰凡言天是也謂三國皆諸侯則未盡

則不加天文案此亦所謂致恭而不驕舉從者之辭也使

公朝于王所亦同也以王配諡本無加稱舉從者之辭也若

王命諸侯伐鄭書從王命者三國也補曰疏曰麋信曰舉從

者之辭謂解經鄭書從王命者也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

不親伐文案自義從耳范以二親於伐鄭之上未嘗沒其事

之實特其屬文爲舉從者之辭謂以蔡衛陳之主其事不以

主其事孫復以爲不使天子首兵是矣若欲爲舉從者之

辭當先言天王伐鄭而後言蔡人衛人陳人從如河陽先言

王守後言朝是則以王主其事左傳稱王以諸侯言以者豈

史之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諱自鄭同姓之

舊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諱自鄭同姓之

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鄭姬姓之國冀州則

服則疏遠者可知補曰徐邈云新鄭屬冀州案爾雅兩
河間曰冀州新鄭在河南不得屬冀信云韓哀侯滅鄭遂
都之韓故晉也本都冀州傳以當時言之遂以日鄭然則伐
鄭時未有韓國何得將後代之事以為名韓侯從冀州都鄭
亦不得謂鄭為冀州也蓋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古者天子之
常居鄒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中州古者天子之
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鄭近王畿故舉冀州
以為說王引之曰士冠禮注曰冀州猶辱也故凡羞之者言也曰
病公為天子病矣曰公子病矣此類以人為羞之者言也曰
襄八年傳注誤以為疾病也此類以為人羞之者言也徐邈於
為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踏矣文於哀九年傳疏又誤以
冀州之近猶且不服以為是天子之羞辱故婉其文而諱親
伐也春秋之義至是而止伐而後服在所不論若左傳所載
戰于緡葛師敗王傷彌不可道矣○趙鵬飛曰親征成康平世不聞
親征有大司馬之法在也

大雩

雩者旱祭請雨之名傳例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月
補曰雩也何休曰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君
號雩也何休曰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君

蒼臨碩難周禮引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吁嗟之歌祭法注
曰雩之言吁嗟也賈逵服虔杜預皆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
穀祈膏雨賈又曰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
雩上帝故稱大何休曰不地者常地也鄭君論語注曰沂水
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
僭厥罰恆陽說曰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盛故
其罰常陽也何休曰
旱者政教不施之應

蟲

禮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為敗補曰劉歆說五行傳蟲
為介蟲之孽何休曰蠅蠅者煩擾之所生○撰異曰公羊作蠅
後皆同蟲災也蟲蠅之屬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釋
亦作蠅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
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璫瑁文爾雅又
有蠶蟲土蠶焚光云皆蠶蠅之屬然則蠶之種類多也文丞
案說文曰蠶蝗也爾雅阜蠶草蠶析蠶蠶土蠶李巡以為
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唐甚則月不甚則時傳者經書時雩
石經初刻蟲上無蟲字甚則月不甚則時傳者經書時雩
非正故不月蟲災與之同不月嫌其甚而不月故發以明之
文丞案蠶時者亦皆七月也災在八月以後則甚七月則不
甚唯文三年秋雨蠶于宋甚而亦時彼以外災特志又加言
雨足以別之矣此七月得雨書雩災不甚可見前發螟例此

發錄例疏
未得其意

冬州公如曹

補曰董仲舒曰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文烝案曹小國而州朝之公非本爵明矣稱公者明其從此

失國為寄公猶郭公虞公皆生稱公也喪服經於失國者稱寄公知是古之常稱此言如下言來皆不言奔故稱公以起

之左傳謂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補曰不書者經過我也

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補曰注以過我

即下寔來又用何休為下張本之說皆未分明如曹者州公

本意也書於冬者是冬過我也正月又言來者以過相朝也

過我當書以過相朝亦當書疏曰齊侯鄭伯如紀無寔來亦

言過我者不必悉有下事此因有下事故以相發明

其齊侯鄭伯直塗過於魯不入國都故不言寔來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來者謹其無禮寔來者是來也補曰公羊曰猶

休曰不錄何等人之辭爾雅曰寔是也杜預曰寔實也案觀

禮曰伯父實來鄭君注今文實作寔左傳曰鞏伯實來子皮

實來印段實往來外傳亦曰叔父使士季實來左氏書古文也

杜讀從之說亦可通但今文家訓是自有所受不可輒改毛

詩寔命不同傳云寔是也韓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

詩作實云有也此二訓之異

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畫是相

遠補曰此注尤不可曉傳意自明也上冬傳及此傳皆與公

羊同公羊曰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則簡慢

義同畫化聲近何休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然則畫

者魯人語也簡言之者謂言寔來不言朝也畫者即下句以

過相朝是也俞樾曰傳與公羊略同惟公羊於化我下不置

一辭傳又申之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於是其義明矣蓋諸

侯惟過天子之國必行朝禮成十三年公羊傳所謂不敢過

天子是也若諸侯之於諸侯本非臣屬但須假道不必相朝

而州公乃以如曹之故道出魯竟遂行朝禮朝不以禮與無

禮同故謂之畫我化我何休行過無禮之說必有師承又謂

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則

大非傳義矣文烝案俞說是也俞又謂左氏與公穀絕異今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撰異曰郕左

氏公羊作成

是書經解讀編

穀梁補注三

大

秋八月壬午大閱

補曰孔穎達曰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例不書公比蒲昌閒皆舉蒐地此不言地

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城內此亦當在城內文烝案孔言未必田獵不為決辭準諸此傳

不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
閱公羊曰簡練補曰左傳曰簡車馬也

徒字孔廣森曰閱義如伐閱之閱簡義如簡稽之簡必取名

簡閱者明主為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簡稽之簡必取名

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

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磨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

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

習脩教明諭國道也
脩先王之教以明達於民治國之道補

平而脩戎事非正也
邵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

事而脩之補曰周禮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鄭君曰古者

因田習兵又其車徒之數文烝謂因田習兵每歲四時行之

一行亦國之常史例不志今魯屈三年之期不田獵以行

此禮輒於城內行之故史其曰蒐閱例時補曰注以為崇武

特志之而經因以見非正其日蒐閱以推閱也

故謹而日之
補曰崇重也時史見事有異故特

也
補曰觀示也婦人夫人也古文孝經傳曰蓋者辜較之辭

國政為後來出會如師之漸恒既從妻所好他年國外簡閱

或與俱行為後來共會其如之漸茲因于同之生將及月辰

或得家鉉翁曰時當淫姜煽豔之始穀梁必有所本也

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

之也
補曰庶人稱匹夫匹偶也言其夫婦相偶

何陳侯熹獵
補曰說文曰熹之意音虛記切說文又曰嗜熹欲之

也
太元元衝曰務則憲又曰窮無喜憲即憲省而與喜別急

就篇勉力務之必有憲皇象不誤他本皆誤此傳音義亦虛

田總名為獵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捷取之名也
淫獵于蔡

與蔡人爭禽
行也傳聞之誤遂以為姦淫公羊似此者多蔡

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
補曰蔡自殺匹夫何以知其是

陳君也

補曰此知字訓見問

兩下相般不道

兩大夫相般不

言兩大夫是謂卿與卿相般傳云兩下不必兩者皆卿兩下

者別乎君般大夫及眾般大夫之辭猶言兩臣也兩臣相般

是經例因史命般或專是經例未定也此蔡稱入本不道者或

相般之文以兩般其大夫則雖是眾辭之例而實為兩臣其不

地於蔡也補曰疏曰邾人戕繒子于

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桓公嫡子莊公補曰青史氏記稱王夫

皆在三月之末則此書名者史追書也不稱世子者賈逵杜

預生而疑故志之莊公母文姜淫于齊襄疑非公之子補曰

貴者也疑故志之案左傳十八年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彼時

莊年已十三次年而即位人共見之無所可疑其所以疑者

箋皆有其說此致疑之由也君子案史記既書夫人至又志

子同生使習其讀之知夫人嫁魯四年而生子中閒無如齊

告宰名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

存之其為以疑特志不亦明乎朱子及張大亨高闕趙鼎程

端學郝敬近儒顧棟高方苞牛運震洪亮吉張應昌皆發明

穀梁之義而惠士奇言未嫁私通最得之楊疏亦知未嫁私

通乃謂此四年中齊襄仍尚往來所以可疑不謂志以破疑

反謂志以見疑誤會傳意其言鄙倍且齊世子何嘗來魯夫

人之何嘗往真無稽之談也○杜預曰十二公唯子何嘗來魯夫

母左傳無明文聲義又未知何年所娶左傳雖以定姒為文公

公夫人而定姒為哀公母亦無明文所娶左傳雖以定姒為文公

傳載公衡事推之則成公非穆姜所生又傳於此云以大夫子

生之禮舉之則如文篇不書子惡之生或疑是未嘗備禮杜說

未審信否依杜亦得兼通史雖有此文君子自取疑義明

朱彝尊曰易華以黃易毓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疑未足深

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祛惑史沒其文斯疑者益甚耳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日之謹其惡補曰焚之者蓋公也不

同其不言邾咸丘何也

據襄元年圍宋彭城言宋補曰此當

巨當疾其以火攻也

不繫於國者欲使焚邑之罪與焚國同

繫邾不目咸丘矣

今疾其以火攻詳其所焚之邑則略其所

伐邾之國也凡書紀邾部宋彭城鄭虎牢者變文也伐邑取

邑滅邑悉不繫國常文也蘇轍謂邑有常處不待國別而知

其說是也故不言邾由於言咸丘言咸丘則由於疾焚也經

辭有體而皆相貫傳文甚簡而有所包當以此意讀之疾猶

惡也何休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

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

仁也杜預以咸丘為魯地焚為火田左傳中兵事言焚者多

矣杜非也又失時月日之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

據隱十一年滕失國

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補曰注用失國則其以朝言之

曲禮文上句亦見襄七年二十五年

何也

據文十二年邾伯來奔不名補曰疏曰邾伯與穀鄧並

與常例違故據之以相決何則邾伯不言名而云來奔

穀鄧書名而稱朝二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

者相反故特據之

日也

初待之以初也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補曰注待之以

寄於我我猶以諸侯待之而用朝禮故言朝此史文之舊君

子所取也何休曰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又據禮記諸侯

不臣寓公寓公不繼世論其事曰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

家子孫當受田而耕疏曰邾伯與魯同姓故不名以表其親

言奔以明失國穀鄧與魯有好故言名以彰失國稱朝以見

和親但入春秋以來無同好之事蓋春秋前有之文烝案下

無秋七月冬十月者與四年同說

眉注附列

第三葉一行

今本坊誤作壁

第四葉十二行

王皇

第七葉三行四行

關雎傳專言樂師說如是序混哀樂為一蓋後來附

第十三

益○通故通義繁露作達詰達辭王應麟引辭作例

穀梁補注三

三

葉六行

木稷亦曰蜀黍蜀大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三終

江山劉毓家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四

南善書院

穀梁補注四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四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先失禮祭祀例日得禮者時定八年冬從祀

謹用致夫人

烝冬事也

春祭曰祠薦尚非卯夏祭曰禴薦尚

耳禴無違禮

薦尚禴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祭禮各異也補曰詩

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名周禮公羊爾雅

皆同范注約何休注文何休又曰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

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麥始熟可

為故曰禴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烝

嘗烝眾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董仲舒曰祠者以正月始食也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曰春食麥也嘗者

上尊實秋上杣實冬上敦實豆實非也尊實麴也杣實黍也

敦實稻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禴貴所受初也

孰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孰故曰烝烝言眾也董生大指與

何氏同此古義也嘗烝二字其本義皆非祭乃用其引申之

穀梁補注四

何氏同此古義也嘗烝二字其本義皆非祭乃用其引申之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四

一

義蓋其由來久也祠禘禘禘皆當皆是後來之禮故特製正字
有禘于大廟禮是則祖楚茨皆但言烝嘗又逸禮篇有烝嘗禮
休又論祭曰祭於室求之意也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祔求
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幽質文之士求諸明尊卑之
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士求諸明尊卑之
侯卿大夫二牲曰少牢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
羊豕凡二牲曰少牢國語侯之大夫士大夫之牲角握諸侯角
尺卿大夫二牲曰少牢國語侯之大夫士大夫之牲角握諸侯角
侯卿大夫二牲曰少牢國語侯之大夫士大夫之牲角握諸侯角
牲祀以少牢士祀以大夫卿舉以特牲庶人食菜春興之志不時
祀以魚韋昭曰會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春興之志不時
也補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以爲不舉四方之奠春興之志不時
未月也然則烝宜用戌亥月不從夏時之冬矣論語顏淵問
爲邦子曰行夏之時皇侃以爲顏淵魯人問治魯國之法孔
子舉魯舊法爲答謂田獵祭祀播種皆用夏時以行事是魯
之舊也案論語下文殷路周冕韶舞皆魯國禮樂之舊皇說
甚有理逸周書周月曰至於敬授民時巡符烝享猶自夏焉
竊意周魯之初悉如此但後來漸有變更遂一以周時爲準
隱桓之代沿用已久故田祭一失周時則卽據以爲義若論語則本魯之初
書於策春秋事仍本史因卽據以爲義若論語則本魯之初

制言之故不相同也依王制嘗烝皆禘祭五廟爲時祭之祫
左傳亦稱齊嘗于大公之廟此不言烝于大廟十四年不言
嘗于大廟者主爲烝
嘗書舉祭名則義見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補曰家氏亦采也

且字非也疏曰何休云中大夫故不稱伯仲范意或然文烝
案稱伯仲稱父蓋並通乎上大夫大夫似當仲范意或然文烝
詩序仍叔美宣王蓋並通乎上大夫大夫似當仲范意或然文烝
人猶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宋孔父之父正考父其
子木金父累世同字父也又大雅宣王時有皇父小雅之皇
父序爲幽王時鄭譜及箋爲厲王時孔氏亦疑是傳世稱之

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補曰公

則黷絜則不敬何休曰黷漂黷也說文曰敬肅也釋名曰警
也案敬與恭散文通對文則如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鄭
君曰恭莊貌也而敬又在心張栻曰心在焉謂之敬是也疏
曰一失禮尙可故以不時言之再失禮重故以不敬釋之程
子曰既烝復烝者必以前
烝爲不備也其黷禮甚矣

秋伐邾

補曰亦內
稱人之文

是詩經釋義

穀梁補注四

禮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補曰五行傳
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劉歆以

也文烈焉
之事非以

祭公襄內諸侯爲天子三公者親逆例
時不親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說曰王者

不言使焉何也

據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稱使補曰不得獨據彼當依何休云據宰周公稱使不正

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一撰經
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

補曰娶女所以崇宗廟故曰宗廟之大事卽就也就成也公
羊曰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何休曰婚禮成於五先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
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
下之母若逆婢妾故弗與使也補曰去使遂繼事之辭也補
將謂海內何哉疏曰依范氏略例凡有十九遂事傳亦有釋之者亦有不釋
者此是例之首又天子大夫嫌與諸侯臣異故發繼事之辭
文烝案遂事實有二十此所以爲繼事者其曰遂逆王后故
來成謀卽往逆趙與權曰因而成事是也
略之也稱之補曰俞樾曰此故字衍文蓋涉上故字而衍文
烝詳釋此傳知經注下范所引鄭說非傳意也隱二年桓三
年傳並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彼言逆女無使道自
論諸侯之禮此祭公之來非有他事乃爲逆后使之來傳曰
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又曰其曰遂
逆王后略之也明若非成謀而卽往逆則此事不爲失禮春
秋書之當日天王使祭公逆女于紀不言王后而言女不言
來不言遂而言使不如諸侯之禮不得有使道也范所引乃
許慎五經異義及鄭君駁語見詩大明禮記曲禮哀公問左

傳此條諸正義及通典其文互有詳略諸正義引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逆上公臨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大夫逆上卿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荀觀異義所載不稱穀梁云何固未可以公羊說爲穀梁說也荀子曰蓋謂稱妃不稱人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無妻者曰無妻必無親迎之禮左氏說謂至尊無敵故不親迎者正是此意荀卿學於穀梁必不違其師說則穀梁說必與左氏是同也戴禮公羊春秋非古義而白虎通從之鄭亦從之不如許從古爲得也何休說公羊襄十五年傳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雖違其本傳之舊說而義則非是也詩稱文王親迎大考其事當在文王即位後文王爲殷之諸侯未可據以爲天子禮毛傳亦無天子親迎之說非若造舟爲梁傳稱天子造舟皋門應門冢土傳稱王之郭門曰皋門王爲梁傳稱天子造美大王作郭門冢土傳稱王之郭門曰皋門王爲梁傳稱天子造制而定爲王禮又非若致皋應美其社遂爲大社以爲天子事追述文王也孔子對哀公稱繼先聖後者自指周公稱爲天地主者自據魯得郊天而言非謂天子有親迎禮也孔穎達於禮記左傳二疏不以鄭駁爲允其說最是啖助疑而不定而趙匡斷從不親迎之說不可易矣范引異義左氏說祭

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此自左傳家釋稱王后之義與穀梁不同又通典引異義左氏說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卿逆有故而得使卿可與穀梁相補倘但桓之使翬未聞有故經亦未嘗不譏其說不可用也祭公逆后卿亦當行杜預曰卿不書舉重略輕杜是也家鉉翁據左傳莊十八年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不言王使而曰號晉鄭使之以或曰天子無證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義不可通於穀梁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補曰孔廣森曰禮女未嫁而婿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遇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文烝案此稱或曰者經意既如上所說又兼見此義也襄十五年亦同公羊經師傳聞有此一說遂以爲專義矣范據公羊故曰或說是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姜紀姓補曰此皆本杜預杜釋季姜字義本公羊與上稱王后相對爲義也逆稱王后故歸稱季姜若逆稱女已從父母辭則其歸當稱王后姜氏矣京師義在文九年傳不用無王者程子曰書王國之爲之中者歸之也中謂關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爲之中者歸之也與婚事

補曰當讀為之中者絕句我為之中者則歸之也歸之者謂春秋之文書歸以歸之經仍史之舊何休曰明魯為媒當有之禮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補曰言其者凡世子上有目君文則為緩辭○撰異曰音義曰射麋

氏本朝不言使

補曰異於聘

言使非正也

補曰包季姬言之

使世子伉諸

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

補曰國語注曰仇對也左傳注曰敵也疏曰禮諸侯世子誓於

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今曹伯或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位來朝故云非正也案疏論諸侯適子之禮諸本周禮典命大戴禮朝事儀曹伯有疾何休杜預皆云爾諸

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

補曰待與

止同義謂處待也直書朝明魯以處曹伯之禮處之又譏內也左傳曰賓之以上卿蓋失之

內失正曹伯

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射姑廢曹伯之命可補

曰已止也謂止不來也太平御覽引麋信注曰放達也文烝案書康誥曰大放王命堯典及孟子言方命馬融趙岐皆曰方放也鄭君王肅讀堯典之方為放謂放棄教命也注以廢釋放亦同以為世子可放命非也傳言魯與曹伯既皆失正則世子可以止不來矣又言世子若止不來則嫌是違棄父命疑若未可此句所以起下尸子語文意與莊七年則是兩說也定十三年則是大利也正同放各本誤作故今依唐石經陸渚微旨太平御覽引及呂本中集解本俞舉集傳釋義本程端學本義改正胡安尸子曰夫已多乎道邵曰已止也國傳言方命所據亦未誤尸子曰夫已多乎道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補曰言世子止不來則合道多不以放命為嫌荀子引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唐律有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之罪注曰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並與尸子義合也可止不止明又譏世子矣程子以君病而世子出為危道經無此義然亦得包之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

之卒也

徐乾曰與夷見弑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補曰疏曰案范荅薄氏駁云曹伯亢諸侯之禮使世子行朝故

於卒示譏則傳云正者謂正治其罪是與徐解不同而引其說者以徐說得通一家故引之范意仍與徐異或以范意權若薄氏故云譏曹伯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桓弑逆之人出則有危弗故會皆月之衛侯不來無危故時弗

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倡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殺恥補曰內辭言弗非內辭言不經之通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結曰列陳則日傳例曰不日疑戰也

補曰注引例在莊十年傳凡不日者皆月敗師日不日皆與戰同惟中國敗夷狄不論其疑戰不疑戰皆不日略之則又言戰則敗也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重發傳者公敗宋師史本言我師敗績經改立例惟乾時仍舊文為

變例注非也春秋為王師諱敵為內不諱敵成元年傳有明文不言戰為舉大隱十年傳又有明文矣范於全傳多所未究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義也來者接公之文明此戰是公及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補曰劉敞曰此非微者也

大夫之交盟於中國自此始故貶之也葉夢得從其說文烝案以瓦屋之例推之此說有理但於傳與左傳俱無徵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般親親貶之補曰疏曰此據

晉侯殺世子不葬而發文烝案突忽更出更入不書曰危莊公葬者事近在下又非尋常小故危理易見故不須日楊氏已發此意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為下盟補曰說文執捕辜人也案

謂拘止之注首二句本杜預祭仲名而疑於字申侯名而疑於爵古人命名不拘但據左傳或言祭仲足或言祭足是名是皆經釋讀偏

穀梁補注四

足公羊亦以仲為字蓋與單伯女叔同義耳疏曰有罪時若鄭詹無罪月若季孫行父文烝案范以月為下盟而何休云執例時此月者為突歸鄭宋人者宋公也補曰能執他國權奪正鄭伯出奔與范異也宋人者宋公也補曰能執他國權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補曰不言行疏又引舊解以為私罪人蓋非使人劉炫及襄十一年疏得之乃以單伯儼之非也

突歸于鄭子突鄭厲公昭公之弟莊公之曰突賤之也補曰賤其名猶齊小白等之國氏變文稱鄭忽以見義若稱鄭突則上下文鄭世子忽出奔方變文稱鄭忽以見義若稱鄭突則上下文同故不得也辭雖與挈文類實曰歸易辭也傳例曰歸無挈義公羊以為挈乎祭仲非也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篡兄之位制命權臣則歸易辭也然則歸有與衛侯復歸于衛皆是易辭非善辭衛侯嫌得善故謹曰此與衛侯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自固也故穀梁子曰易辭也劉敞曰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固也故穀梁子曰易辭也難辭焉非所固也故穀梁子曰易辭也范所引例在成十六年傳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言廢

立任已補曰申上也注以廢立解權字言廢忽立突皆已主之傳言權在祭仲是聖門相承說經語公羊經師習聞其言遂誤以為祭仲行權術為多大死君難臣道也補曰君謂忽之論與納北燕伯傳之誤正同

有難仲宜死是忽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補曰立惡立不正有難仲宜死是忽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補曰立惡立不正辭以章仲罪劉敞駁公羊曰若祭仲知權者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遇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而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又何故黜正而立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又曰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季本曰不言自宋歸者上言宋執則突自宋歸可知

文省而義自備此本趙訪說

鄭忽出奔衛忽鄭昭公補曰爾雅曰奔走也淮南子曰走者人月鄭忽者世子忽也文補曰十五年其名失國也其名謂去世補曰疏曰此年去世世子書名表其失國十五年稱世子明其反正故與常例不同常例已葬未踰年宜稱子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地補曰折當云地闕內大夫與外

君可相盟會例在文二年傳范解蔡叔依杜預為名又申之
非也凡內之不氏者或不命或未命實皆為卿傳謂之大夫
而外自亦國夷狄以外其直以國氏者雖與內之不氏相當
其實皆非卿傳謂之卑者皆與其稱人之文不異特以不可
不曰言其非卿傳稱人若如范意以爲未命之卿則恐史於外
無須曰言其非卿傳稱人若如范意以爲未命之卿則恐史於外
卿未暇細別傳稱蔡人不言何得以此相擬且未命之卿則恐史於外
事叔之爲名又未見必然蔡叔與許叔蔡季紀季同例當依
陸渚孫復爲蔡侯之弟蔡季之兄經若言蔡季侯之弟某則於
文不便故特稱字傳後言蔡季蔡之貴者舉季則可見叔故
此不言也外用兵稱將稱某帥師皆起文以後盟會則無此
例故蔡叔齊高侯莒慶衛甯速悉書於經也疏曰不日者柔
是未命大夫雖得書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補曰疏曰
名仍從卑者例也大夫故俠卒不氏今桓成爲君而有未命
隱不成爲君不爵大夫故俠卒不氏今桓成爲君而有未命
大夫嫌有罪故明之文烝案大夫未命故史無氏也未命而
曰大夫明亦非卑者故不宿盟直書其事蓋攝卿也於隱
傳爲重發非也柔後不卒者何休以爲深薄桓公不與有恩
禮於大夫文烝謂柔卒當在桓莊之世當是桓莊無恩禮史
卒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邾地○撰異曰鍾公羊作童音義麋氏本亦作童音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闕魯地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曲池魯地○撰異曰紀左氏作杞曲池公羊作

毆蛇趙匡引汲冢紀年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區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宋地補曰杜預曰燕人南燕大夫孫覺曰時北燕猶爲山戎所隔也文烝案燕稱人者從小國無大夫例左傳句瀆之丘即穀丘也論語音義穀公豆反句瀆音鉤

寶皆古讀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陳厲公也補曰不葬者蓋魯不會傳稱變夷狄則魯不會葬可知矣

公會宋公于虛

虛宋地○撰異曰虛公羊作郟

穀梁補注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

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武父鄭地補曰許翰曰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

之亂也霸統興起則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再稱曰決日義也

明二事皆當日也晉不正非日卒者也不正前見矣隱四

年衛人立晉是也與齊小白義同補曰疏曰決日義者謂二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月則不然縱有兩事合月但舉一月以包之其有蒙日明者則亦不兩舉故范荅薄氏云纓且之卒連於日食之下可知同日是也文烝案玉篇決判也廣韻決斷也決日義者謂日義有嫌判斷以明之與僖十六年傳決不日而月同意再稱日是決異日之嫌是月是決同日之嫌經本相對見義皆為特文故傳釋同也陳傳良曰於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邵寶曰史法一是即書一是追書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補曰此非內卑者也不言及之者亦諱也月者為戰日

丁未戰于

宋非與所與伐戰也

非責補曰疏曰麋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也言責魯反與其所與

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其言責其還與鄭戰是也言解經下日之意則非也文烝案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不言于衛知此與鄭戰明矣程端學詆傳不通文義何易其言之甚邪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補曰故不復言及鄭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

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補曰不於會上下者趙匡以為先行會禮別日合戰衛稱侯與穀戰晉子稱人不於會疏曰晉為大國不勞自戰故貶稱人衛從齊宋之命未是大過故譏而不貶文烝案敗績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補曰會則外為主義在宣十二年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戰則由內及各有其義故傳明之常例客不言及魯雖客亦言及內即是一國與外敵以戰之主為主於文不得以外及內也但若內一國與外敵則以內及外此及鞏戰是鞏戰魯與三國皆客也艾陵仍以穀梁補注四

二

三月葬衛宣公

補曰
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補曰杜預曰以曹地曹與會
又隱元年注曰凡盟以國地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補曰杜預曰以曹地曹與會又隱元年注曰凡盟以國地

者國主亦與盟孔穎達曰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其國亦序於列舉國名以爲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會于曹亦是例文烝案左傳曰曹人致餼哀十二年傳子服景伯曰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

無冰謂皆君不明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補曰疏曰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佚陰爲陽行之所致也何休注公羊亦然今

范云云則非獨爲夫人也蓋爲桓公闇於去就不達是非外不能結好鄰國內不能防制夫人又成亂助篡貪賂廢祀以火攻人反與伐戰此等皆是不明去就政教舒緩五行傳云不哲者謂不昭哲文烝案哲字或作愬楊依鄭君作哲訓昭哲也范引五行傳本劉向劉以爲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

穀梁補注四

皇朝詩林

穀梁補注四

十

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傳例一有一曰有明言無者皆一
 亡先王所重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頌故不曰藏冰之
 為冰而曰無冰自人事曰之辭文烝案此略同趙鵬飛說
 無冰時燠也補曰疏曰舊解謂無冰書時燠煖也時字上讀
 三月作丘甲無冰在其中不是為無冰書月公即位二月葬宣公
 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在云無冰則正月者直為公會鄭伯不為無
 冰何者鄭伯于曹之時固當不得以月書也徐邈亦然今以
 為成元年傳云加之寒之辭則無冰亦當蒙月也傳云無冰
 時燠也者謂今所以無冰者正由時燠也於字下讀理亦足
 通文烝案無冰例時襄二十八年有暑例成元年傳又云終
 時則志舊解及徐得之成元五年得蒙二月此不得蒙正月晏
 子春秋曰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寒溫節則政平政
 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熟陰冰者不見日之冰陽冰者
 見日之冰王念孫校正義子文其說如此言燠明不節矣
 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撰異曰禦本亦作御左氏公羊作
 今作語兒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
 貴者也補曰疏曰重發例者前弟年來來盟前定也補曰前
 聘今禦來盟嫌不同故重發之

誓之言素定來者接公之文明不曰前定之盟不曰前信在
 與公盟矣不言及義在僖三年不曰前定之盟不曰前信在
 於今補曰疏曰此云前定之盟不曰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
 疾而不聞其舒疾謂激揚之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
 體形容色補曰國語曰日之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
 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閒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
 遠矣夏五傳疑也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
 子言而述其意世近則無疑疑由遠而起故於桓篇遠曰特
 仍闕文以示傳疑之義與五年傳言疑以傳疑為一經通例
 者又略異也言哀連定言桓連隱皆便文也言夏五傳疑以
 例其餘明上年四年七年無秋七月冬十月皆同此義而莊與
 桓接二十二年夏五月下無事明亦同義可知也蓋有不知而
 闕疑慎言其餘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蓋有不知而
 作之者我無是也春秋月字之闕不補秋七月冬十月之闕
 不補夏五月不改為夏四月字之闕不補秋七月冬十月之闕
 或謂此等闕文之理易知何必傳疑夫唯理見義此之謂也
 之義得因以見也公羊經師失其傳授故其傳曰夏五者何
 無聞焉爾孔廣森以穀梁說之非公羊意也尋公羊所說蓋
 亦習聞隱桓遠於定哀之言而不知即指夏五傳疑之屬故
 皇清經解賈扁穀梁補注四

隱元年桓二年哀十四年傳並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定元年傳又曰定哀多微辭以爲昭定哀所見之世近宣成襄而遠辭略內大隱桓莊閔僖所傳聞之世內大夫卒則益致失本真者也傳先釋來盟後釋微而遠辭顯此皆展轉附相連何休以爲蒞盟來盟皆非也蒞盟來盟文與夏五當書月其有不月而時者乃同中其例正相合論之齊桓盟不日者皆月或問書時其例正相合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內災者謂御用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火自出燒之曰災文烝案國語曰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周禮有廩人倉人蔡邕月令

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五行為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春米

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乙亥嘗御廩之災不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乙亥嘗御廩之災不

志廩者不足志左傳引徐邈云不足志謂內災如御此其志何也

補曰據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鄭嗣曰也經而問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補曰范用鄭嗣說讀可也志爲

句不敬也爲句疏曰徐邈云而嘗可也言可以嘗可上屬與范注違王念孫曰徐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爲句實得傳

意八年文十三年哀元年傳皆言志不敬也是其明證矣唯者雖之借字古二字通用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

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所以志不敬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少儀雜記注並曰雖或

爲唯表記注曰唯當爲雖大戴禮墨子荀子天子親耕以其戰國策史記漢書列女傳多有借唯爲雖者天子親耕以其

桑盛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桑在器曰盛補曰共者供具也玉篇王后親蠶以其祭服

曰蠶奉也王后親蠶以其祭服王后親蠶齊戒躬桑夫人三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之補曰案祭義祭統天子籍田

千畝在南郊傳不言諸侯諸侯耕百畝在東郊王后夫人皆公桑蠶室在北郊傳不言諸侯諸侯耕夫人蠶者舉尊以該之范注夫人

以下亦約祭義文彼言夫人親蠶之事又錯互王后事言之故云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繼其實王后則班於

所卜三夫人之吉者夫人則惟班於所卜世婦之吉者而已國非無良農工女也

傳曰善其工亦良也毛詩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

物自外至者也。由中出者，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祭之道也。補曰：盡盡心力也。人之所盡，不若己自盡。故必自親之。祭統曰：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之謂。祖禘讀此盡字，為進蓋。未是凱注。用祭統文，頗不盡也。傳言事祖禘，必自親解。上案盛祭服之文，亦兼解下。春米之文，其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意主說春米以共盛共服起之耳。

而嘗也。補曰：問經文。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

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

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凡禾實連稃曰粟，去糠曰米。

又通言之，則糲米為粟，糲以上為米。段玉裁說書禹貢四百

里，粟五百里。米云粟者，糲米者，精米。傳之粟米，當同彼矣。

內卽納亨。周禮注曰：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范以三宮

為三夫人，非也。王后之下有三宮，猶王后有三宮也。范又引文十

諸侯惟一夫人，夫人有三宮，猶王后有三宮也。范又引文十

三年傳，夫人親春以證此之三宮。猶王后有三宮也。范又引文十

其說是也。三宮之人皆春粟而夫人為主。劉向所謂夫人八

妾也。公羊僖二十年傳引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

三宮也。是其於三宮之制，猶須推而知之。益信其學之晚出。

音義曰：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補

氏宮作官。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補

曰：兼甸如字。十日為甸。一本作甸。注亦然。案楊疏謂夫人兼

甸所據本作甸。此涉上甸字而誤也。今依音義。正本唐石

經改。王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鄭嗣曰

正。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

易而嘗補曰：趙與權曰：災在致齊二日前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異曰：公羊以者不以者

也。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補曰：宋非伯者故非

是也。此發以字例明惡宋也。左傳例曰：凡民者君之本也。補

師能左右之曰以。詩箋：國語注曰：東西之民者君之本也。補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用下敬上則使人以其死

君重於師，用上敬下則民貴於君。故曰君之木，使人以其死

非正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補曰：使人以其死

明兼惡者謂驅民以聽命他國置之死地也。自民者以下又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補曰：何休曰：求例時此

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

從求之故獨月案此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
與求賻下范注異補曰時者每歲春也周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職方氏制
其貢各以其所有巡周書職方同左傳曰諸侯不貢職方氏制
禮大率大行人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讓譴責也此國語所謂
威讓之令文告之辭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伯來
喪事有賻而求非禮尤甚也疏曰不去求賻甚而云求金甚者
金以包賻也左傳曰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曰王者無求金甚者
說苑說求車求金曰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
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盜盜則庶人盜論引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盜盜則庶人盜論引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盜盜則庶人盜
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盜盜則庶人盜論引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盜盜則庶人盜
說苑庶人上脫士字鹽鐵論誤
三月乙未天王崩恒王補曰史記名林太子泄父子平王孫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補曰危之者孔廣森以為僖公寵其弟
致奪正

五月鄭伯突奔蔡

補曰何休曰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

小國譏奪正也

禮諸侯不生名今名突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補曰注克寬曰前突歸繼書忽奔此

文烝案此蒙上月左傳曰六月乙亥昭公入左氏別有所據
未可用也諸侯出奔歸國入國例月見執歸國例時說見僖
三十年注舊史大國反正也補曰疏曰忽今曰世子忽明忽世
出奔歸人者皆曰曰忽未喻年而失國不成為君故其復歸
嫡當嗣也崔子方曰忽未喻年而失國不成為君故其復歸
曰鄭世子且見當立也文烝案復歸義在傷二八年傳言
復者明其實已為君宜有國也言世子言復足知上稱鄭忽
非嫌矣左氏載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
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子稱衛侯而父稱衛世子據實為
辭與此有合言入不言復入不言歸以蒯聵未嘗一日立乎
國也其義亦當

許叔入于許

補曰此

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

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傳例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

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
之惡入補曰言貴者解補叔義也案左傳隱十一年魯齊鄭
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許叔居許東偏叔者杜預以為莊
公之弟故為貴經欲顯其為貴又不得以弟為文故稱叔叔
本宜立乃遲之十有五年間鄭之亂以入于許故曰歸之道
非所以歸啖助曰字之善興復也言入志非其正也啖之二
語傳得包之入例在莊九年傳六
公會齊侯于蒿補曰此又蒙上月○撰異曰蒿左氏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休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
以稱人夷狄之也董仲舒說之曰為夷狄之補曰公羊曰皆何
聘別無異文者從此可知成五年蟲牢之盟亦同其例杜預
則以為彼朝聘皆未聞喪於董生此言始無以相難今以
繁露未必廣川本書而邵公洋多依胡毋生條例姑兩存焉
若胡安國謂天王崩而相率朝弑君之賊合兩說為一轉非
說經之法胡
書往往如此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也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補曰

齊傳曰以惡曰入衛侯別入于衛傳曰入者內弗受也蓋舊
為國君而入者則是內不受若衛侯朔鄭伯突是也公子不
正取國者則是入以惡若許叔齊小白是也但舊無此解不
輒定或傳文互舉之其實不與齊小白是也但舊無此解不
君不言復入者未入國都不得言復名者惡也月者入國例
○上書忽歸謂之鄭世子此書突入謂之鄭伯自後唯莊四
年遇垂一見鄭伯又十年而有鄭突之會俞樾曰春秋若曰當
有鄭國者忽也終有鄭國者突也文烝案左傳下十七年十
月辛卯高渠彌弑忽而子亶立十八年七月戊戌齊殺子亶
而子儀立莊十四年六月甲子傳瑕弑子儀而突復立毛詩
序亦云公子五爭春秋悉不志何也葉夢得曰鄭亂不以告
則魯不得書於策春秋安得而見哉春秋因人以見法不求
備於史而著其於策春秋安得而見哉春秋因人以見法不
曰魯桓黨於突當時鄭通赴告突也非忽疊儀也文烝謂突
自櫟入于鄭
不書亦不告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袤宋地○撰異曰

秋傳公侈案說文引春地而後伐疑辭也補曰錄會地於伐上
曰疑非其疑也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辭

意亦如是言疑者諸侯亦知忽之當立而岐意於突卒助突也胡安國曰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補曰此本杜預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桓公再助篡伐得全歸故致之補曰疏曰公與諸侯此年為突伐鄭前年雖為忽討突疑而不用心亦是其助故云再助范荅薄氏駁云

明桓伐突非本心故言再助是也范必知前年為忽伐鄭而責明是為忽討突也此年傳云危之若是伐嫡而疑則不足可故知是助突討忽也文烝案上伐亦是助突范言再助是也荅薄駁及疏說非也危致者阻兵弗戢以篡助篡齊禍將發其危甚也唐不月此月者唐從凡以地致之例致之已是危之此從凡致伐之例不月為平文加月為危也
異事異例故各發傳致月例在莊二十三年傳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朔惠公名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補曰召而不往是其惡也公羊亦有其事而左傳無之蓋隱桓莊閔之篇左氏所據史書多殘闕有得之傳聞者有采用雜史者程子曰朔構急壽二兄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天子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趙汸曰時衛立公子黔牟而後來王人救衛朔入于衛放黔牟于周則黔牟之立蓋天子之命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補曰下有郎戰淪盟依

暨盟公子結盟之例則當去日因下趙盟不去日故亦存日以明同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越越魯地補曰不以秋伐淪盟去

日近則惡易見不假去日文得相變也此與句繹同襄二十一年盟瀆淵亦其比矣儀父稱字者重邾魯之好故寢之與昧同義於盟既貴其親魯於朝必不責其事桓前朝曰當依董生說○撰異曰公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補正左氏作公會左傳直言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補曰左傳曰及齊師戰于奚疆事
無夏左氏唐石經亦無夏惟穀梁唐石經有夏嚴可均曰公羊
穎達左氏序正義云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
冬則孔所見本無夏字文烝案陸渚孫覺皆曰左氏公羊無
穀梁有夏字段玉裁得本張洽本皆無夏字呂本中黃震皆曰
作奚張壽恭曰說文郎汝南召陵里从邑自聲讀若奚凡說
人少識郎字以其與郎相似故誤為郎耳
道者也
與伐者戰此直稱及以戰嫌有異也
吾敗也
言人則微者敗於微
帥之恥大不可言
句又與來戰于郎傳三處皆同來戰無及文故以不言其人四
諱此及升陞並有及文故以不言及之者為諱不言及之者
即是不言其人下二句即申上二句注非也
公也傳重發之者彼不言及此不言及之者嫌有異也
賊也故無怨辭桓君也故有諱義子曰舉一隅而示之不以
三隅反則吾不復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
知二伯御之誅死也不作諡不序昭穆而其稱公紀年以書

事則十一年矣設以君
子脩之亦若是而已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補曰蔡季杜預以為即獻武也
非出奔歸非篡月者為下葬曰蔡季

蔡之貴者也補曰亦解稱季義也
侯之弟桓侯之弟故為貴桓已卒不得以弟為

文故稱季也前十一年之蔡叔當為季
兄叔蓋先桓侯卒故是時季立得為正
力助補曰公羊例
日有力焉者也

癸巳葬蔡桓侯徐邈曰葬者臣子之事
稱侯蓋蔡臣子失禮故即其所稱以公配諡此

劉歆買達許淑說左氏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
曰史書諺誤也二說最為近之何休亦以抑桓稱侯為奪臣
子辭而其所據為說者則不可用徐注謂即其所稱以侯配諡
此不合事實史記蔡世家蔡諸君自宮侯而下皆以侯配諡
無稱公者前此宣公考父亦稱諸侯自宮侯而下皆以侯配
侯左傳有哀侯穆侯文侯景侯靈侯平侯昭侯皆不稱公
助又舉世本為證然則蔡臣子悉自稱侯春秋何獨於桓侯
仍其本稱知徐為不然矣孔廣森曰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

諡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湯公齊丁公乙公是也然書有文
稱某侯此等先儒多已言之竊意諡以公配亦不禁人配以
本爵者周制之便俗也雖以本爵配而春秋必稱公者魯策
之守禮也此葬蔡桓侯若是史文當如杜說若是經意當如
劉賈許說今未敢定焉又考周初諸侯猶多沿殷舊制不可
繩以正典周公曰周文公而魯公不見其諡齊大公亦無諡
丁公乙公癸公皆非諡也杞之東樓公西樓公題公謀娶公
亦非諡也衛曰康叔康伯宋曰微子微仲蔡曰蔡仲蔡伯曹
曰曹叔晉曰唐叔微子仍舊稱餘皆以字配諡德男至康男五
侯變宋公稽不見他稱許文叔則以字配諡德男至惠伯八世
世乃多配以本爵衛考伯至貞伯五世曹大伯至惠伯八世
多以字配諡也此葬為危文者
季白外歸以貴嗣位有危道焉
及宋人衛人伐邾補曰及者內卑者也猶稱人也許翰曰正月
盟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
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盡也盡朔一日
至明日乃食是月
二日食也補曰實亦是月朔食日官日御失
歷以為二日故不言口而言朔所以正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補曰此與
元年之治桓以始終相對傳於彼言之此
從可知也宣元年之王與他公一例與桓不同故其薨年無
王同於隱莊與夷之弑終生之卒則皆春月第一事所以與
隱莊宣之公會齊侯于樂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俱行至樂公
薨不同也公會齊侯于樂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俱行至樂公
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樂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遂繼
事之辭他皆放此補曰樂齊魯閒水名注故曰遂以上皆本
杜預其實夫人亦行會禮也如亦并蒙月○撰異曰公下各
本衍與字今依唐石經刪正左氏有與字段玉裁曰左經疑
俗增之春秋書及書暨未有書與者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
氏夫人偕行書例也左傳記其始謀曰將與姜氏如齊記其
實事曰公會齊侯于樂遂及文姜如齊至聖人筆之曰樂之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不言及何注云明遂在夫人也樂之
會不言及夫人何也據夫人實言公及以夫人之仇弗
稱數也樂之會夫人驕仇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今書遂如
故不言及補曰傳解會不言及故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今書遂如
義夫人會如皆非禮此處皆未暇論之夫人如者父不在而
歸寧也公如者朝也左傳魯人告齊曰
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行朝禮可知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魯公薨正

從君亦皆曰定元年

其地於外也

補曰疏曰據隱閔不地故

傳曰內之大事曰

決之文烝案內君內夫人

常故謹之也外謂竟外若國都之外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補曰何休曰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

之以絕案此即傳所謂緩辭也又曰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補曰公夫人

葬我君接上下也

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文烝案注疏曰公者臣子之稱也我君者

者終有臣子之辭加我君者錄內也

其言葬何也

據隱公

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

禮君父之讐不

不責踰國而討于是者時齊強大非已所討君子即而怨之

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論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

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

論語所以成德而表記曰節以壹惠也昭穆世近則諡必不同

穀梁補注四

九

又因有所取義耳故曰於卒事乎加之而表記曰諡以尊名也爾雅加崇重也崇高也充也內則注加猶高也國語注加猶上也以此意讀傳則也字矣字皆有義理而此知者慮義禮亦通矣白虎通據葬定公文明祖載而有諡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桓無此三者而出補曰疏曰復發傳者隱表會戎之危此明桓見殺之事故重發之。家鉉翁曰是歲由正月迄歲終惟書魯桓所以死不聞以他事於此見聖人之經為誅亂賊而作案家氏論經多如此謂隱四年所書皆衛事莊九年所書皆齊事僖二十八年所書皆晉事昭八年所書皆陳事以為春秋非史也史者備記當時事春秋主乎垂法多所不書又謂春秋始於誅魯之亂賊而終於齊陳恆弑君之年其說皆未必然姑記於此

眉注附列

第一葉八行初卽第三葉十五行適與第十六葉十四行今通

志堂刻葉傳本
剗板擠增夏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四終

元和管禮昌
桐城劉峻校

